



斯大林 選集

2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斯大林選集(2)

1949. 9. 初版 長. 1-5000

基本定價： 770 元



聖書

目 錄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1--85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1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4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7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10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21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53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鬭爭.....	70
論聯共黨內反對派聯盟.....	86--101
一 在十月革命底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 『新反對派』變爲托洛茨基主義.....	88
二 反對派聯盟底實際政綱.....	92
三 反對派聯盟之革命的詞句與機會主義的行動.....	97
四 結論.....	100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報告）.....	104--163
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主要階段.....	104
二 反對派聯盟根本的錯誤.....	115
三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	153
四 幾個總結.....	159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結論).....	161—220
一 幾個普通問題.....	164
二 加米業夫是托洛茨基底清道夫.....	182
三 不堪設想的糊塗，還是季諾維埃夫所謂革命 精神與國際主義？.....	190
四 托洛茨基假造列寧主義.....	197
五 反對派底實際政綱黨底要求.....	215
六 總結.....	218
再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報告).....	222—278
一 幾個預先的解釋.....	222
二 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底特點.....	231
三 聯共黨裏的分歧.....	239
四 反對派底實際工作.....	265
五 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269
六 反對派聯盟底失敗.....	273
七 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底實際的意義.....	277
再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結論).....	279—361
一 幾個說明.....	279
二 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	315
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329
四 反對派與黨內一致問題.....	355
五 總結.....	360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聯共（布）
底列寧格勒組織。——斯大林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我給列寧主義作了一個著名定義；這定義大概已經爲大家所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想，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爲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爲它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的人所想的相反，這些人很錯誤地認爲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爲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正好和社會民

主黨底說法相反，社會民主黨以爲，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中。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爲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間的骨肉相聯的關係，認爲它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底說法相反，這些人以爲，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發展而僅是馬克思主義底恢復，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形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顯然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評註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同志認爲有給列寧主義做出另外一種定義的必要。例如，季諾維埃夫就以爲：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請參看季諾維埃夫作的標題爲『布爾塞維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的這篇論文，『真理報』第二七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將俄國底落後性及農民性放進列寧主義底定義以內，這究竟表示什麼呢？

這就是表示：將列寧主義從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學說變爲俄國特殊情況底產物。

這就是表示：落入鮑威爾和考茨基底圈套，鮑威爾和

★ 注重點是季諾維埃夫自己加上去的。

考茨基是否認列寧主義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內適用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大的意義，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但是，這件事實，對於列寧主義基礎底估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在俄國底基礎上，和專為俄國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在帝國主義底基礎上，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產生出來的嗎？難道列寧底這樣的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歸納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可以採用和定要採用的嗎？難道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有國際意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底下面一段話不是說得很對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俄國很大的落後性與小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所以和先進的國家比較起來，必然有一些兒特點。但是基本的力量——以及基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本的社會經濟形式——，在俄國與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無論如何不能牽涉到最主要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〇八頁）

可是，假如這些都是對的，那末豈不是應該說，季諾維埃夫所規定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嗎？

給列寧主義規定這種民族狹隘的定義，這怎樣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曾說：

『有人以爲，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鬭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認爲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推論出來的。真正是，如果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規定這個問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有理論根據和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埃夫顯然還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自己的『紀念列寧』這篇論文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了，關於農民作用的問題是布爾塞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請參看『真理報』第三五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底這個原理，顯然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做出的不正確的定義中推論出來的。因此，這個原理和他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底根本內容』（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與策略，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但從這裏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從這裏就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它的出發點，它的基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關於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關於這個國家底蘇維埃形式的問

題，關於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這些問題，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基礎、根基；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假如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規定，那就說不上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

不待說，列寧是一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底同盟者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有極重要的意義，它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產生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這個附屬問題，即關於農民的問題，這點難道還不清楚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個實際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發生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問題。

假如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了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規定了這個問題，那末，他就會不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像他在實際上所的確是的那樣，而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的著作界的庸人所常常描寫的那樣了。

在下面兩個定義裏一定要選擇一個：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

是不適用的，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們底國際學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也在其內——都是適用的和必要的。

這裏應當選擇一個。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鬭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思想。

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裏，已經擴大

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爲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它變成了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字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中止……。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我們並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徵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祇能說而且祇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些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考茨基、希法亭、馬爾託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特、龍格、麥克唐納爾、都拉底以及「第二半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順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鬭爭，祇有鬭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頁）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為：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

★ 注重點是我加的。

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因爲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爲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槓桿。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別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它不需要打破舊的國

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它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底周圍，這正是因爲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它想要完成它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它就能够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爲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裏，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着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它就完成了它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爲，它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爲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它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

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為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到了那些為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為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就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在革命最初幾月裏的胎兒狀態中變成為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了的形式——變成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列寧說：

『還剩下了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務的解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裏所經過的那種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

的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底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小的上層部份；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爲一個統一的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千百萬人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的問題。我們能够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這一些東西，那末這祇是因爲在當時所徵幸湊合成了的條件，曾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塞，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於它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由它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這是因爲商業的聯繫，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裏，衝突

是不可免的。這裏就擺着俄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它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完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和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祇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正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

的情形下面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够和才應該拿取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為，它能够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爲了要取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它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它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它就能够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它應該用革命的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經濟要求，以便澈底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請參看同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鬭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鬭爭在新的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鬭爭，這階級鬭爭，是爲要反對那個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的時候說道：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它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它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它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爲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諸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爲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祇有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

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它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說來，這種與別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由此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鬭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加米業夫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一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業夫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它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證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業夫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絡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祇有和農民妥協 * 才能够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 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的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有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的政權都祇能成爲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祇是包含有暴力。

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它並且還是比以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的保證就在這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三三六頁）……『它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的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它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爲生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

情；這是因為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為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鬭爭中才能征服那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顯著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使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以便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裏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裏面，祇要是缺掉某一點，那末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為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裏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會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危險。祇有把這三點合而為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和周到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代，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裏，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鎮壓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的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各種結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 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它的階級內容方面，它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它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它的『結構』方面，從它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爲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它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它爭奪勝利的鬭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的鬭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鬭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鬭爭中，便會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

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它是共產主義底學校。它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它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它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的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聯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的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濶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它是很接近於黨的，它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它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底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裏面來。它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它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它們和指導它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鬭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鬭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鬭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裏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政黨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它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個造就工

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鬪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與這些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地是農民意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指導力量，它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

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够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它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够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個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 *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 *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五、六四頁）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底最高的表現，這事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它的先鋒隊底『專政』，是它的黨底『專政』，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為，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的人類的才能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祇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田納爾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九五頁) 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講演中引來的一段話裏面，列寧絕對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底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顯然用不着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底專政，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也應當和關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但它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底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誰將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底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底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加上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裏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原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間，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它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它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它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顯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

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鬭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鬭爭可以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它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爲反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鬭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鬭爭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它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羣衆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有這些僅一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階級底援助來進行所鬭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鬭爭，而它所以能夠領導這些鬭爭，祇是因爲它有階級底援助。因爲，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爲，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還祇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黨可以越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它並不是國家政權，並且不能把它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底黨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裏，它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是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思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蘇維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夠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一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夠而且不應該用自己來代替它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和受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經過★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羣衆都聯合起來——進行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了解專政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暗中以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是用暴力可以取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論，黨有正確的政策，黨對工人階級的忠實心，黨與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繫，要黨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衆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裏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領導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對整個工人階級施行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為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違背了先鋒隊和階級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裏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諦聽羣衆底意見；它應該極力注意羣衆底革命本能，它應該研究羣衆鬭爭底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僅應該教育羣衆，而且應該從羣衆那裏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對它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造成羣衆對它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羣衆，而首先就要說服羣衆，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鬭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鬭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

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鬪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鬪爭是不可能的。』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得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說在擔任有推倒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內便不會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產生的。祇有長久的工作、困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祇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祇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爲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祇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它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它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的革命鬭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羣衆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的信任*——祇有這樣的黨才能够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鬭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數很少的被資本主

義所腐化的工人貴族、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免的反感和反抗；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它的這種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它在人民總數中所佔的分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段引證裏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嚇或黨底『無限』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藉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是全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靠黨善於根據羣衆自身底經驗說服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羣衆；

三，沒有黨底那種為羣衆底鬭爭經驗所證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為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鐵的紀律，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誇張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綫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祇要提出問題來發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爲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担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一八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它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

是在『互相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互相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互相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它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黨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它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觀點，祇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為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為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

對付它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它們彼此的分裂，引起它們彼此的對立。

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它就應當知道，它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夠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情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它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它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

★ 注重點是我加的。

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它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爲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們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祇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担任提倡責任和領導

★ 注重點是我加的。

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它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它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鬪，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

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也正因為它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它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의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의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和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鬭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祇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祇有做

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祇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它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它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它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它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祇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底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祇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祇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人體上就是這樣。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祇不是布爾塞維主義，祇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的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做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實質上也與蘇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埃夫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它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為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所幹的一樣呢？不僅祇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祇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的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綫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為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

段演說詞。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該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是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的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

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曾屢次引用過它，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曾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思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掌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祇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正因此，列寧『連想都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就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近視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矜誇，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諦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矜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祇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祇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

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有兩種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以前認爲，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爲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評註。它的目標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社會民主黨人認爲，當其他各國不同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無產階級在一國

內取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還有第二個措辭。這個措辭是：★

『可是在一國以內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擺在前面。沒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國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呢？不，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要一國底努力就夠了，——這一點有俄國革命底歷史可以證明，爲要取得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國底努力，特別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底努力，却就不夠了，——爲要做到這一點，須要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們底論調的，是反對托洛茨基派的，托洛茨基派說過，一國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別國還沒有獲得勝利時，決不能『擋住守舊的歐洲』。

因爲——但祇是因爲——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它無疑義地是給了相當的益處。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

★ 這裏所講的是該書第一版。

被克服了的時候，當在眼前發生了新的問題，發生了關於有可能不用外來幫助而祇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二個措辭已經顯然不夠了，於是也就不對了。

這個措辭底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它底缺點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就是：一個是關於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而另一個則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是不是可以認爲，在其他好些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時，它完全可保障自己不受外國干涉，於是也就不致發生舊制度底復辟，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還不去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人這樣設想，就是以爲用一國底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

根據這一點，我在我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修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爲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完全保障不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可能在一國以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成爲『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這祇有經過『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宣佈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就是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請參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種新措辭也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案底基礎，這決議案，因為估計到資本主義底穩定（一九二五年四月）而討論到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並認為用我們一國底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這種新措辭也成了我的『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底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出版的。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這問題底提法，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的國家有兩批矛盾。一批是國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一國內而社會主義底建成——斯大林註）。另一批是國外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斯大林註）。』……『第一批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底努力克服的，第二批矛盾則須有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要是把這兩批矛盾混淆起來，他就犯着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他就或者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請參看『俄國共產黨於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底總結』）

★ 這種新措辭，後來已經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底以後各版內代替了舊的措辭。

關於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在這小冊子上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與農民一塊，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之下來建設它。』……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克服國內的一切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够而且應當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請參看同書）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問題，那裏說：

『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就是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干涉的企圖，於是也就是不致發生復辟的企圖，因為多少重大的復辟企圖，祇有在外來的認真幫助之下，祇有在國際資本底幫助之下，才可以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所給我們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幾國以內的勝利，就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勝利國不致受着外國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必要條件。』（請參看同書）

問題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與答覆』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的精神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所知道的，季諾維埃

夫也是知道的。

現在，在黨內發生思想鬭爭以後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差不多已有兩年了，如果季諾維埃夫現在還認為可以在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做的結論中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的小冊子內陳舊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拉出來，來解決這個已經解決了的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問題，——那末季諾維埃夫底這個特殊的風格，祇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經前進了以後把它拉轉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了以後去迴避這個決議案，——這就是絕無希望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離開列寧底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們一國底力量來解決工農間的矛盾，這就是說有這樣的可能：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在其他各國無產者們底同情與幫助之下，但是並沒有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們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底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不相信可以建成而建設社會主義。誰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建成，誰如果不相信我國底技術落後並不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阻礙，那末，他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否認這個可能性，

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所謂沒有其他各國底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底勝利，要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的干涉，因而也不致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是不可能的。否認這一個無可辯駁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生存在一國以內，而且是生存在世界各國底系統以內，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長時間內的並排存在，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或者是這個勝利，或者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必然發生一些極可怕的衝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這個統治階級，祇要它願意統治和將要統治，它就還應當用自己的軍事上的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可是到底是無疑的、不可否認的、相當的平衡。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想，這是不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這方面須要極其謹慎。我們的政策底第一個訓條，由我們的政府在一年以來的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這就是要小心提

防，要記着，我們是處在那些公開表示非常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和政府底包圍之中。須要記着，我們隨時都可以受到侵襲的危險。』（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大概是明白了吧。

季諾維埃夫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呵：

『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了解，至少應當是……（一）消滅階級，於是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底專政，在這裏所說的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底專政。』……季諾維埃夫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地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的，就要分清兩件事：（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有保證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當然是在一國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到的；（二）社會主義底最後建成和鞏固，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第二九一、二九三頁）

所有這一些說法能夠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季諾維埃夫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不是了解爲免除外國干涉和免除復辟底保障，而是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可能。季諾維埃夫所了解的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能夠而且不應該達到社會主義底建成。季諾維埃夫底

立場是這樣的：得過且過的、沒有前途的建設，明知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却來建設社會主義。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埃夫是荒謬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要知道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季諾維埃夫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省黨代表會議上講出了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的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以上所說的話，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孤獨的，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將建成這個社會主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精神底表現嗎？★』

這樣一來，依季諾維埃夫說起來：承認在一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站在民族狹隘主義底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就是站在國際主義底觀點上。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地說來，是不是值得進行鬭爭以謀戰勝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呢？既是這樣，那豈不是應當說這樣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這就是季諾維埃夫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引起的結果。

而這種毫無列寧主義氣味的荒謬議論，季諾維埃夫却拿來贈給我們，說這是『國際主義』，是『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我敢斷定說，季諾維埃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罷。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五年八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就說了以下的話：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它們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列寧底這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一經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勝利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在爭得了政權以後，能够而且應當在自己本國裏面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評註的。不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會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原理，是與季諾維埃夫底以下的糊塗的、反列寧主義的『原理』——我們可以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條件下面來『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寫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有改變吧？現在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列寧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還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必要的

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管轄着爲這種建成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夠的一切條件。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罷。

請你們把列寧底這個模範原理與季諾維埃夫反對雅可福烈夫的論調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不過是重複了列寧關於一國裏面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埃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那末他就是離開了列寧底觀點，而是走上了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就是以爲：在我們的國家裏，因爲技術落後，所以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所不知道的祇是，要是我們沒有指望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那我們何必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的——這就是季諾維埃夫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我現在要肯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埃夫是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的決定，這些決定曾規定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因召集共產國際擴大會議而應負的任務』這

★ 注重點是我加的。

個著名的決議案裏。

我們來看這個決議案吧。在這個決議案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裏面獲得勝利的問題，曾有以下決定：

『兩個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之存在，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的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底經常威脅。因此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担保不致復辟★的唯一保障，就是某些國家裏面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是說完全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不致復辟，這祇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如果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托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決議案）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把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解釋為保證不致發生武裝干涉和不致發生復辟，——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即使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也能够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在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結論中反駁雅可福烈夫時的那種斷言完全相反的。

★ 注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這不是季諾維埃夫反對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鬭爭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案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案也包含着錯誤。一般說來，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就是說假定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埃夫認為該決議案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地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爲什麼原故，季諾維埃夫却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攻擊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起這個決議案，對決議案不作任何公開的批評。季諾維埃夫大概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標，而他底目標祇有一個，即『改善』決議案和『稍微』修改一下列寧底觀點。用不着證明，季諾維埃夫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埃夫底錯誤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錯誤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看來，這個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埃夫深信，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對於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他深信，由於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無產階級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有一個時候曾企圖在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發表這個論據。可是，他們却受到了回擊，而不得不退守，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雖然季諾維埃夫在表面上服

從了中央大多數底觀點，然而他始終還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鬭爭（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一書和他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在其給列寧格勒省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關於聯共中央內部這次『事件』，曾說了以下的話：

『不久以前，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曾在政治局擁護了一個觀點，就是以為，要是國際革命不起來拯救我們，我們由於技術上及經濟上的落後，就不能克服內部的困難。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共同認為，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而且違反着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我們還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建設底進行自然要比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底條件下面緩慢得多，可是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來還會繼續前進。我們同樣也以為，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和跟着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以為，這個觀點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立場。』（請參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的時候在刊物上發表的。季諾維埃夫自然曾經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起來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一回事，就是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竟找不到論據來駁斥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不是偶然的呢？我以為不是偶然的。這顯然是因為這個

責備正是名符其實。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之所以用沉默態度來『回答了』這個責備，這正是因為無法『推辭』它。

新反對派因人們責備季諾維埃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事業而生氣起來。可是，既然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已經討論整年，既然季諾維埃夫底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駁倒（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我們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規定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案上（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這樣，而季諾維埃夫却還是敢於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上（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意見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以後還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意見，——那末，季諾維埃夫這樣頑強固執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為季諾維埃夫不相信，極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埃夫想把自己這種不信任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爲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在這裏犯了反對國際主義的和反對國際革命的過錯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埃夫，這樣說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的『建設着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是什麼呢？但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末，它能够不能够做世界革命底真正的根據地呢？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國內達到戰勝我國經

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達到獲得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末，它能够不能够依舊是對於全世界工人們的一種莫大的中心吸引力，像它現在實在是這樣的中心吸引力這樣呢？我以為，是不能够的。但從這裏是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會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底資格，而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呢？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曾用什麼東西來恐嚇工人，以便使他們離開我們呢？他們所用的，就是關於『俄國人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這種宣傳。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東西來打擊着社會民主黨人並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陣勢呢？我們所用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宣傳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勢力，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底『國際主義』，並不比他在關於一國裏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的那種『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為好些。

因此，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底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曲解列寧主義』，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鬭爭

我以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這乃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之所以把這個錯誤看作他們的基本錯誤，是因爲，新反對派底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當中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性質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制底作用問題，關於與富農的鬭爭方法問題，關於中農底作用與比重問題都犯了錯誤，這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一個基本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什麼叫做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够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管轄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有能力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自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可以不可以把蘇聯農民底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原理：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鬭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鬭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底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它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

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底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對多數的農民將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棄那條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制底道路，拋棄那條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原理是不是正確呢？

我覺得這兩個原理，對於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我們的整個建設時期，是正確的，而且是無可置辯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聯絡，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底系統以內，無產階級應當與基本農民羣衆一同進展到社會主義去，千百萬農民羣衆底合作化是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康莊大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條件之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社會主義底發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事實上，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能夠循着而且應該循着那條道路去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的經濟。它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它正在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而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它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它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政權底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且應當跟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底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必不可免的，因爲那裏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裏面集中的信貸，依賴着政權底性質的，而在城市居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裏，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

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裏，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呢？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裏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底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裏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農民經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渙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在農民當中進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底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為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為，銷售事業底合作化，供給事業底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擺脫貧窮破產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裏，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夠按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為既然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

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地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奠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爲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摸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底特別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國家底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就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因爲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

爲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底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爲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這樣一個標

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察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底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為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過合作社來爲自己的經濟領得機器，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底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的合作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底道路。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爲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鬭爭，爲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鬭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正確的，決議上說道：

『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就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國家的信貸機關以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合作社組織裏去，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其方法就是

利用、克服並排擠它的資本主義成份。』（請參看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

新反對派底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它不相信農民底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者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這條道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它之所以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它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有能力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解釋成多半是退守的政策。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誇大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而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各種槓桿底作用（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不懂得我們的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就懷疑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誇大農村底階級分化現象，在富農面前表示張惶失措，輕視中農底作用，企圖破壞黨底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且一般地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上動搖不定。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不懂得黨所進行的偉大工作：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與農業底建設，來整頓合作社和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與官僚主義鬭爭，來為改善

和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而鬭爭，——黨底這種工作是表明發展底新階段，如果沒有這種工作，則任何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緣故，它就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悲觀失望和驚惶失措，懷疑我們的國家能够工業化，悲觀地空談什麼黨底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要是西歐的革命不能趕快跑來救急，——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這樣，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主義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它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埃夫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一切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是黨底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容許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鬭爭，並計算到社會主義成分能够戰勝資本主義成分。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時是退守的，但是，它計算到在退守過程中重新擺佈力量而舉行進攻。事實上，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有成效，因為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的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但是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種提綱底意思是怎樣的呢？這種提綱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

它的出發點就是一種不正確的設想，以為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單是資本主義底『復元』。祇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們的工業底社會主義的性質。祇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在富農面前表示驚惶失措。祇有這種設想才祇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這樣急忙地把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拿來作根據。祇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特別忘掉了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裏中農是農業裏面的中心人物。祇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底比重和懷疑列寧底合作制計劃。祇有用這種設想才可『說明』，為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底新的發展道路，即吸收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事實上，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着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社會主義底發展同時進行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鬭爭底矛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一點，無論對於城市或對於農村都是一樣不容否認的，在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裏，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統。

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是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業都是由無產階級的國家管轄着。

階級分化不能有過去那樣的範圍，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不能再有從前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裏土地已經國有化，土地已經成爲不可買賣的東西，而我們的商業的、信貸的、賦稅的以及合作事業的政策，目的是在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增高最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幸福和剷除農村中向兩個極端分化的情形。我還不去說，在我們這裏，與富農的鬭爭，現在不僅採用了舊的方法，即組織貧農來反對富農，而且還採用了新的方法，即鞏固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來反對富農，反對派不懂得採取這第二個方法來與富農鬭爭底意思和意義，這一件事實就是再次證明反對派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舊時的道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被衝散』。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爲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夠利用合作制作爲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在這裏，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和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爲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着的東西。但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夠了，已經成爲歷史上的舊話了，因

爲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那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爲，『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的東西而把它看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結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件事實呢？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然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

★ 注重點是我加的。

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他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沒有區別，★要是它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上，是依靠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九六頁）

在這段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結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想很難比這些話還說得更清楚了。

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祇有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底發展。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看到對於合作制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合社制，是另外一回事。

★ 注重點是我加的。

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祇要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裏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看這一段話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底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它如果成功，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在反抗一切「維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爲合作制如有成效，就可以把它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種强有力的鬭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合作制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聯結着的，譬如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把它看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

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新反對派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實際問題的立場，大體上就是這樣。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綫（要是它有路綫的話），反對派的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信任和在困難面前的驚惶失措——結果是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引起懷疑，如果富農差不多有無上威權，對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底作用日益降落，農村新的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差不多是蛻化着，而西歐的革命還沒有這樣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軍械局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在反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鬭爭中，他們指望於什麼呢？須知只靠一種『時代哲學』是決不能跑去作戰的。

顯然的，新反對派底軍械局，要是一般地可以稱之為

軍械局的話，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軍械局，不是爲着進行鬭爭，尤其不是爲着勝利。

顯然的，如果黨靠着這樣的軍械局而去挺身作戰，那黨『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的生命，——那時它就簡直祇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決議上說道：『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鬭爭，是黨底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與不相信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以及與想招「澈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底話）企業，——我們的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這種企圖作鬭爭；這樣的思潮既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它們就祇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增長並使私人資本易於去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鬭爭』；『代表大會因此認爲必須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來克服這些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請參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這次大會能够根本揭露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它那種不相信和叫苦的觀點，明確規定了往前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這樣就用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種不可打破的信仰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論聯共黨內的反對派聯盟

提交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的提綱，
經代表會議及中央委員會之通過

我們目前時期中主要的特點，就是：一方面，資本主義各國與我國之間的鬭爭日益複雜；另一方面，我國內部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間的鬭爭，也同樣複雜起來。

世界資產階級企圖在經濟上包圍我國；企圖在政治上孤立我國；企圖暗中封鎖我國；最後，向我們蘇聯工人直接挑戰復仇，說我們不應該幫助西方工人及東方被壓迫民族：所有這些，既然造成了外部的困難。而我國由恢復時期轉到基於高度技術的工業及一般經濟改造的時期，因為這樣，使我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與社會主義成份之間的鬭爭日益複雜起來；所有這些，又造成了內部的困難。

黨看見了這些困難，而且有可能來征服它們。黨在成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幫助之下，正在克服這些困難，而且可以相信，一定能够使我國走向社會主義。可是，不是我們黨整個隊伍都相信我們能不斷向前發展。我們黨內有些

人——自然，這是少數——被這些困難駭怕了，感覺到疲乏和動搖，灰心失望，而且表現出消沉的情緒，不相信無產階級底創造力，而造成投降主義的思想。

在這一點上，目前這個轉變時期，相當的說來，使我們記憶起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那個轉變時期。一九一七年十月時，環境異常複雜，而且由資產階級轉入無產階級革命非常困難，這樣動搖了我們黨內一部份人，失敗論者及不相信無產階級有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的可能（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現在也是一樣，在目前轉變時期中轉變到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去的困難，在我們黨內有些人中引起了動搖，不相信在我們蘇聯有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可能，不相信在蘇聯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反對派聯盟，就是在我們黨內這種消沉和失敗情緒底表現。

黨看見了這些困難，而且，有可能來征服這些困難。但是，爲了征服這些困難，首先應該在我們黨內一部分人中克服這些消沉情緒和失敗主義思想。

反對派聯盟它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文件中，曾聲明拋棄小組織，排斥聯共黨內、黨外很明顯的孟塞維主義派別；可是，同時他們又聲明，說還要保持共舊的原則上的主張，並不拋棄其原則上的錯誤，而且要在黨章範圍以內擁護這些錯誤的觀點。這即是說，反對派聯盟想繼續在黨內培養消沉和投降的情緒，想繼續在黨內宣傳自己的錯誤觀點。

因此，黨底主要任務，就是在揭穿反對派聯盟基本觀點之原則上的錯誤；解釋他們的觀點與列寧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和反對派聯盟原則上的錯誤作堅決的理論上的鬭爭，而完全征服他們。

一 在十月革命底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新反對派』變爲托洛茨基主義

黨認爲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十月革命不僅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底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還是：第一，世界革命向前發展底基礎；第二，在蘇聯開闢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如果無產階級對農民有正確的政策；假設在一方面國際無產階級底力量，在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底力量都能够充分強大，足以保護蘇聯脫離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那末無產階級就能够很有進步地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托洛茨基主義對於十月革命底性質及前途問題，則抱有另一種意見。雖然托洛茨基主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和黨在一道的，但是它認爲（現在還繼續認爲）十月革命本身，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祇是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底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假使，世界革命及西歐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最近的期內得到勝利，則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不可避免的衝突底打擊之下，

應該滅亡和蠶化（兩者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黨，在十月革命時就認為：『社會主義，最初在幾個國甚至於在任何一個單獨資本主義國內，都有勝利的可能』，『在這個國家內，獲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的財產沒收起來，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應該而且必須『反對尚存留着的資本主義社會，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在這些國家內用暴動來反對資本家；在必要時，甚至於用軍事力量，來反對他國剝削階級及其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頁）在十月革命時和布爾塞維克合作的托洛茨基主義則恰恰相反：『要使革命的俄國能够在保守的歐洲前面站立穩當，這就是毫無希望的空想。』（『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本，第九〇頁。——一九一七年八月初發表的『和平綱領』）

黨認為：在蘇聯，有『一切必須的』和『充分的』條件，來『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列寧『關於合作制』）而同時，托洛茨基主義則恰恰相反，認為：『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的高漲，祇有在歐洲各首要國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本，第九三頁。——一九二二年所寫的『和平綱領底跋』）

黨認為：『如果在十年或二十年之中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那就能够保障在世界範圍之內的勝利。』（列寧『論糧食稅』底草稿計劃）而托洛茨基主義則恰恰相反，

而它認爲：在世界革命未勝利以前，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正確關係是不可能的，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不僅是要和那種在革命第一個時期內幫助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作仇視的衝突，而且要與幫助它奪取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衝突』。『在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和極大多數的農民羣衆的衝突，祇有在國際的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得到解決』。（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所著之『一九〇五年底序言』）

代表會議認爲：托洛茨基及其信徒，在十月革命底性質及前途這個主要問題上面的這些觀點，與我們黨及列寧主義底觀點是毫無相同的地方。

代表會議認爲：這樣的觀點，降低了十月革命底歷史作用和比重，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向前發展底基礎，減弱了蘇聯無產階級向前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因此就妨害了國際革命力量之發展；這樣，就違反了真正的國際主義原則及共產國際底基本路綫。

代表會議認爲：托洛茨基及其信徒這些意見，是直接對社會民主黨領袖鮑威爾等人觀點表示投降。這些領袖也認爲：『無產階級在其數量祇佔人民極少部份的俄國，要成立自己的統治，這祇是臨時的』；『祇等到農民羣衆在文化方面有了充分的成熟，可以把政權奪入自己手中的時候，無產階級必然要失掉政權的』；『工業的社會主義在農業的俄國裏暫時的統治，祇是號召工業的歐洲無產階級作鬪爭的火燄』；『祇有工業歐洲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以

後，才能保障工業的社會主義在俄國長久統治起來』。（參看鮑威爾著：『布爾塞維主義呢抑或社會民主黨』，德文版）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托洛茨基及其信徒這一類的觀點，是我們黨內在革命性質及前途這個主要問題上所產生的社會民主黨傾向。

在十四次大會（原則上責斥了『新反對派』底觀點）以後，聯共黨內鬭爭發展底基本事實，就是從前還與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傾向——托洛茨基主義——作鬭爭的『新反對派』（季諾維埃夫、加米業夫等），現在也變到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立場上去了，現在他們完全拋棄了從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時所站的一般黨的立場，而以從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那樣的熱忱起來擁護托洛茨基主義。

『新反對派』之轉變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由兩點主要條件來決定：（一）在目前轉變時期內新的困難之前，『新反對派』這般人發生了倦困、動搖及仇視無產階級的消沉情緒和失敗心理；同時，季諾維埃夫及加米業夫現在的動搖及失敗心理，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在十年以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轉變時期中困難前面所表示的動搖和消沉情緒之繼續；（二）『新反對派』在十四次大會上完全的失敗，使他們發生了一種企圖，無論如何要與托洛茨基派聯合，使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新反對派』這兩個集團聯合起來，以圖補救其對無產階級羣衆的脫離及弱點，更因為托洛茨基主義思想上的立場完全適合於『新

反對派』目前的消沉情緒，因此更容易聯合起來。

正因為這樣，反對派聯盟變成了一切被黨及共產國際所責斥的、在黨內及黨外破產派別的垃圾堆，由聯共內『民主集中主義者』及『工人反對派』起，一直到德國極左機會主義者、法國蘇法林取消派為止。

由此，就產生了托洛茨基派及『新反對派』的聯盟。在方法方面之卑鄙齷齪，在政治方面之無原則性：這就是反對派聯盟存在底基礎。沒有這些東西，它們是不能集合五花八門的反黨派別的。

因此，托洛茨基派與『新反對派』，在社會民主黨傾向及無原則的結合各種反黨派別的共同綱領上，彼此接近起來，這完全是合乎法則的現象；因此，造成了反對派的聯盟，造成了這個新式的『八月聯盟』（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

二 反對派聯盟底實際政綱

反對派聯盟底實際政綱，就是他們在十月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上面主要錯誤底繼續。

反對派聯盟實際政綱之最重要的特點，基本上可歸結為下列幾點：

一，國際運動問題。——黨認為：一般說來，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現在是處於局部的和暫時的穩定期內，目前的時期，是在兩個革命之間的時期，共產黨必須準備無產

階級去作將來的革命；資產階級之進攻和共鞏固穩定的企圖，不能不引起工人階級回答資本進攻的鬭爭，不能不使工人階級力量團結起來；共產黨應該參加這日益激烈的階級鬭爭，轉變資產階級底進攻爲無產階級奪取無產階級專政所進行的反攻，爲了達到這些目的，共產黨應該奪得成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而這些羣衆很多都還接近改良主義工會及第二國際，因此，統一戰綫這個策略，是共產黨所需要而且必須有的。

反對派聯盟，則完全由另外一種前提出發。不相信十月革命內部的力量；因世界革命之停滯遲緩而表示灰心失望，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於革命力量的分析，而祇是依靠『超左的』自欺和『革命的』冒險主義，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之存在，因此，就跑上了盲動主義的道路。

因此，反對派聯盟便要求重新審查統一戰綫這個策略，要求分裂英俄委員會，不懂得職工會底作用；因此，竟提出用新的、幻想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組織來代替職工會等口號來。

因此，反對派聯盟便幫助共產國際內超左的批評家及機會主義者（例如在德國黨內）。

代表會議認爲：反對派聯盟在國際方面的政策，不適合於國際革命運動底利益。

二，蘇聯無產階級與農民問題。——黨認爲：『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保持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聯合，祇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保持其領導的作用及國家政權。』（『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本，第三三一頁）在經濟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同樣的在政治方面（譬如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都能够而且應當是農民羣衆基本的領導者，祇有根據大多數農民羣衆（貧農、中農）物質生活之逐漸改善，才能真正實行國家工業化。這些農民羣衆是我們工業底主要市場，因此必須執行一種足以鞏固工業與農民經濟間聯合，足以保持工人階級與主要的農民羣衆間聯盟的經濟政策（價格政策、賦稅政策等）。

反對派聯盟，則完全由另外一種前提出發。在農民問題中，它們與列寧主義底基本路線完全分歧，不相信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而主要的是把農民看作仇敵的份子，因此反對派聯盟提議實行祇足以瓦解城市和鄉村的聯合、破壞工農聯盟的經濟財政方針，自然這就破壞了一切實際工業化底可能。這種政策，譬如：（一）反對派要求提高工業品出賣的價格，這樣必然要引起其他價格之提高，而使貧農及中農的大部份貧困化，減低了國內市場底容量，破壞了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底關係，使貨幣價值降低，結果，就減低了實際工資；（二）反對派提議對農民實行最高的賦稅剝削，這種剝削不能不使工業聯合發生裂痕。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在農民問題上的政策，不適合於國家工業化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

三，在反對黨內官僚化的旗幟之下，反對黨底機關。

——黨認為：黨底機關與黨底羣衆是整個的，黨底機關（中央、中央監察委員會、州黨部、省黨部、區黨部、縣黨部、支部局等等）是黨整個領導底化身，黨底機關應該包含好的無產階級份子，對這些人底錯誤，能夠而且應該加以批評，能夠而且應該『刷新』他們，但是不應該侮辱他們，以免使黨解體，使黨解除武裝。

恰恰相反，反對派則把黨底羣衆與黨底機關對立起來，想盡方法把黨機關底領導作用降低成爲登記者及宣傳員底作用，挑撥黨底羣衆咒罵黨底機關，這樣就破壞機關底信仰，減弱了黨在領導國家事業中的地位。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這樣的政策，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的地方，祇能夠使黨解除武裝，使其不能真正反對國家機關裏面的官僚主義，真正改造這些機關，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四，在爲黨內民主鬭爭的旗幟之下，反對黨內的『統治』。——黨認為：『誰要是絲毫減弱了無產階級政黨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六頁）黨內民主之需要，不是爲的要減弱和破壞黨內無產階級的紀律，而是用來鞏固和堅強它；如果在黨內沒有嚴格的、獲得成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之同情和幫助的統治，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可能。

反對派聯盟底出發點則恰巧相反，他們却把黨內紀律與黨內民主對立起來，把小組織和派別底自由與黨內民主

混爲一談，企圖利用這一類的民主來破壞黨的紀律，破壞黨的統一。自然，反對派聯盟反對黨內『統治』的號召，事實上是擁護黨內小組織及派別底自由，同時這種號召正是我國一切反無產階級的份子所十分讚揚的，因爲這是使他們脫離無產階級專政的救星。

代表會議認爲：反對派聯盟反對黨內『統治』的鬭爭，與列寧主義底組織原則毫無相同的地方，這種鬭爭，祇足以破壞黨內統一，減弱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國內企圖減弱和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反無產階級的力量。

反對派聯盟用以破壞黨的紀律、使黨內鬭爭劇烈化的工具之一，就是要求全國舉行討論；反對派在今年十月就企圖開始這樣的討論。我們黨認爲必需在黨的理論的雜誌中自由的討論黨內分歧的問題，並且承認每個黨員都有權來批評黨工作中的缺點，同時代表會議要號召同志們注意列寧底話：我們的黨不是辯論的俱樂部而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組織。代表會議認爲：全蘇聯的討論祇有在下列的條件之下才有必要：（一）最少也有幾個黨的地方組織——省委或州委認爲有這樣的必要；（二）如果在黨內最主要的政策問題上中央大多數人沒有很堅決的主張；（三）雖然在黨中央內有具有一定意見的大多數，然而，中央認爲必需經過黨內的討論，來考察自己路線底正確性。祇有在這些條件之下，全蘇聯的辯論才可以開始，而且祇有在中央委員會決定之後才能執行。

代表會議認爲：在反對派聯盟要求開始全蘇聯辯論的

時候，並沒有具備一個上述的條件。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中央底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中央認為全蘇聯的辯論是不適宜的，並對反對派聯盟強制黨來對那些已經解決的問題作全蘇聯的辯論的企圖，給了嚴重的打擊。

把反對派聯盟實際政綱加以總的分析之後，代表會議認為：這個政綱證明反對派聯盟在國際及國內政策各個主要問題上，脫離了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路線。

三 反對派聯盟之革命的詞句 與機會主義的行動

反對派聯盟底主要特點，就是它們事實上雖然是黨內社會民主黨傾向底表現擁護機會主義的政策；可是在表面上它們却極力企圖以革命的詞句來掩飾它們的行動，企圖從『左面』批評黨，穿着『左』的袍帶。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份子——這正是反對派聯盟想依靠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中最革命的份子，在革命傳統中訓練出來的這些革命份子，直截了當地，不聽公關由右邊來的批評；正因為這樣，反對派聯盟，爲了出賣反對派底貨物不能不添上革命的商標；它們非常知道，祇有在這種手術之下，才能够引起革命無產階級底注意。

因爲反對派聯盟是社會民主黨傾向底執行者，因爲，它們在事實上擁護機會主義的政策，則反對派聯盟底詞句

與行動，必然會引起內部的衝突。因此在反對派聯盟中就有內部的矛盾；因此在詞句與行動之間，在革命的詞句與機會主義的行動之間，就起了分裂。

反對派由『左邊』批評了黨及共產國際，並且提議重新審察統一戰綫的策略，分裂英俄委員會和退出職工會，而以新的『革命的』組織來代替它，它們以為這是推動革命前進；而實際上，這是幫助湯姆思與烏吉格斯，使黨與職工會分裂，削弱了世界共產主義底地位；這樣，就遲緩了革命運動。在口頭上是『革命者』，而實際上是湯姆思、烏吉格斯一類人底助手。

反對派很嘈鬧地由『左邊』來責罵黨，同時要求提高工業品出賣的價格，以為這樣可以加速工業化，而實際上，就是破壞國內市場，破壞工業與農民經濟的聯合，降低貨幣底價格，降低實際的工資，這樣就要破壞任何的工業化。在口頭上是工業化者，而實際上是工業化反對者底幫手。

反對派誣罵黨，說黨不願意與國家機關內官僚主義作鬭爭；同時提議提高出賣的價格，以為出賣價格之提高，與國家機關官僚主義的問題沒有關係。而實際上，則必然引起國家經濟機關全部官僚化，因為出賣價格的增高，這是停滯工業化和使經濟機關官僚化最可靠的工具。在口頭上反對官僚主義，而在事實上是使國家機關官僚化底擁護者和執行人。

反對派大聲叫喊反對私人資本，同時提議把商品流通

範圍中的國家資本提出來投入工業，以爲這樣可以破壞私人資本；而在實際上，則必然使私人資本可以在各方面增加起來，因爲要把國家資本由私人資本主要活動範圍（交換）中提出來，這是等於把我們的貿易全部交給私人資本去支配。在口頭上反對私人資本，而實際上是幫助私人資本。

反對派大叫黨內機關之蛻化，而事實上是當中央提出要開除一個真正蛻化了的共產黨員阿梭夫斯基先生的時候，反對派則對於這位先生表示十分的擁護，反對開除他。在口頭上反對蛻化，而事實上是蛻化底幫手和擁護者。

反對派高叫黨內民主，同時要求全蘇聯的辯論，以爲這可以實現黨內民主，而實際上是極少數人強制黨內最大多數來執行辯論，反對派犯了破壞任何民主的深刻的錯誤。在口頭上擁護黨內民主，而實際上是破壞一切民主底基本原則。

在我們所處的階級鬭爭更加激烈的時期內，在工人運動中，祇有兩種可能的政策，要就是孟塞維主義底政策；要就是列寧主義底政策。反對派聯盟企圖在兩個對立路線中間找得一個中間政策，在『左的』『革命的』詞句及加緊批評聯共的掩蔽之下來走中間道路，結果是必然、而且實際上已經走到列寧主義敵人底營壘中去。

聯共及共產國際底敵人，都十分知道反對派聯盟這種『革命的』詞句底價值。因此，他們並不提起這種一錢不

值的詞句，他們却一致地褒獎反對派聯盟非革命的行動，讚揚反對派向聯共及共產國際主要路綫作鬭爭的口號，如像讚誦自己的口號一樣。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俄國孟塞維克、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都對反對派聯盟反黨的鬭爭公開地表示同情，這決不能認爲是偶然的事。應該知道，反對派聯盟所進行的鬭爭是能使黨破壞，而黨的破壞就要增強我們國內反無產階級的力量，增長革命敵人底歡心。

代表會議認爲：黨應該特別注意揭穿反對派聯盟『革命的』假面具及暴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

代表會議認爲：黨應該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好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認爲我們黨內的一致，是反對革命敵人及一切反革命份子的主要的柱石。

四 結 論

聯共第十五次大會代表會議在其過去黨內鬭爭的總結中認爲：黨在此次鬭爭中表現了它在思想上很大的發展，毫無動搖地推翻了反對派原則上的觀點，很快並很堅決地戰勝了反對派聯盟，強迫它公開放棄小組組織行動，並使它擠棄聯共黨內、黨外很明顯的機會主義派別。

代表會議認爲：因爲，反對派聯盟企圖強制黨開始辯論和破壞黨內統一，結果使黨的羣衆更強固地團結在中央底周圍，這樣就把反對派孤立起來，而保障了我們的隊伍

實際的統一。

代表會議認爲：祇有在黨內廣大羣衆幫助之下，黨中央才能獲得這些勝利，在反對反對派聯盟底破壞工作中，黨的羣衆所表示的積極性和自覺性，便是證明黨是真正在黨內民主基礎上生活着和發展着。

代表會議完全同意中央在保障黨的統一的鬭爭中的政策。代表會議認爲：黨在今後的任務，應該有下列的幾點：

一，應該注意已經獲得的、爲黨內統一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成績，把它真正應用到生活中去。

二，向黨裏社會民主黨傾向作堅決的思想上的鬭爭，向羣衆解釋反對派聯盟之原則觀點上的錯誤，無論它們用什麼『革命的』語句來掩蔽，應該暴露它們這些觀點之機會主義的實質。

三，竭力做到使反對派聯盟承認自己觀點的錯誤。

四，盡力保持黨的統一，打擊一切想恢復小組織活動及破壞紀律的企圖。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與結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報 告

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主要階段

同志們！在這次報告中我要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派聯盟之形成、發展階段及其開始崩壞的問題。我以爲在着手研究反對派聯盟這個中心問題時，這是一個引言，是一個必需說明的題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埃夫就已經給了一個暗號，要吸引一切反對派份子形成一個集中的力量。到會的同志自然還記得着季諾維埃夫當時的演說。季氏底號召，當然要引起托洛茨基派底贊成，因爲它們一開始就主張小團體須得有相當的自由和相當的團結，以便去和黨底根本路綫作鬭爭；因爲托洛茨基對我們黨這個基本路綫，久已表示不滿了。

這個可以說，就是造成反對派聯盟的預備工作。

一 第一個階段

形成反對派聯盟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反對派在中央四月全會上對李可夫『經濟狀況』報告所取的攻擊。那時，新反對派與托洛茨基派還沒有完全勾結起來；但在基本上，則結成聯盟的企圖雙方都已有了準備；這一點是沒

有什麼疑義的。讀過四月全會記錄的同志，就會知道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雙方在基本上已經申成一氣；同時，雙方都提出了自己的附帶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們不是以全體反對派底名義對李可夫底提綱加以共同的修正；而是給以『雙管齊下的』修正。一方面，『新反對派』提出自己的修正案，以加米業夫為首領；另一方面，則由托洛茨基派提出。但在基本上，他們都是站在一個觀點上。中央全會當時已經提到，說他們將用新的形式來恢復『八月聯盟』，這都是無可疑義的事實。

當時他們所提出的附帶條件是怎樣的呢？

當時托洛茨基曾說：

『加米業夫同志底修正案，以為農民分化和工業化是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我認為這是他不充分的地方。反之，農民分化底意義與社會比重及速度，完全要由工業化底增長及速度來決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附帶條件。

同時，加米業夫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以下的條件，作為答覆：

『對於他們修正案裏批評到過去經濟政策的那一部份（即托洛茨基對李可夫決議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那部份），我是不能同意的；因為我是萬分擁護過此種政策的人。』

新反對派不願意托洛茨基批評加米業夫昔日所領導過的經濟政策。但是托洛茨基方面，也不願意農民分化與工

業化問題被新反對派劃分成爲兩個不相聯繫的問題。

二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中央委員會六月全會。在這次全會中，他們已經公開結成緊密的聯盟，無條件的緊密的聯盟了。托洛茨基底條件與加米業夫底條件，都已撤消而置之高閣了。他們現在所發表的共同的『宣言』是一種反黨的宣言，這是你們所十分明瞭的。

反對派聯盟發展第二階段底特點，就是如此。

在這個時期當中，反對派聯盟結合和形成，不僅根據於互相把條件撤消，而且還根據於『諒解』。那時，季諾維埃夫作了一個有趣的聲明，說一九二三年以托洛茨基派爲中堅的反對派對於本黨『蛻變』問題的觀察是對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也作了一個同樣有趣的聲明，他說，在『十月革命底教訓』（這本書是特別爲反對派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而作的，說他們是黨裏的『右派』，現在又在重複他們『十月革命時期的錯誤』）書上的批評，都是錯誤的；因爲黨內右傾和『蛻變』之發生，不在由於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而是由於斯大林哩！

在是年六月間，季諾維埃夫說了下面一段話：

『我們說，關於下面一件事現在再不能有什麼疑義了：一九二三年，反對派底中堅份子對於那種脫離無產階級路線的趨勢之危險與國家機關官僚主義之增長所下的觀察都是真確的；因爲小組織（就是中央委員會多數委員）底主要路線之歷史演進，已經把這個

觀察完全證實了。』

換一句話說：季諾維埃夫不久以前的意見，與本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說托洛茨基修改了列寧主義，說托洛茨基主義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傾向等等估計，都是錯誤，是誤會；所有的危險，都不在托洛茨基主義，而在中央委員會了。

這是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無原則的『諒解』。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六月間聲明說：

『我在「十月革命底教訓」裏敘述當時政策之機會主義傾向時，曾牽連到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兩位同志。但是中央委員會中理論鬭爭底經驗，證明我的觀察是一種很錯誤的觀察。使我犯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是在我沒有詳細考察七人團內的思想鬭爭，因之也就不能按時斷定：引起機會主義傾向的，正是斯大林同志所領導來反對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兩位同志的那一派。』

這就是說，托洛茨基公開否認他的『十月革命底教訓』，給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以同樣的『諒解』作報酬。這是一種直接的、公開的、絕無原則的勾結。

這樣撤消四月間所提出的附帶條件，犧牲黨的原則而互相『諒解』，這就是完全形成背黨的反對派的因素。

三 第三個階段

反對派發展底第三個階段，是在今年九月末與十月初。他們公開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向黨舉行了進攻；在這

個時期裏，反對派領袖由南部休養回到中部，集中了他們的力量，對黨舉行了直接的衝鋒。他們在尚未由祕密反黨鬭爭形式進到公開反黨鬭爭形式以前，就在政治委員會（此時我不在莫斯科）說過：『我們指給你們看，我們一同往工人的會場上去，讓工人羣衆自己來說話，誰是對，誰是不對。我們會指證給你們看！』他們從一個支部跑到另一個支部，備極奔走之勞。結果僅博得一滴傷心淚。你們都知道，他們終於失敗了。我們在刊物中看到，無論在列寧格勒或在莫斯科，無論在蘇聯的工業區域或在非工業區域，反對派祇獲得黨員羣衆方面堅決的反抗。關於他們所得的票數和中央委員會所得的票數，我不在這裏重複報告，因為，你們在刊物中已經看到了。不過這裏有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就是反對派底預算，已經完全失敗。從那時候起，反對派就開始主張黨內和平。他們的失敗當然不是一件徒然的事。這是在十月四日發生的；當時反對派就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講和的聲明書；當時，我們第一次聽到反對派顧及了黨員底身份。他們說：現在要停止『黨內的爭執』，通行『共同的工作』了。

因此反對派在失敗後不得不提到與黨講和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中央委員會是已經早向反對派再三提出過的。

中央委員會是完全接受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統一之必要的指令的；因此中央很知道反對派底提議是不十分誠懇的；但它還是願意譴同反對派底提議。

四 第四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就是反對派在今年十月間所提出了著名的『聲明書』，一般人通常把這封『聲明書』，當作一封投降書。我也不必刻薄地去分別牠；可是很明顯的，就是這封『聲明書』並沒有證明反對派底勝利，而是證明反對派底失敗。同志們！關於雙方談判的歷史，恕不提及。因為談判經過曾由速記載錄，你們在記錄那裏，就能認識此事的真相。我祇要提及一樁事。就是反對派在『聲明書』第一段上說：他們現在還是站在自己的觀點上，並且，不僅是簡單地而是完全地站在自己舊的立場上。我們曾經斷定：反對派是不會堅持自己這個主張的。爲什麼？因爲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如果真正停止小組織活動，犧牲對小組織自由的見解和實際，和奧沙夫斯基、『工人反對派』和馬斯洛夫派脫離關係，那末，這就是說，反對派就不僅放棄了小組織鬭爭的方法，而且犧牲了一部份政治的立場了。既是這樣，那我們還能夠說反對派仍將『完全』站在自己的觀點上和理論的立場上麼？當然是不能夠的，第二，我們已經向反對派說過，如果它（反對派）仍然說要、甚至於說『完全』要站在舊的立場上，這對於它們是祇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因爲工人們會有充分根據來說：可見反對派真要鬭爭到底了，可見我們對於它們的懲罰真是太輕了，可見我們還要繼續毆打它們。（會場內：笑聲，喊聲：『對呀！』）可是，他們終還是不肯與我們同意，他們祇是在提議上取消『完全』這兩個字，而仍然保存『

他們仍將站在舊的立場上』這一句話。任他們去幹吧：爺作的事，終要由爺來當：兒作的事，終要由兒來當的呀！（喊聲：『對呀！』）

五 列寧與黨內派別問題

不久以前，季諾維埃夫說：中央委員會沒有根據來責難他們的派別，因為他們認為：列寧對於黨內一般的派別也沒有否認過。同志們！我們必定要指明：季諾維埃夫底聲明與列寧底立足點，是絕對沒有相同的地方。列寧從來就沒有承認黨內可以存在一般的聯盟。列寧祇主張有原則的革命的派別，用以反對孟塞維克、取消派、召回派。列寧始終是和黨內無原則的、背黨的派別鬭爭的。誰都知道，列寧反對托洛茨基底『八月派』，為時至三年之久；列寧反對『八月派』如同反對無原則的、背黨的派別一樣，直至澈底的戰勝它為止。列寧從沒有一次讚助過一般的派別，列寧所讚助的派別祇是這樣的派別：第一，它是有原則的；第二，它是以擁護黨為目標，與取消派、孟塞維克及其他動搖份子作鬭爭的。我們黨的歷史，祇知有列寧派與普列哈諾夫派（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底聯合來反對取消派與『八月派』；當時『八月聯盟』已經形成進行反黨運動，普特力沙夫和其他取消派份子，亞力克新斯基及其他召回派都參加，而托洛茨基即為其首領。在當時，一個聯盟是反黨的、無原則的『八月聯盟』；還有一個聯盟，是列寧派與普列哈諾夫派——革命的孟塞維克（那時，普列哈諾夫還是一個革命的孟塞維克）底聯

盟。這就是列寧所承認的聯盟，這樣的聯盟，我們也都承認的。

若是黨內的聯盟增長了黨的戰鬥力，使黨向前發展，那末，我們就要讚助它，讚助像這樣的聯盟。可是你們反對派底派別，難道是增長我們黨的戰鬥力和原則的派別麼？請你們告訴給我們聽，你們憑着那種主義去與麥德維特夫派聯合呢？再請你們告訴給我們聽，你們憑着那種原則去與法國蘇法林派或德國的馬斯洛夫派聯合呢？你們新反對派，在不久以前認托洛茨基主義是孟塞維主義底變相，而托洛茨基派亦在不久以前曾認新反對派為機會主義者，那末，你們又憑着那種原則去與托洛茨基派聯合的呢？再則，你們反對派底聯盟，難道是護黨的而不是反黨的聯盟麼？難道它是增高黨的戰鬥力和革命性的聯盟麼？現在，全世界都認清了你們，你們反對派已存在七八個月了，在這七八個月過程中你們是要黨開倒車，使黨祇成為有『革命』詞調而無原則的黨，你們是要破壞黨，使黨成為麻木不仁的東西，結果要使黨走到崩壞的地步。同志們，反對派聯盟和列寧及普列哈諾夫派在一九一二年聯合而與機會主義的『八月聯盟』鬭爭的聯盟，是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剛是相反，現在的反對派聯盟，實際上就是托洛茨基底『八月聯盟』，是無原則的聯盟，是以機會主義為基礎的聯盟。反對派既是組織這種聯盟，那他們就已經脫離了列寧所努力實行的基本路綫了。列寧常常對我們說：最真確的政策是有原則的政策。湊成起來的反對派却

剛剛相反，它們以為最正確的政策就是無原則的政策。

因此，反對派聯盟是不會長期存在的，它一定要破裂而至於崩壞。

反對派發展底階段，就是如此。

六 反對派聯盟崩壞底經過

反對派聯盟目前的實際情形怎樣呢？實際情形是這樣：逐漸破裂，逐漸分裂，逐漸瓦解。反對派目前的實際情形就是這樣。它必定要有這樣的結果，因為無原則的聯盟，機會主義的聯盟，是不能在我們黨內長期存在的。我們知道：馬斯洛夫與烏爾邦斯派已經從反對派聯盟中分離出去。昨天我們已經聽得：麥德維特夫與史業勒尼可夫已在懺悔而退出反對派聯盟了。此外你們都知道，在反對派內部，就是說，在新舊反對派之間，也有許多糾紛，此種糾紛一定會在這次會議上表現出來。

這樣看來，它們的聯盟是形成了，它們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聯盟形成了，而所得的結果却與素願相背馳。從數學觀點上看來，它們一定會得『正數』結果，因為數字相乘，就能得到『正數』結果。但他們祇知道數學，而還沒有學過代數學，而在代數學中，數字相乘未必都能得到『正數』結果，（笑聲）因為事實上不僅在數字相乘，而又要得注意數字前面的符號呢。（掌聲雷動）這樣，他們強於數學而弱於代數學，結果，反對派份子數量雖然增加，但其作戰軍隊卻不僅沒有擴充，而且降到最低限度，甚至於解體。

季諾維埃夫派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於它與托洛茨基主義底基礎，能作堅決的鬭爭。可是，轉眼之間曾幾何時，季諾維埃夫派即放棄了他們與托洛茨基主義的鬭爭。於是，它不啻割去了自己的辜丸，喪失了自己的力量。

托洛茨基派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能堅決反對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的錯誤，反對他們現在的重踏覆轍。然而，轉瞬之間，托洛茨基派即放棄了他們與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的鬭爭，這也不啻割去了自己的辜丸，喪失了自己的力量。

這就是說，增加了圈人底人數，（笑聲，掌聲）祇獲得黑漆一團的結果，除此以外，別無所得了。這樣一來，凡是季諾維埃夫派中最忠實的同志，自然要與季諾維埃夫脫離，也好像托洛茨基派中的優秀份子也應該離開托洛茨基一樣。

七 反對派聯盟所希望的是什麼？

反對派底前途怎樣呢？它們所希望的是什麼？我以為它們是打算聯共及蘇聯狀況會惡化下去。目前，它們不得不放回小組織的工作，因為現在時機，對它們很不順利。但是它們還是不肯放棄其理論上的見解，決定站在舊的立場上，那末，從這裏可以看到，它們將等待良好機會，集中力量，重整旗鼓地向黨進攻。這一點是沒有什麼疑義的。不久以前，工人安得列夫（反對派中一份子，不久，

回到黨方面來的)在向我們報告反對派底計劃時，指出一件非常令人注意的事情，我認爲這件事情必須在這次會議中指明出來。亞羅斯拉夫在中央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時，曾經說到這一點：

『安得列夫在反對派中做了長期的工作，後來就覺得不能再與他們共事了。他所以感覺到這一點，主要的是因爲他從反對派那裏聽到了兩件事情：第一，他們碰着了工人階級「反動的」情緒；第二，蘇聯經濟狀況，並沒有像他們所想像的那般惡劣。』

安得列夫從前是反對派，現在，是一個黨員，他所講的話，正是反對派所主張而不敢公開發表的。很明顯的，他們是覺得蘇聯經濟狀況比較他們所想像的要好些；工人底情緒，也不至像他們所期望的那般壞，就是說，是『反動的』。由此可以知道，反對派底政策原來是這樣：假使以後的經濟狀況稍微惡化（反對派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情緒稍微表示不滿（這也是反對派所認爲不可避免的）。那末，他們將馬上恢復他們的『工作』，發揮他們還沒有放棄的思想上的立場來公開和黨鬭爭。

同志們！這就是反對派聯盟底前途。這個聯盟正在崩壞，但它還沒有完全崩壞；而且，如果我們黨不和它作堅決無情的鬭爭，則它或許還不至於很快崩壞哩。

若是它們還在準備鬭爭，等待良好機會來重新與黨作公開的鬭爭；那末，我們的黨也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因此黨底任務是：進行堅決的思想上的鬭爭，反對它們錯誤的

理論上的立足點，指破它們思想上的機會主義性（不管它們掩蔽在甚麼革命詞調之下），要使得它們不得不在完全瓦解的威脅之下來放棄自己的錯誤觀點。

二 反對派聯盟根本的錯誤

同志們！現在要講到第二個問題，要講到反對派聯盟在我們革命底性質與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所發生的根本錯誤。

使黨與反對派發生分歧的根本問題，就是：在蘇聯有無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這個問題；或者說，十月革命具有何種性質及其前途如何這個問題。

同志們！這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它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會議（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中已經詳細討論過。在目前新的環境中，它又重新提出來了。在最近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托洛茨基與加米業夫對於我們痛斥反對派的提綱，表示不滿意，說我們沒有把它們的觀點正確的傳達出來；因此，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報告中多舉出幾個文件與引證來說明我們論反對派聯盟綱領裏面的基本內容。同志們！恕我提出下面三個問題：

一，現在，蘇聯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勝利，世界革命底速率已遲延下去，那末在此種環境之下，在蘇聯有無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二，如果勝利是可能的，那末，能不能稱此種勝利為完全的最後的勝利？

三，如果此種勝利不能稱為最後的勝利，那末，要想變此種勝利為最後的勝利需要些什麼條件呢？

把這三個問題綜合起來，就成了這樣一個總的問題：在單獨一國裏（即在我們蘇聯）有無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一 幾個預先的說明

在前十九世紀四十及五、六十年代中，還沒有甚麼嶄新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不平衡發展律還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而且也不能明顯地表現出來；因此在當時關於在單獨一國內有無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這個問題，還沒有像以後那樣提出來；那末，在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者怎樣解決了這個問題呢？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恩格斯以後，大家都具有一種觀念，以為在單獨一國內欲得到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欲使社會主義勝利，要有許多國（至少是幾個先進國）同時爆發革命才能獲得社會主義底勝利。而且，這種觀念在那時候是正確的。我想，從恩格斯所著的『共產主義原理』草稿中引證幾句很可注意的話來說明此種觀念。在這個草稿中恩格斯用很嚴正的方式提出了這一個問題。這本草稿是在一八四七年著成，後來就成了『共產黨宣言』底基礎，不過這本草稿直到最近幾年以前才刊行出來。恩格斯在草稿上說道：

『這樣的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註），能否在單獨一國以內完成呢？

答覆：不能。大工業已經構成了世界的市場，使全球一切民族尤其是文化先進的民族，都彼此非常密切聯繫起來，所以在這一個民族裏所發生的事情，就要影響到其他的民族。此外，大工業使一切先進國社會都發展到了平行綫上：無論在什麼地方，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中兩個最重要的階級；它們中間所發生的鬭爭，都成爲現代主要的鬭爭。因此，共產主義的革命，不僅是一國的革命，它是要在一切先進國裏（就是說至少要在英、美、法、德等國裏）同時發生的。它在某國內發展起來，或是很速或是很緩，這要看在這幾國中那一國裏面的工業比較得發展，財富比較得充實，生產力比較得充分。所以它在德國比較緩而且難，在英國比較速而且易。同樣，它也可以大大影響到落後國底發展；它可以完全變更和特別促進它們發展底過程。它是全世界的革命，因此，它將有全世界的規模。』（見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這是在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寫的，那時還沒有甚麼壟斷的資本主義。這裏最可注意的，就是恩氏連俄國都提也沒有提到。因爲，當時在俄國還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俄國當時還不是一個革命力量。而且也不能成爲一個革命力量。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我們在這裏所引證的話，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之下是否正確？在恩格斯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否正確？是的，是正確的。

在現代新的壟斷資本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條件之下，此種主張是否還正確呢？不然，是不正確的。

在舊時代中，那時全地球還沒有被財政資本集團分割完結；那時，武力的分割還不是資本主義生死的問題；那時，經濟發展不平衡性還沒有而且不能達到現在的程度；那時，資本主義各矛盾還沒有這樣劇烈，還沒有使繁盛的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開闢在單獨一國裏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在這個舊時代中，恩格斯推論的公式，是完全真確的，用不着什麼爭辯。在新時期中，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已成了帝國主義發展中的主要力量，那時，帝國主義者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和戰爭，減弱了帝國主義的戰綫，使單獨一國有衝破此戰綫的可能；那時，列寧所發明的不平衡律，已經成了在單獨一國內建成社會主義這個理論底出發點。——在此種新的條件之下，恩格斯推論的舊方式，已成了一個不正確的方式了，此時須有一個新的方式、在單獨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方式來替換那個舊方式。

列寧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底繼承者，他的偉大，是在他從來沒有做過馬克思主義咬文嚼字的書獃子。在他的研究的當中，他繼續馬克思底指示，幾番說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祇是行動的指南。列寧知道這一點，他很嚴刻地分

別馬克思主義的皮相與真髓之所在，他向來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就是教條，他却把馬克思主義這個基本方法應用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環境中。列寧底偉大就在這裏：他很公開地、誠懇地、絕無動搖地，提出在單獨一國內無產階級革命能够勝利這個問題，他並不畏懼那些機會主義者會頂着舊的公式，準備用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名義來掩蓋其機會主義的勾當。

從另一方面，來要求馬克思與恩格斯這兩個思想家（無論他們兩人有怎樣聰穎的天才），知道他們所不能知道的東西，這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壟斷資本主義尙未發展以前五、六十年間，要他們預察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所發生的無產階級鬭爭的一切可能性，這當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情。

列寧根據馬克思底方法，繼續進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事業，向來沒有掛過馬克思主義囁文咬字的牌子，這種事實而且不止這一次，我有另一個類似的事實，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你們都知道。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以爲無產階級專政是要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建設新的機關，新的無產階級國家，馬克思又以爲無產階級專政是大陸國家進展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階段，但他視英、美兩國爲例外。依他的意見：在英、美是軍國主義與官僚主義開始發展或絕無發展的地方，因之，在那些地方有另一條路，有另一條進至社會主義的和平的路。這話在七十年代完全是正確的。梁贊諾夫由座中說道：『即在那時也不是

正確的！』我以為在七十年代，英、美軍國主義還沒有像現在那樣發展——這個意見，完全是正確的。你們讀了列寧同志所著的『論糧食稅』最著名的一章以後，你們就會相信這個意見是個正確的意見。在這本小冊子裏面，列寧認為：在七十年的英國，無產階級佔全國人口大多數，資產階級慣於實行妥協，軍國主義與官僚主義，還是表現得非常薄弱；因此，列寧認為：在英國社會主義是可以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方式來發展。可是，這個意見如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是正確的，而在十九世紀以後帝國主義發展時代，就已經不正確了。因為現在英國官僚主義與軍國主義與大陸任何一國比較起來，都已不相上下了。關於這一點列寧同志在他的『國家與革命』裏面曾經說過：『馬克思把大陸以外各國看作例外的意見，現在已經不中用了。』因為有了新的條件產生，欲置英國於例外已為事實所不許了。

列寧底偉大處正是在於他不是書獃子，他知道吸取馬克思主義底精髓，由這精髓中再去向前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意見。

同志們，在帝國主義前期，在壟斷資本主義前期，對單獨一國革命勝利問題的觀察，就是如此。

二 列寧主義呢？還是托洛茨基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能真正應用馬克思底分析法來說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新的最後的階段，用新的眼光提出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有獲得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這個

問題並給這個問題以肯定的解決的，列寧算是第一個。我之所以這樣說，乃是根據列寧底『帝國主義』這本小冊子，他的『論歐洲聯邦口號』這篇論文（一九一五年出版）；我之所以這樣說，乃是根據托洛茨基與列寧對於『歐洲或全世界聯邦』這個口號的爭辯。當時，列寧就第一次提出了在單獨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問題。

列寧在他這篇論文上寫道：

『把「世界聯邦」這個口號看成一個獨立的口號，這是不正確的：第一，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混成一片；第二，因為它會產生一種錯誤的見解，說在一國內不能得到社會主義勝利，並要曲解這一國與其他各國的關係這一些問題。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因此，首先在幾個資本主義國，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裏，也有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在這一國裏，勝利的無產階級要沒收資本家底財產，組織自己社會主義的生產，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世界；並吸引別國的被壓迫的階級，推動他們作反抗資本家的暴動，在必要時期又須以軍事的力量反對那裏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落後國家之間比較長期的苦戰，就不能使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頁）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

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能使

單獨一國有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這個規律究竟是甚麼一個東西呢？

列寧在敘述這個規律時，他是根據着下面的事實：舊的、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世界經濟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拚命爭奪領地、市場、原料等鬭爭中發展着；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把世界勢力範圍分割完盡；資本主義各國底發展是不平衡的，並不是順次或並行發展的，而是以突進方式發展的，即這一個先進國被排擠而落後，另一個新興國却捷足而先登，資本主義各國這種發展程序，必然要引起資本主義列強間為重分世界而發生的衝突和鬭爭；此種衝突和鬭爭，便使帝國主義底勢力減弱；因此，世界帝國主義陣綫就很容易在這幾國或那幾國裏面衝破；因此，在單獨一國裏社會主義是完全能夠勝利的。

誰都知道的：在不久以前，英國較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列強都要先進。同樣，你們又知道：後來，德國超過了英國，要求得到『日光之下的地盤』；就是說，要從他國，特別是從英國手裏奪取地盤。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由此種情勢造成的，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現在，當帝國主義戰爭告終以後，美國又急驅先進，不僅駕英國而上之，即其他歐洲各國亦被擠而落後。此種情勢之必然形成新的大衝突和大戰爭，是再也沒有什麼疑義的了。

帝國主義戰綫因歐戰而在俄國衝破，此種事實即是告訴我們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中，帝國主義戰綫底

鎖鍊將被衝破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而是在此種鎖鍊比較薄弱的地方，在無產階級得到真正同盟者（如農民）作反帝國主義鬭爭（如在俄國）的地方。將來，帝國主義戰綫底鎖鍊，將在印度那樣的國家裏面衝突，這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印度無產階級有一個偉大的革命解放運動作為自己强有力的同盟者。

關於在單獨一國裏社會主義能夠得到勝利這個問題，列寧首先就和托洛茨基爭辯過，也像他和社會民主黨爭辯過一樣。

托洛茨基對列寧說及在單獨一國內社會主義能夠獲得勝利的那些論文，怎樣反駁的呢？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五年反駁列寧的話：

『用以反對「國際聯邦」口號所根據的唯一的及稍有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已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那時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是布爾塞維克底中央機關報，我們在上面所引證的列寧這篇文章，曾登載於此報。——斯大林註）上發揮出來了。那個報上這樣說：「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絕對的規律。」，「社會民主黨」從這裏就得到一個結論：在單獨一國裏社會主義有勝利的可能。因此，就用不着以建立「歐洲聯邦」來約束某國無產階級的專政。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這確是一種無可爭辯的意見。但這種不平衡性本身，也是極不平衡的。英、奧、德、法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

度是各不一樣的。若是同亞、非兩洲比較起來，則他們已經可以說是到了社會革命成熟時期的資本主義「歐洲」了。這裏，任何一國在自己的鬭爭中不應該「等待」他國，這一個原理是值得而且必須重複說明的，以使那些同時並進的國際行動精神，不至於被坐觀風勢而無所動作的思想所代替。不要等待別人，在一國範圍內，我們開始並且繼續鬭爭，因為完全相信發端，將能給他國鬭爭以一種推動。如果這個推動他國的作用我們的沒有實現，那末，以為革命的俄羅斯能够在守舊的歐洲面前立得住腳，或是以為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够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保得住孤立自在的地位，那是一種無希望的空想，歷史經驗和理論推究都在證明這祇是一種無希望的空想。」（見『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編，第八九——九〇頁）

這是托氏一九一五年在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上所寫的，此後那篇論文又以『和平綱領』這個題目翻印在『托洛茨基文集』上面（一九一七年八月出版）

你們都看得出，在上面所引的列寧與托洛茨基兩人底話裏面，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提綱相互對峙着。列寧認為在單獨一國內獲得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祇要無產階級能奪得政權，它不僅能够堅持到底，並且能够向前進行，沒收資本家底財產，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準備切實幫助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而托洛茨基却是相反，他以為：無產階級如在單獨一國內得到了革命勝利，而不能在

短期間內引起他國革命的勝利，那末，勝利國的無產階級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更無須講到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了）。因為照托氏底說法，誰以為俄國革命的政權能够在守舊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脚，就等於做夢呢！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場。在列寧看來，以為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就成了一種最積極的發動力，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向前幫助他國無產階級。在托洛茨基看來，剛是相反，他以為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就成了一種半生半死力量，需要立刻得到其他各國社會主義勝利之幫助，覺得自己是處在『四面楚歌』的危急包圍中，馬上就要喪失政權。那末，若是他國革命不能立刻勝利，又將怎樣辦呢？那時候，就須放棄我們的聲）工錯作了。（座中喊聲：『還要躲到森林中去哩！』）不，還要躲到森林中去。（座中笑）

有人會要說：列寧與托洛茨基意見的分歧，是一件過去的事實，以後在工作過程中此種分歧會降至最小限度甚至於完全消滅。是的，這是可能的，它能降至最小限度甚至於完全消滅的，但是事實上它沒有降至最小限度，又沒有完全消滅。剛是相反，此種分歧一直到列寧臨終以前，繼續存在着，它到現在還是存在着，這都是你們親眼看見的事實。剛是相反，我以為：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托洛茨基意見的分歧，是時刻存在的。所以列寧與托洛茨基兩人之間針鋒相對的文章，都是前後相符而發表的；他們兩人之間不露名不露面的暗鬪，總是時刻繼續的。舉幾件事

實來證明罷：

當一九二〇年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又更具體地提出了在單獨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可能這個問題，關於可以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的問題。你們還記得，在一九二一年頒佈新經濟政策時，我們黨內有一部份同志，尤其是『工人反對派』，責難列寧，說他實行新經濟政策是離開了社會主義的路綫。列寧在他自己的演說詞和論文中，很明白地回答說：實行新經濟政策，並沒有離開了我們的路綫，却在新的條件下繼續我們的路綫，『聯合農民』，使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見列寧『論糧食稅』及其他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論文）

一九二二年一月，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序文中，對這問題作了一個答覆。他說：在蘇聯和農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這簡直是一種夢想；因為在西方無產階級未得到勝利以前，蘇聯底生命將在工農互相衝突中發生危險。

托洛茨基在他那篇序文中說：

『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不僅要和那些在第一時期幫它進行革命的一切資產階級份子發生衝突，而且要和那些幫它奪取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衝突；落後國工人政府和佔人民絕對多數的農民羣衆中間，存在着一种劇烈矛盾，這個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裏，祇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舞台上才能解決。』（見托

洛茨基一九二二年所著：『一九〇五』年序文)

你們從這裏，又可以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相互峙着。在列寧看來：由工人階級領導農民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可能的；而在托洛茨基，則認為恰巧相反，根據他的意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共同建設社會經濟基礎，是一種夢想；因為我國政治生命，是處在工農互相仇視的衝突中；此種衝突，祇有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決。

其次，在一九二二年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列寧又重新提到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他說：

『現在社會主義已經不是一個遠在將來的問題了，已經不是一種抽象的圖畫或虛幻的偶像了。說到虛幻的偶像，那我們照舊還是厭惡它的。我們已經把社會主義放在日常生活中了，我們在這裏必須加以研究。這就是我們目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現代的事業。末了恕我講一句十分自信的話：不管這種任務怎樣困難，雖則它和我們的舊任務比較起來是一種很新的任務，雖則它能給我們造下很多困難，可是它却未曾使我們灰心：我們是能夠共同解決這個空前未有的任務的；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我們無論如何是能夠解決這個任務的。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將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〇八頁)

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二二年付印的『和平綱領』序文

中，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一個相當的答覆，或者說，對於我們上面所引證的他那一段話，曾有一個適當的說明，他說：

『在有些讀者看來：似乎在『和平綱領』中幾番說明的意見，說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中得勝勝利這個意見，已由蘇聯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了。可是，此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在單獨一國內，在一個落後國內，工人政權能堅持着而反對整個世界，這種事實，是證明無產階級有無限量的力量，而在其他比較更先進的文明國內，這種力量將能更作出一種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業。但是，照政治的和軍事方面說來，我們這一國固然還是保持着，可是，我們還未曾進入而且還沒有走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路上……在其餘歐洲各國裏，直到現在還是資產階級操縱政權，爲了戰勝經濟上的孤立，我們不得不和資本主義世界締結協商；然而我敢深信，此種協商就在最順適的時機中，也祇能調劑此種或彼種經濟的傷痕，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改善，至於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的發展，還是祇有在歐洲各主要國裏無產階級得到勝利後，才有可能的。』（見『託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編，第七二——九三頁）

這裏，你們又看得出列寧和托洛茨基兩種互相對立的意見。列寧以爲我們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建設社會主義。雖則有許多困難，我們却有使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成爲社會

主義俄羅斯的可能；而托洛茨基却認為完全相反，他說：我們不但不能使現在的俄國成為社會主義的俄國，而且在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尚未得到勝利以前，我們並沒有真正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

最後列寧同志在他臨死之前寫了『關於合作制』與『論我們的革命』（這是反駁沙漢諾夫而作的）兩篇文章，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政治遺囑。此種論文之令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於他重新提出了我們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問題，同時，他這裏對這個問題所下的結論，使我們沒有半點懷疑的餘地。

他在『論我們的革命』裏面說道：

『…他們（指第二國際英雄們。——斯大林註）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了一種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說我們還沒有進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如他們中間各種『學者』先生們所說的）。但他們不曾自問一下：難道一個沒有其他出路的民族，碰着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形成的革命形勢，不能進行鬭爭，來奪得一種比較特殊的條件，發展自己的文明麼？…

如果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綫（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斷定這個『文化水平綫』究竟要達到甚麼程度），那末，我們為甚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方法奪取一種可以養成這個水平綫的條件，然後再在工農政權與蘇維埃制度基礎上追上其他民族呢！…

你們說：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文化。好極了。但我們爲什麼不能夠先將地主與資本家驅逐出境，造成發展文化的條件，然後開始向社會主義大步推進呢？你們在那幾種書上念過，說在一般的歷史的階段中不許有而且不能有這一樣的變化？』（『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編，第一一八——一二〇頁）列寧在『關於合作制』裏面說道：

『實際上，國家政權是操縱着一切大規模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這個國家政權，並與成千百萬農民羣衆緊密聯合着，保持它對農民的領導地位等等：難道這些還不是表示我們所需要一切的條件已經具備了，使我們可以經過合作化，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化（昔日把它看作是商業合作，即使現在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從某方面看來，也可說是商業合作）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麼？這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完成，可是這已經是完成這種建設的必要與充分的條件了。』（『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編，第一四〇頁）

因此，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之可能這個基本問題上，有兩條相互對立的路綫。同志們，你們要知道，所謂在我國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就是說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能夠戰勝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這兩條路綫就是列寧和列寧主義底路綫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底路綫。列

寧主義是用肯定的口氣決定這個問題；而托洛茨基主義却是相反，它否認根據我們革命底內部力量而得到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如果第一條路綫是我們黨底路綫，那末第二條便是接近社會民主黨觀點的路綫了。

所以，我們在論反對派聯盟的提綱草案中，說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便是因為這個緣故。

從這裏發生一種萬分真確的事實，就是說，我們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它不僅是世界革命底信號、發動力和出發點，而且是在我國建設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須的充分的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戰勝我國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成份，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我國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但是我們能不能稱它是完成的和最終的勝利呢？不，不能這樣稱它。我們能够戰勝國內的資本家，我們能够建設社會主義，並能完成這個建設；但是還不是說我們就能够担保無產階級專政國已經免去外來的危險、帝國主義干涉及舊制度復辟的危險。我們不是住在孤島內，我們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各國工人羣衆革命化，這種情形不能不引起資本主義世界仇視的惡感。如果以為資本主義世界會很冷淡地坐視我們在經濟上的勝利——足以使全世界工人階級革命化的勝利，這就未免是一種空想。

所以，我們正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在他國無產階

級還沒有得到勝利以前，我們不能認爲自己的勝利是最終的勝利；無論我們在建設中能得到怎樣偉大的成績，但我們還是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國免去外來的危險。所以，要得完全的勝利，要得到最終的成功，首先就需要以社會主義的包圍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包圍，需要幾國無產階級得到勝利。祇在那時候，才能說蘇聯勝利是完全的最終的勝利。

因此我們不能把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看成閉關主義、自滿自足的事業，而要看作是他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基礎、工具及道路。

所以列寧同志說：

『我們不僅處在一個國家內，我們又處在許多國家系統內。要蘇聯能與帝國主義各國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其結果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你活我死。在兩者生死未決以前，蘇聯與資產階級各國間的決鬥是不免的。這就是說，處在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如是要統治下去非得在軍事組織上表示它的統治力量不可。』（『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〇二頁）

從此可見軍事干涉的危險是存在的，而且還要存在得很久很久。至於資本家現在能不能採取嚴重的干涉手段向蘇聯進攻，這却是另一個問題。這還是一個問題。這是要看資本主義各國工人底活動及其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同情與傾向社會主義工作的程度若何而定。目前，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還不能以反抗本國資本家的革命運動

來幫助我們的革命，這是一個事實。同時，資本家不能鼓動『自己的』工人羣衆向蘇聯宣戰，這也是一個事實。目前，資本主義要冒險同無產階級專政國鬭爭，如果沒有工人參加，他就不免要碰着送死的危險。關於這一點，來到蘇聯考察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工人代表們說得很多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對於蘇聯共和國的同情，也是說明這一件事實的明證。我們現在的國際地位，也就是建築在這個同情之上。若是沒有他們的同情，我們或許已經碰到無數次的新干涉來破壞我們建設的工作，再也沒有『生聚休養』的機會了。

但是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不能用武力干涉來向蘇聯進攻，這還不是說它永遠不來干涉我們了。

資產階級無時不在『臥薪嘗胆』，採取種種手段減弱我們的國際地位，造成實行武裝干涉的基礎。因此，武裝干涉的嘗試以及與此種嘗試聯繫着的復辟危險，都不是一種例外的事。

所以列寧說得非常之對：

『目前，蘇聯共和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的孤立國，如果，以爲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危險了，這簡直是夢想，是烏託邦。當然，根本的衝突存在一天，則危險也跟着存在一天，避免這些危險是沒有可能的。』（『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〇八——四〇九頁）

所以列寧說：

『祇有在國際規模上，祇有與他國工人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終的勝利。』（『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八九頁）

那末，究竟什麼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呢？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要建設成功社會主義須得在革命的內力上掃除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

什麼是我國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呢？

這就是說，至少要有幾個資本主義國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要在幾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基礎上，造成一種可以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保障。

如果單獨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即征服一國內部的矛盾，完全能够由單獨一國（當然是指蘇聯）來解決；那末，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即解決社會主義國與各資本主義國間外部的矛盾，就祇有用幾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底力量才能解決了。

誰把這兩種矛盾混在一起，則他不是沒有期望的糊塗蟲，便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三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

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國際形勢、資本主義穩定和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決議案中，第一次把這個路線正式表現出來了。我以為在我們的黨史中，這個決議案是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之一，這不僅因為它是根據列寧主義路線來解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明證，而且是因為它能直接宣告托洛茨基主義底罪狀。我以為必須指出這個決議

案底重要點。而最有趣的，就是這個決議案，正是根據季諾維埃夫底報告所通過的。（全場譁動）

在這個決議案中，關於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有下面一段話：

『一般地說，在一國內得到社會主義底勝利（非指最終的勝利），完全是可能的。』

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問題，議決案裏說：

『在兩種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面前，常會引起資本主義底封鎖恐嚇、其他各種經濟壓迫、武裝干涉和復辟陰謀。祇有在其他幾國社會主義革命得到勝利，才是社會主義獲得最終勝利的唯一保障，是消滅復辟運動的保障。』

決議案對於建設成功完全的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問題，有下面一段話：

『從這裏，不至絕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在俄國這般落後國裏，如沒有技術先進各國「國家的幫助」（托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主要部份，就是認為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的發展，「祇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內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之後才有可能」。』（這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所說的話）他這種肯定，祇是使現在蘇聯無產階級走向聽天由命的消極方面去。列寧對於這個理論加以反駁說：『他們（指第二國際英雄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了一種一成不變的『金科

玉律』，說我們還沒有進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對蘇漢諾夫的批評」）』（參閱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案『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時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底任務』）

我以爲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案底根本要點，無須加以解釋了。再不能比它說得更明顯、更肯定了。我們對於此種議決案最宜加以注意的地方，就是決議案把托洛茨基主義與蘇漢諾夫主義看作兩個不相上下的東西，什麼是蘇漢諾夫主義呢？我們可以從列寧反駁蘇漢諾夫的名著中看得出蘇漢諾夫主義是社會民主黨與孟塞維主義底變相。這裏我們應該特別要注意這一點，因爲這樣，我們才能了解擁護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案的季諾維埃夫爲什麼分裂出去，而採納托洛茨基底觀點與他共同勾結在一個聯盟裏。

在國際形勢的估量方面，決議案指出兩種脫黨路線的傾向，兩種足以危害於黨的傾向。

決議案關於這種危險寫道：

『在我們目前的國際環境中，可以發生兩種危險：第一種就是消極的傾向，這是因爲過分估計了資本主義底穩定，世界革命底延滯，而不肯努力地、系統地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第二，是民族狹隘主義傾向，他們忘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責任，不自覺地輕視了蘇聯日益發展的（雖則是發展得很慢）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互相關係，而又不知道不僅世界革

命運動需要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底存在、鞏固與發展，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也需要世界無產階級底援助。』（參閱聯共第十四代表會議決議案：『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時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底任務』）

我們在這一段話中看得出，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講的第一個傾向，是指那些不信任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傾向，此種傾向，在托洛茨基派裏最爲普遍；至於第二個傾向，是指那些忘了我國革命底國際性質的傾向，此種傾向，在外交界中最爲普遍，他們有時要在附屬國中奪取『勢力範圍』。

全黨與中央委員會，對走向這兩種傾向的危險宣佈了激烈的鬭爭。

事實就是這樣。

季諾維埃夫在他特別的報告中，原是擁護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案的人，後來却離開了這個決議底列寧主義路線，這是什麼一回事？自他脫離列寧主義後又在黨的會議上拿民族狹隘主義這個罪狀來誣衊我們的黨，這又是什麼一回事。關於這種光怪陸離的把戲，我現在要在你們面前說個明白。

四 『新反對派』轉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過程

關於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現時的新反對派領袖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與中央發生紛歧的意見，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前夜就用公開的形式發表了。在中央委員會政治

局於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前夜所開的會議中，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企圖用自己的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此種觀點與黨的路綫是絕對沒有共同的地方，而實際却與蘇漢諾夫處在同一的地位。

聯共莫斯科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即經過七個月後）答覆列寧格勒上層份子底聲明書時關於這個問題寫道：

『不久以前，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在政治局裏面固持一種意見，說我們得不到世界革命的援助，即不能解決內部技術與經濟落後的困難。我們與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同志認為我們能够建設社會主義，雖則有技術落後的困難，我們終能够把它建設起來，我們以為此種建設當然比較在世界革命已經勝利的條件下進行得遲緩，但無論如何我們是在前進，而且我們還要繼續前進呢。同時，我們敢說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底觀點，是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與同它攜手同行的農民羣衆底內部的力量。我們敢說，他們是離開列寧主義的立場了。』

同志們！我要指出的，就是，對莫斯科委員會這個意見（曾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開幕日在『真理報』上發表），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甚至於沒有立意反駁，也就是說他們默認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的責難是與他們的實際行動相符合的。

就在這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中，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

夫對於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正式承認黨的路綫是正確的。他們因為自己的觀點在中央委員會中找不到同情的人，乃至不得不承認黨的正确路綫。不僅如此，季諾維埃夫尙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中擁護這次大會的有名的決議案——發揮黨的路綫的議決案。但是，往後的事實却證明：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祇是在形式上、表面上擁護黨的路綫，實際上他們還是站在自己的觀點上的。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季諾維埃夫所發表的『列寧主義』這一本書，是把那擁護聯共大會路綫的季諾維埃夫與脫離聯共路綫、反對列寧主義、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的季諾維埃夫分截爲兩人了。

季諾維埃夫在他的書中說：

『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至少是要：（一）消滅階級；（二）消滅一階級底專政，即是說消滅無產階級專政……。爲要更加明瞭說明一九二五年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底眞象起見，我們要把兩件事情分別清楚：（一）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在一國範圍內有此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當然是一件意料中的事；（二）社會主義澈底建設成功與鞏固，即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參閱季諾維埃夫：『列寧主義』，第二九一——二九三頁）

你們會看到，這裏都是些顛倒黑白的說話。根據季諾維埃夫底意見，所謂勝利，即在單獨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指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不是指完成社會主義

建設的可能性。明知不能完成建設，而去建設，這就是季諾維埃夫所謂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大笑）至於說到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問題，他却把這個問題與最後勝利的問題混爲一談，這樣，正是表示他完全不了解蘇聯社會主義勝利這一個問題。明知不能建設成功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又主張建設它。季諾維埃夫竟糊塗到這個地步。

不用說，這種立場與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基本路線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這種立場是完全違背國際主義底基礎，因爲他要減弱我國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同時又阻止他國革命的發展，這也是不必贅說的。這種立場，就是與托洛茨基主義底理論構手的立場。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季諾維埃夫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所講的話，也應該來說幾句。下面就是他批評亞可列夫的話：

『你們看，亞可列夫同志最近在古爾省大會中所講的是什麼，亞同志首先問道：「我們在單獨一國、在資本主義敵人包圍之下，能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說：「根據上面所講的一切我們可以直接了當地說，我們不僅建設社會主義而又要完成建設它，雖然在目前我們是世界上一個孤立無二的蘇維埃國家。」（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古爾真理報』）難道這種問題底提法是列寧主義的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底玩具嗎？」（季諾維埃夫在第十四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結論）

這樣一來，於是在基本上擁護黨與列寧主義的亞可列夫，就被認為是民族狹隘主義者了。那末，誰擁護黨的路綫，擁護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誰就陷入民族狹隘主義了。這就叫作荒唐之極。季諾維埃夫所玩把戲底內幕，就是這樣。他用譏笑的態度，用民族狹隘主義這個罪狀誣蔑一切列寧主義者。用這種譏笑式的誣蔑，去掩蓋自己脫離列寧主義而落入托洛茨基主義的真相。

因此，我們在論反對派聯盟的提綱上說，新反對派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或者是在我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個根本問題上，已經走到托洛茨基主義那方面去了，而這個估計當然是千真萬確的。

在表面上看來，加米業夫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稍微特別些，這一點，我們在此地也可看得出。加米業夫違反着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及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聲明完全同意黨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路綫，這本來是一個事實。但是，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始終還是沒有真正接受加米業夫底聲明，不相信他口頭上的說法，而在對中央報告的決議案中，並把他列入脫離列寧主義的那派人裏面。爲甚麼？因爲加米業夫不願意而且認爲不必用事實來證明他同意於黨路綫的聲明。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聲明，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與那些反對黨路綫的人脫離關係。在黨史中，曾有過許多這樣的例子：有些人在口頭上聲明同意於黨的路綫，而同時在政治上却繼續對那些反黨的人表示親密。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時

常說，黨路線底這種『同志』，比較自己的敵人還要壞些。大家都知道，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托洛茨基再三表示他同情與信仰國際主義原則，但列寧當時却把他叫作『社會愛國主義底走狗』。爲甚麼？因爲托洛茨基在口頭上雖然表示同情於國際主義，可是同時他却不願意與考茨基、馬爾託夫、波特勒索夫、舍支這般人脫離關係。而列寧當時自然是完全對的。你如果希望別人真正接受你的聲明，那末你就得用事實來證明你的聲明，就得斷絕你和反黨份子的政治上的關係。

所以，我認爲我們不能真正接受加米業夫關於同意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路線的聲明，因爲他不願意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說話，因爲他照舊還是與托洛茨基派結合着。

五 托洛茨基、斯密格、拉狄克等底含糊回答

他們可以這樣說：就算你這些說話都是對的罷。但是否也有這樣的根據和理由，來證明反對派聯盟領袖們已離開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而回到列寧主義方面來呢？這裏有托洛茨基著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呢』這一本書。難道這本書不是表示托洛茨基已改正了他原則上的錯誤嗎？有些人甚至於認爲托洛茨基在這本書中已經真正改正了他原則上的錯誤，或者正在努力改正這些錯誤。我是一個不肯迷信上帝的人，我實在不敢信仰這一點；（笑聲）而且，我認爲非常可惜的，就是他們這些設想並不符合於事實。

請你們看看托洛茨基著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呢』書中最顯著的一段罷：

『國家計劃局公佈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蘇聯國民經濟「統制」數字底結算表。這些故事是表演得很乾燥無味、官僚氣的。但是，在這些乾燥無味的統計表以及幾乎同樣乾燥無味的附註中，却湧現出一種慶祝社會主義發展的奇妙的、有歷史意義的音樂。』（節錄托洛茨基著：『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呢』）

慶祝社會主義發展的奇妙的音樂，這是甚麼意思呢？如果在這段『極妙的』話裏面稍微有點意義，那末這意義究竟是甚麼呢？在這段裏面，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是否有一點明白答覆底影子呢？至於慶祝社會主義發展的有歷史意義的音樂，則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推翻資產階級時就已經奏演過了；我們在一九二二年打退帝國主義武裝干涉者時就已經奏演過了。因為在一九一七年推翻資產階級及打退武裝干涉者時，我們已向全世界指出許多奇妙的事實，證明蘇聯社會主義發展底力量與迫力。但這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可能問題，有沒有而且能不能有任何關係呢？托洛茨基說：我們可以向社會主義走。可是我們是否能夠走到社會主義呢？——問題就在這裏。知道走不到社會主義而瞎走，這豈非愚笨之至嗎？同志們！托洛茨基這些暢談音樂的『趣』話，並不是回答問題，而是辯護式的附帶條件與『動聽地』躲避問題。（座中喊聲：『對

呀』！)

我以為，托洛茨基這個奇妙動聽的說法，正和他過去在『新方針』裏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且靜聽他所下的定義罷：

『列寧主義是一個革命行動底系統，它具備有一種革命的感覺性——由思索與實驗所養成的感覺性。這個感覺性在社會行動方面所佔的地位，也如體力勞動中的筋肉感覺一樣。』（見托洛茨基著：『新方針』）

列寧主義正如體力勞動中的筋肉感覺一樣。難道這不是空前未有的高明的創見嗎？他所說的，你們懂了一點嗎？（笑聲）他這些話，果然漂亮、動聽，甚至於奇妙之至。這裏祇是缺少一件『小事』，即沒有給列寧主義下一個簡單的、人間的定義。

在論到托洛茨基時，列寧曾經寫了一種苦中真理的話。列寧在寫這種話時，恰巧就是居心於指摘托洛茨基這些動聽的詞調。比方，列寧曾說：

『不能說一切發光的都是黃金。托洛茨基口中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可是骨子裏却「空空如也」。正像一幅繡花枕頭，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編，第四四九頁）

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呢』，這本著作底內容，原來就是如此。

至關於一九二五年以後托洛茨基底思想，那我們可以

拿一九二六年九月托洛茨基等簽字發表的文件來考察。這個文件肯定證明：托洛茨基照舊還是站在自己的、為黨所排斥了的觀點之上。我所指的這個文件，就是托洛茨基給反對派們的信。

信上寫道：

『列寧格勒的反對派曾經按時號召全黨同志注意下列危險的現象：抹殺農村分化，富農滋長起來了，富農對散漫經濟過程以及蘇維埃政權政策影響滋長起來了；在黨本身之內，由布哈林領導，形成了一個理論上的派別，這是國民經濟中小資產階級散漫性底反映。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堅決地反對了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理論正是民族狹隘主義在理論上的辯護…』（着重點是斯大林加上的。見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至十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底記錄）

在托洛茨基簽名發表的這個文件裏，暴露出反對派一切行動的祕密：新反對派呢，已經脫離列寧主義而走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托洛茨基本人呢，照舊還是完全站在舊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立場上。

那末，反對派聯盟其他領袖，如斯密格、拉狄克等這般人又是怎樣呢？我以為這幾位，也是反對派聯盟底領袖。誰能證明斯密格、拉狄克不是反對派聯盟底領袖呢？他們怎樣估計黨及列寧主義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立場呢？比方，一九二六年九月，斯密格在共產學院中說道：

『我認爲，他（指布哈林。——斯大林註）完全是成了恢復主義底俘虜；他以爲我國經濟落後之不能成爲在俄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是一件早已證明的定理…。我則以爲，我們無條件地是要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可是現在要問：恢復時期是否給了你們一個根據，去審查與修改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底核心——在一個技術落後國裏是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呢？』（着重點是斯大林加上的。見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共產學院討論統制數字時，斯密格底發言）

在這裏，你們可以看到一個與蘇漢諾夫先生在我國革命性質及前途問題上的立場完全相合的立場。斯密格底立場完全與我稱作社會民主黨傾向的托洛茨基立場相符合，這難道不完全對嗎？（座中喊聲：『對呀！』）可不可以說，反對派聯盟要對斯密格這種發言負責呢？可以而且應當。在反對派聯盟中，有沒有一個人出來與斯密格底立場截然分開呢？沒有一個人，正是相反，它們都是極力獎勵斯密格在共產學院裏的說話。

又拿反對派另外一個領袖拉狄克來說罷。拉狄克與斯密格兩人同時在共產學院裏發表過意見，兩人呼兄喚弟，互相吹噓捧場。在我們這裏有許多文件，可以證明拉狄克果然譏笑過在一國以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他把這個理論叫作『在一縣內』建設社會主義論，甚至是『在一條街內』而建設社會主義論。當座中有同志質問他，斷定

這是列寧式的理論時，他却回答道：

『你們讀列寧主義讀得太壞了；如果，列寧還未去世，那他就會對你們說：你們所講的，正是謝德林式的思想。在謝德林地方土豪中，有一位獨出的土豪，他公然想在一縣以內建設自由主義。』（見拉狄克在共產學院內的發言）

你們除把拉狄克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所取的這種庸俗的自由派的譏笑態度，叫作他與列寧主義的完全分家以外，還有其他的話可說嗎？對於拉狄克這種卑污行爲，反對派聯盟是否應該負責呢？無條件的是要負責的。它們爲甚麼不和他截然分開呢？因爲，反對派聯盟不願意回復到列寧主義方面來。

六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問題有左右一切的意義別人能够這樣發問：爲甚麼要爭論十月革命底性質與前途這些問題？爭論在將來會發生甚麼或在將來可以發生些甚麼，這到底有甚麼意思呢？把此種爭論丟開而去幹實際工作，這不比較更好麼？

同志們！我以爲，此種問題底提法是根本錯誤的，因爲它同列寧主義絕對沒有相同的地方。

我們如果不知道需要往那裏去，不知道行動底目標，我們即不能向前移動一步。沒有前途，沒有這樣的信心，——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可以完成這個建設，我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沒有明顯的前途，沒有明顯的目的，黨就不能領導建設的工作。我們不能用伯因斯

坦底藥方延長自己的壽命，他說：『活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什麼的。』反之，我們是革命者，應該使自己的運動和實際工作隸屬在無產階級建設底基本階級目標之下。如果不是這樣，就必然要落入機會主義的深淵而不能自救。

其次。沒有很明顯的建設前途，沒有完成建設的信心，工人階級決不能自覺地參加建設的工作，不能自覺地領導農民。若果連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都沒有，那末要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也是不可能的。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誰還願意去建設。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就必然要減弱無產階級進行建設的意志。

復次。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之減弱，就必然要引起吾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之滋長。因為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表示戰勝吾國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成份。工人階級中有了墮落的、失敗主義的情緒，就不能不加強資本主義成份企圖恢復舊制度的希望。

誰忽視吾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底左右全局的意義，誰就幫助了吾國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成份，誰就培養了資本主義的成份。

最後，由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意志底減弱，即是阻止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便不能不阻礙世界革命之發展。我們不要忘記，全世界無產階級正在注視我國的經濟的建設，注視我們在此戰綫上所得到的成績，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鬭爭中獲得勝利，希望我們能夠完成社會主

義的建設。無數量的工人代表，從西歐跑到我們這裏來，考察我們所有建設的一切，他們說，我們在建設這一條戰綫上所進行的鬭爭有偉大的世界意義，有使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意義。誰想抹煞吾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前途，他就必然要打消世界無產階級對於我們勝利的希望。誰想打消他們的希望，他即丟掉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基本要求。列寧曾經幾千幾百次重複了以下的話，而他這段話是萬分正確的：

『我們現在的經濟政策，就是我們給世界革命的主要幫助。大家、全世界勞苦羣衆（沒有一個是例外，而且沒有絲毫誇張）都在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帶有偉大的國際的意義。我們如果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末，我們也許就要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最後的勝利（斯大林加點），因此，經濟問題對我們有絕對特別重大的意義。我們要慢慢地、漸漸地取得勝利，不要太快，但要勇往直前，毫不畏縮。』（『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八二頁）

因此，我認爲：我們對於吾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問題的爭論，是有極重要的意義；因爲，我們工作底前途問題以及這工作在最近期內的基本方針問題，都要在這個爭論中得到解決。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問題之所以有第一等意義，其原因就在這裏。

七 反對派聯盟底政治前途

從反對派所有關於我們革命性質與前途的根本錯誤中，便產生出它們的政治前途。

因為世界革命既然遲延下去，而反對派對於我們革命內部的力量，又缺乏信任，所以擺在它們面前的，祇有兩個前途：

或是，黨與國家『日益蛻化』，共產主義底優秀份子（即反對派份子）實際上退出政權，由這些優秀份子組織一個新的『純粹無產階級的』政黨來和官場的『不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對立（這是奧索夫斯基底路）。

或是觸目心傷，忍耐不住，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件事實，在內政（即是超工業化）與外交（極左的詞調）方面，採取『超人的』、『英雄的』突進步驟。

我以為，在這許多反對派份子中，要以奧索夫斯基為最勇敢、最有胆量的一個。若是反對派都有充分的胆量和澈底性，他們一定也會踏上奧索夫斯基所走的路。但是，反對派沒有這種澈底性和胆量，他們祇能走上第二條路，祇能走上『超人的』突進及與客觀事變過程去『拚命』的道路。

因此，他們就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提出退出西歐職工會這個口號，要求解散英俄委員會，要求在半年以內使我國工業化。

因此，反對派便採取了冒險的政策。

因此反對派所有關於在我國超過農民的理論（即托洛

茨基主義），對於我國工業化，就有特殊的意義；同樣，他們關於在西歐超過反動工會的理論（特別是在英國罷工時），也是有特殊的意義。

反對派想：假使黨有了正確的路線，那末，就可以使黨馬上成爲羣衆的黨，就可以馬上統率羣衆作堅決的鬭爭。反對派不知道：這樣觀察領導羣衆問題，是和列寧主義的立場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一九一七年春，列寧所寫的關於蘇維埃革命的四月提綱是否對的？是對的。在當時列寧爲什麼不號召立刻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呢？那時在我們的黨內，有一批極左的份子提出立刻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口號，列寧爲什麼在那時候與他們鬭爭呢？因爲列寧知道，爲要完成革命，僅僅一個正確路綫是不足够的。因爲列寧知道：要完成革命，還必須具備另一個條件，即廣大的工人羣衆能根據自己的經驗而相信到黨的路綫是正確的。但是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時間，需要黨在羣衆中不斷努力工作，使羣衆深信黨所進行的路綫是一條正確的路綫。

因此，列寧在革命的四月提綱中提出在羣衆中進行『耐心宣傳』的口號，使羣衆深信黨底路綫之正確。我們做了八個月耐心的工作。而這八個月革命的時間，這八個月，至少要等於通常憲政時期中的幾個年頭。我們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是因爲我們能夠了解：黨底正確路綫是一回事，而羣衆認識了這個正確路綫，又是一回事。『騰雲駕空的』反對派英雄們不了解這一點，而且也不願意了

解這一點。

在英國罷工時期，英國共產黨底政策的是否正確呢？是的，在基本上它是正確的。那末，它爲什麼不能夠立刻奪得整千百萬的工人羣衆呢？因爲它沒有而且不能在短期間說服羣衆使他們相信黨底路線是正確的路線。又因爲黨底正確路線，要使羣衆加以信任，必須需要相當長的期間，有一個相當的距離；在這期間中，黨應進行耐苦的工作，使羣衆深信它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這樣一個距離，是不可跳過的。認爲這可以跳過這個距離，就未免愚不可及。祇有在羣衆中耐苦進行政治的訓練工作，才能渡過這個距離。

列寧主義此種領導羣衆的初步真理，反對派聯盟都弄不清楚，要找取他們政治錯誤底根源，就該從這裏着手。

托洛茨基這種『騰雲駕空』政策底範本，說來非常之多。比方托洛茨基曾經說道：

『因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特殊的環境，俄國無產階級居然取得了政權，並遇着世界反動勢力有組織的仇視，遇着全世界無產階級作有組織的幫助的準備。當俄國農民離開工人階級時，孤身無援的工人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會被反革命的力量所推翻。此時，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統治底命運，即整個俄國革命底命運，都和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底命運聯接起來。它應將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特殊情况所給它的國家的政治統治力量，移到全世界資本主義世界階級鬭爭的舞台

上面來。它手中拿着國家的政權，處在歐洲反動統治和俄國內部反革命勢力包圍之下，它必須在全世界兄弟們的面前，高喊出它那舊的口號：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呵！在這一次，這個口號將是最後決戰的吶喊。』（斯大林加點。托洛茨基：『總結與前途』，第二八五頁）

這樣看來，俄國的無產階級似乎是應該奪得政權，但奪得政權以後，它又須與農民破裂起來，而在它與農民破裂之後，它又須與世界資產階級、背後的反革命、面前的歐洲反動力量作最後的鬭爭，這就是托洛茨基底推論，不很可笑麼？

在托洛茨基這個『公式』裏，確有『動聽』的、『超人的』『趣』話，這或許是人所公認的。但這裏找不出一點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影子來，這裏祇有一套空的革命詞調，冒險主義政策，這也是無可疑義的。

同時，托洛茨基這個公式，恰是反對派聯盟目前一切政治前途底描寫和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結論罷了。這也是無可疑義的。

三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

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一切錯誤，就是從他們在十月革命底性質與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中發生出來的。

在講到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時，我指的便是下面幾個問題：經濟建設工作之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工業化問題；黨的機關問題與黨內『統制』問題等等。

黨底出發點，就是認為：本黨一般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是不能使工業與農業分開的，必須使這兩個基本經濟部門照着互相融合的方向發展，以至於綜合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

從這條路綫中。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這個方法要注意到努力改善勞動羣衆底物質生活，基本的農民羣衆也在其內，這些羣衆正是發展工業化的基礎。我所講的，正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方法，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因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就是要廣大勞動羣衆貧苦下去。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缺點呢？它的缺點，就是使工業化底利益與勞苦羣衆底利益互相衝突起來，使國內矛盾劇烈化，使整千萬的工農羣衆貧困下去，工業利潤不用來改善國內廣大羣衆底物質與精神生活，而是輸出國外，用來擴張國內外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優點呢？它有以下的優點：它使工業化底利益與基本勞苦羣衆底利益融合起來；它不是使羣衆貧困化而是改善羣衆底物質生活；它不是加緊國內的矛盾而是和緩與消滅國內的矛盾；它能不斷擴大國內的市場及其容量，於是就給工業化造下鞏固的內

『愈是經濟落後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國家，它欲進展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愈是需要向社會主義以前形式的經濟加緊剝削，藉以加增社會主義的積累……反之，如果愈是經濟和工業發展國家，它欲得到社會革命的勝利，則無產階級愈是需要減輕工業品與殖民地農產品間不等量的交換，就是說，減輕對殖民地的剝削，社會主義積累底重心，愈會轉移到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上面去，即建築在自己的工農業上面。』（見普列布拉仁斯基『社會主義積累底根本法則』，載『共產主義學院季刊』，第八期）

普列布拉仁斯基是落到工業利益與農民經濟利益絕對衝突的路綫——即落到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上去了，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我以為普列布拉仁斯基以『殖民地』看待農民經濟（也許他自己還不知道），企圖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中間建設相互的剝削關係，於是他就要破壞任何工業化底基礎。

我敢肯定說：此種政策與黨的政策——根據工農經濟合作而進行工業化的政策，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同樣，或者說，差不多也是這樣，托洛茨基生怕農村收成豐裕，以為收成豐裕會要危害到我國經濟的發展。下面就是他在四月全會上所講的話：

『在此種條件之下（托洛茨基講的就是目前生產不稱比例底條件。——斯大林註），收成豐裕，即是鄉村經濟剩餘商品之增多，不是加速經濟向社會主義

發展的因素，而是破壞我們的經濟，使城市與農村間、消費者與國家間關係惡化的因素。就實際上說，豐裕收成，在缺乏工業生產品時，就要使城市變成鄉村底尾巴。就政治上說，豐裕收成能引起農民反對對外貿易壟斷權，即反對社會主義的工業。』（見中央四月全會記錄，托洛茨基對李可夫底報告所提出的修正案）

把托洛茨基這種奇異的聲明來與列寧在商品貧乏時所說的話——『豐收是我國底救星』對照一下，便可知道托洛茨基這種聲明所包含的全部錯誤。

這裏，很明顯的，托洛茨基是不承認要發展我國工業化就必須逐漸改善農村勞動羣衆底物質生活。也祇有這樣，才能使工業化向前發展。

照托洛茨基底意見，似乎我國工業化必須經過幾個『歉收』才行。

從這裏，就產生了反對派各種實際的主張：抬高物價、向農民增加賦稅等等。所有這些主張，並不能鞏固工農中間經濟的合作，而是使之破裂；不是準備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中實行領導權的條件，而是破壞此種條件；不是使工業與農民經濟聯合起來，而是使之分裂。

現在要簡略地談到農民分化問題。反對派對於農民分化之加緊，異常吃驚，如臨大敵，這是誰都知道的。除了反對派外，再沒有人像他們那樣的大驚小怪地來觀察私人資本底滋長了。實際上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這就是第

一，正像李可夫所報告的一樣，農民的分化是發生在特殊形式之下，擴大在我國實際情形之下，不是消滅中農而是使中農在相當範圍內加力增長。因為土地國有、農民合作化以及我們的賦稅政策等等元素，不能不使農民的分化有一定的限度，受相當的限制；第二，這是最重要的，即私資滋長，必然要受我們工業發展所抵消，所超過；我們的工業發展，就要鞏固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底地位，給一切私人資本以致命的打擊。

但是，在新反對派看來，這些事情正如浮雲過目，不足重輕，它們祇是對鄉村私資滋長事實表示張惶失措，痛哭流涕。

我們現在把列寧對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引一段來給反對派看一看，也許不是沒有益處的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如果能够改善大生產，建設幾個大工廠，那我們就鞏固了無產階級底地位，那末小資產階級底散漫作用就是滋長起來，也沒有什麼可怕了。小資產階級與小資本底滋長並不可怕，而所可怕的就是貧困狀態（生產品缺乏）延長太久，就會使無產階級喪失元氣，無力對抗小資產階級散漫性的動搖。如果，大生產能向前發展，大生產能使生產品數量增加則無論小資產階級如何滋長，也不至於有什麼大的害處。』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章，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反對派同志們，是否也有一個時候能夠了解：他們對於農民分化與私人資本表示這樣張惶失措，就是他們懷疑我國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懷疑態度底另一方面。

關於反對派反對黨內機關和黨內『統制』問題，還要說幾句話。

實際上，反對派進行鬭爭以反對黨的機關——即反對黨的領導中心，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反對派這個鬭爭，結果終不免破壞黨的領導作用，使黨在改善國家機關、掃除國家機關內官僚份子和領導國家機關這些工作中，解除自己的武裝。

反對派向黨的『統制』進行鬭爭，將會發生那一種結果呢？結果會要破壞黨內鐵的紀律（而沒有這種紀律便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就要動搖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

所以，黨認為反對派底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是非無產階級份子向我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反攻底表現，黨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同志們！反對派聯盟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就是如此。

四 幾個總結

在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曾說，代表會議之通過論反對派聯盟的提綱，不

筒把反對派領袖開除了黨籍。同志們！我必須在這裏聲明，托洛茨基底說話，是毫無根據的，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話。我們所通過的論反對派聯盟提綱祇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堅決糾正反對派理論的錯誤而使之根本消滅。

你們都知道，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曾通過論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議決案。但什麼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我們決不能這樣說，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傾向比社會民主黨的傾向要好一些。然而從通過論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議決這個事實中，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工人反對派』的人有開除黨籍的必要。

托洛茨基不能不知道，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曾聲明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傾向最明顯的表現』；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說通過這個決議，就有使托洛茨基反對派領袖開除黨籍之必要。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的決議中，有以下的一段：

『目前的反對派傾向，不僅是修改列寧主義和脫離列寧主義的企圖，而又是小資產階級傾向之最明顯的表現。這種「反對派」，客觀上是反映出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政權及其政策所進行的反攻。』（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底議決案）

請托洛茨基告訴我們吧！小資產階級傾向較優於社會民主黨傾向的地方在那裏？社會民主黨傾向乃是小資產階級傾向底變相這難道是一件難解的事嗎？我們應用社會民

主黨傾向這個名詞，這不過是把第十三次代表大會議決案上所說的更談得真確一點，這難道是難解的事嗎？我們並沒有說反對派領袖就是社會民主黨員，我們祇是說，在反對派聯盟裏有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並預告他們，此時退出這種傾向為時尚非甚晚；而我們所希望的，正是要反對派退出這種傾向。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於托洛茨基問題所通過的著名決議上曾經說道：

『在實質上，目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底冒牌貨，與歐洲偽馬克思主義同一精神，即是說，與歐洲社會民主黨同一精神。』（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底決議案）

我必須要聲明的，就是這兩種決議案，都是季諾維埃夫親手起草的。可是，從這個決議裏，不僅整個的黨，就是季諾維埃夫個人也沒有得到一個結論，說必須開除託洛茨基反對派底黨籍。

這裏又不妨聽一聽加米業夫給托洛茨基主義的批評。他曾把托洛茨基主義看作孟塞維主義。他說：

『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最美觀的、最暗藏的孟塞維主義，是一種最適合於欺騙一部份充滿革命情緒的工人（正是這一部工人）的孟塞維主義。』（見『擁護列寧主義文集』中之加米業夫底『黨與托洛茨基主義』）。

這些事實之為托洛茨基所熟悉，並不亞於我們。但

是，並沒有一個人根據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提議開除托洛茨基及其同情者底黨籍。

所以，我認爲托洛茨基在中央聯席會議上說的話，完全是一種不誠懇的、憑空捏造的說話。

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十月聯席會議，完全同意於代表會議論反對派聯盟的提綱，其用意，並不在於實行壓迫，而是在於必須和反對派作思想上的鬭爭，糾正其理論上的錯誤；因爲反對派對於此種錯誤還不肯承認，他們在自己的十月十六日聲明書上，還說在黨章範圍內繼續與黨鬭爭到底。聯席會議所以這樣去作，其出發點，就是認爲與反對派原則上的錯誤鬭爭，是消滅這些錯誤的唯一方法；而消滅這些錯誤，又是實現黨內真正一致的唯一途徑。我們的黨已經把反對派擊破了，已經迫得他們停止小組織的工作，於是，就獲得了爲維持黨內統一最低限度必需的條件。但是這還不够。要達到黨內的完全一致，必須更進一步，必須使反對派完全拋棄他們原則上的立場，使列寧主義不至因修正主義的企圖而受什麼影響。

這就是第一個結論。

黨內羣衆屏斥了反對派理論上的立場，打退了反對派主張重新進行辯論的企圖，並已經這樣說：現在不是談天說地而是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從這裏，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少空談，多做事，向前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

這是第二個結論。

第三個結論，就是在黨內原則鬭爭及打擊反對派修正主義企圖過程中，我們的黨已經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了，已經在我國社會主義偉大前途基礎之上團結起來了。

這是第三個結論。

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基礎上團結起來，這是目前所必需的槓桿，有這槓桿才能向前推進吾國社會主義的建設。

我們在和反對派聯盟鬭爭的過程中，已經鍛鍊出這個槓桿。

這次鬭爭，已經使我們黨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途而在中央委員會周圍團結起來了。我十分希望這次代表會議將一致接受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提綱，以鞏固黨內這種團結。

我相信代表會議一定能够很誠懇地執行這個任務。（延長很久的狂風般的大鼓掌，全體代表起立歡呼）

結 論

一 幾個普通問題

一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同志們！在我的報告中我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講的有名的公式，在當時完全是正確的，但是，在現在就不充分了。因此，我以爲應當以列寧底公式去代替它。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及無產階級階級鬭爭發展底新條件之下，在一個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可靠的。

在討論時，有人反對我的意見。季諾維埃夫在這方面更是特別努力。因此，我不能不再提出這個問題，並給以更詳細的回答。

我想季諾維埃夫沒有讀過恩格斯底『共產主義原理』，要是讀過了，那就是他沒有懂得；不然他就不會發生懷疑，不然他就會注意到，現在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與列寧主義鬭爭中，就是咬着恩格斯底老公式不放；不然，季諾維埃夫就會懂得，跟着社會民主黨走，是要遭受『蠅化』危險的。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這一本書，是敘述到各種個

別的原理。在這裏，他用答覆的方式來闡明這些原理：

『問題：廢除私有制度，能不能一鼓成功？』

答：不，這個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立刻將現在所有的生產資料馬上增到的必要數量，足以建設社會的生產一樣。因此，無產階級革命（一般講來，它是必然發生的），祇能够逐漸改造現存的社會，祇有當廢除私有制的必需的生產資料已增加到必要的數量時，才能廢除私有制。

問題：這個革命底進程是怎樣的呢？

答：首先，就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即直接或間接建立無產階級的統治。』

很明顯的，這裏，是講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無產階級專政。同志們！你們知道，這一條我們已經是實現了，而且除實現之外還有多的呢。（叫聲：『是的！』『對呀！』）其次：

『假若無產階級不能夠利用這個民主制度來實行各種大規模的設施。以侵犯私有制度並保障無產階級底生存；那末，這種民主制度，對於無產階級，是毫無作用的。由現時狀況所產生的這些設施，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一，採用累進稅制及遺產承繼的重稅制，廢除非嫡系的親屬遺產承繼權（如兄弟、侄兒之類）以及發行強迫借款之類，用這種方法來限制私有財產。』你們知道，這些方法在我們蘇聯早已實現了，而且早

已超過了。其次：

『二，一方面用國有工業來競爭，一方面用紙幣來作收私產爲國有的賠償，以逐漸的消滅地主、工廠主人、鐵路主人及船主等。』

你們知道，這些方法還在我們革命的第一年，我們的國家就執行了的。還有：

『三，沒收一切向外逃遁的人民以及一切作亂反對大多數人民的人們底財產。』

你們知道，我們早已把他們沒收了，而且沒收得厲害到了極端。（笑聲）其次：

『四，把勞動組織起來，或者使工人們都在國有的產業、工廠及作坊中去作工，用這個方法將工人間的競爭免除，再則，此時如果還有私有工廠，廠主必須支付高價工資，如國有工廠所付的一樣。』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着手實現這一條，而且我們已獲得許多勝利，一般說來這一條我們已經實現了。其次：

『五，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組成員，均須同樣勞動，一直到私有財產制度廢除爲止，組織產業軍，特別爲農業組織產業軍。』

你們知道，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我們走上了這條道路，例如組織勞動軍。但是，在這條道路上沒有得着大的成績。後來我們沿着迂迴路來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在這一方面我們會得着極大的成績，這是毫無懷疑之可能的。其次：

『六，把信用制度與貨幣經營，集中到國家管理之下，由那具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經手，封閉一切私有銀行及銀行經理處。』

同志們，你們大家都知道，在基本上，這一條在我國已經實現了。其次：

『七，增加一切國家的工廠、作坊、鐵路及船隻；開拓荒地，並改良熟地，使兩者底加增與國有資本及工人數量底加增成正比例。』

你們都知道，這種事業我們是在着手實現的，而且在向前進展，土地國有及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國有化，便是促進這一條實現的。其次：

『八，兒童到了能够脫離母親照顧的時候，便將他們都送到國家育兒院去養育，經費由國家支給。』這一點我們已經着手實現，但是還沒有完全實現，因為我們受戰爭與武裝干涉破壞得太厲害，所以不能把國內所有的兒童都拿來由國家照顧。再有：

『九，在國產上，建築大宮室作為公共寄宿舍，使在工業農業上工作的人民，得以在該處集聚公談，並將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優良之點會合起來，同時也要防止兩方面生活的劣點，並防止對於任何方面有畸輕畸重之弊。』

很明顯的，這裏是講大規模的宿舍問題。你們都知道，我們正在把這種工作推向前進；一般講來，這個問題在基本上並未實現，而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實現，因為遺留

下來的破壞了的工業，我們來不及而且也不能很快地積累充分的基金來普遍地建築住宅。再有：

『十，拆毀城市中一切不合衛生及建築得很壞的房屋及住宅。』

這一條是上一條底組成部份，因此，我們關於上面一條所說的話，對於這一條也能適用。再有：

『十一，正生子與私生子都有同等的遺產承繼權。』

我想，在我國，這一點是實現得令人滿意的。最後，還有下面一條：

『十二，使一切運輸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

你們都知道，這一條在我國已經完全實現了。

同志們！恩格斯在他『共產主義原理』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政綱，就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的革命對於這個政綱，已經實現了十分之九。

再看：

『問題：這個革命（這是指上面所講的。——斯大林註）能否在單獨一國以內完成呢？（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回答：不，不能。大工業既經造成了世界的市場，使全球各民族，尤其是先進的民族，彼此非常密切聯繫起來，所以這一民族裏所發生的事端，必然要影響到其他的民族。更進一層，在各先進國社會的發展，都走上一個平行綫上：無論在甚麼地方，資產階

級與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最重要的兩個階級，而這兩個階級間底鬭爭爲現代最主要的鬭爭。所以，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是一國的革命，它是要在一切先進國內（至少也要在英、美、法、德等國）…』同時發生的。（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恩格斯曾說：無產階級革命與上述的政綱，是不能在一國以內完成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階級鬭爭新的條件之下，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這樣一類的革命，我們在基本上已經在一國以內執行了（就是在我們的國家內）而且實現了它的政綱十分之九。

季諾維埃夫可以說，我們實現了這個政綱，實現了這些條文是作錯了。（笑聲）很有可能，因爲我們實現了這些條文，所以犯了一些『民族狹隘主義』的錯誤。（笑聲）這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之下，恩格斯認爲在一國以內不能夠實現與不可能的，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我們蘇聯却已經成爲可能實現的事了，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自然，假使恩格斯尙未死去，他絕不會抓住舊的公式不放；恰巧相反，他一定會盡量的歡迎我們的革命，他會講：『讓一切舊的公式滾蛋罷，蘇聯革命勝利萬歲！』（鼓掌）但是社會民主派先生們却不是這樣想。他們拚命抓住恩格斯底舊公式，企圖用它來掩藏自己，好來反對我們

的革命，反對布爾塞維主義，自然，這是他們的事。可是，季諾維埃夫要想來摹仿這些先生們，在這個問題上走上了社會民主黨底道路，這就不好了。

我剛才引證恩格斯底公式並將它更詳細引伸出來，這是因為有三點理由：第一，把列寧認為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公式與恩格斯底公式（這公式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某一階段中最明顯、最嚴格的表現）對比起來，使這個問題得以非常明瞭；第二，揭露社會民主黨底改良主義和反革命主義，他們企圖引用恩格斯底老公式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第三，證明列寧是解決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問題的創造者。

同志們！應該承認，正是列寧而不是別人，發現了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真理。不應該抹殺列寧所應有的功績。不要害怕真理，應該有勇氣來講真理，應該勇敢公開地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能夠照新的環境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並給以肯定解決的，列寧便是最初的一個。

這裏我絕不是要想說，思想家列寧比馬克思、恩格斯要高超些。我想說的祇是兩件事情：第一，不管恩格斯和馬克思是怎樣偉大的思想家，可是絕不能向他們要求，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把一百多年以後，在發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所發現的無產階級階級鬭爭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可能，都預先判斷出來；第二，恩格斯和馬克思天才的學生——列寧，能夠發現資本主義發展新的條件

中無產階級革命新的可能性，因此，就發明了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這個真理，這是絲毫用不着奇怪的。

應該把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寧能够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不是字句底奴隸而能够取得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共產主義中左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裏面說道：

『馬克思與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並非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像考茨基、鮑威爾那些「專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能够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去應用它。』（『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五九頁）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底道路。我們現在正是站在這條道路上，而且假設我們願意自始至終成為革命者，那我們將來還應該站在這條道路上，列寧主義所以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正因為它是站在（而且繼續站在）這條路上。不站在這條道路上，這就是墮入了機會主義的爛泥塘。拋棄這條道路，就要變成社會民主黨底尾巴。在這個問題上，季諾維埃夫正是犯了這個毛病。

季諾維埃夫在這裏說過，馬克思、恩格斯曾改變了恩

格斯底老公式，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先在一國以內開始。他引證恩格斯底話：『德國人開始，法國人繼續。』這是對的。這是現在每一個初級蘇維埃黨校學生都知道的。可是季諾維埃夫現在所說的並不在此，要是說：開始革命罷，在最近將來有別國革命勝利底幫助，同時，在別國勝利時，你也可以獲得勝利；這是一回事。要是說：開始革命罷，並將革命推向前進，而且知道，就是在最近時期中他國革命不能得着勝利，而在現時條件之下，在發展了的帝國主義時代，你也可以獲得勝利，然後推動各國的革命；——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引證了恩格斯底老公式，並不是要來抹煞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改變了這個窄狹和片面的公式的事實，而是爲了：第一，把這兩個相反的公式對比起來，以便解釋這個問題；第二，揭露那些企圖用恩格斯底老公式來掩藏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第三；證明列寧是最初以新的方式提出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並給以肯定解決的馬克思主義者。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見，我說季諾維埃夫沒有讀過『共產主義原理』，要是他讀過，他也沒有懂得，祇是用社會民主黨底觀點來解釋恩格斯底舊公式，因此，就走上了機會主義的道路。——我這個估計，完全是對的。

二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幾點解釋

我在報告中說過，在帝國主義成熟時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與上面一個問題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我曾說：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打破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而

建設新的無產階級機關)時，馬克思當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經認為英國和美國是例外，因為，在當時，英、美兩國軍國主義及官僚主義，還很少發展，這些地方，有用另外一種方法——『和平』方法來達到無產階級政治的可能。我曾說，馬克思這樣把英、美看作例外，在當時是對的；照列寧底意見，在現時資本主義成熟條件中，英、美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也同別國一樣發展了，這種例外也就變為不正確而且是多餘的了。(梁贊諾夫：不是變為不正確，而是原來就不正確。座中喊聲：梁贊諾夫，請你不要妨害講話。梁贊諾夫：我沒有妨害他)。同志們，讓我來引證馬克思底話罷。一八七一年四月，馬克思寫給顧格曼的信中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的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認為法國革命以後的企圖，是在於：並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機器從一手轉交他手，如今日以前一樣，而是要破毀它。而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企圖，也恰恰就在這裏。』
(節錄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三二六頁。——中文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三六頁。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這就是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寫的。

大家都知道，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考茨基，曾

經拚命抓住這一段話。他們說：無產階級暴力的革命，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必需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不應了解成一定要破壞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而建設新的無產階級機關；由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才是無產階級應該爭奪的道路。

列寧同志對這問題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他在『國家與革命』這本書裏面這樣寫道：

『在上述的馬克思底議論中，有兩點是特別要提出來講的：第一，他們的結論祇限於歐洲大陸。這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自然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底模範，而沒有軍國主義，就大體講來，也還沒有官僚制。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是因為在當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沒有破壞「現存的國家機器」這個先決條件，也是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是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那個除外已經不適用了。世界上最大而最後的那兩個無軍國主義和無官僚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底代表者——英國和美國——，已完全捲入全歐的污穢的血坑中去了，捲入駕馭一切和壓服一切的軍國、官僚制度底血坑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和美國，「任何真正民衆革命底先決的條件」，便是破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已經準備了像『歐洲』一

樣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機器)。』(『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二部，第三二七頁；中文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三六——三七頁)

你們可以看見，這裏與我在報告中所說的恩格斯那個老公式，多少有點相似的地方。

馬克思認為英國和美國是例外或局外的，這在當時是有充分根據的。因為當時在英、美兩國尚無成熟的軍國主義及官僚制度。列寧認為：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新的條件之下，軍國主義與官僚制度在英、美的發展，即或不比歐洲大陸各國要強，最少也不會不及他們，因此，這種限制已經失掉作用了。

因此，在所有的帝國主義各國裏面，無產階級暴力的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都是走向社會主義所不可避免而必需的條件。

因此，全世界的機會主義者，都抓着馬克思這種有條件的限制，竭力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擁護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事業。

列寧作此結論，是因為他能區別馬克思主義底字句和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要馬克思在幾十年以前預定將來資本主義及階級鬭爭發展底一切可能，那簡直是奇談。假設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新的條件之下，當這種可能已經充分發現而發展時，因為看見列寧指出了這種可能自己便驚奇起來，那簡直更是

妙不可解了。

此地有人在座中叫喊，大概這是梁贊諾夫罷，他說，馬克思把英、美看作例外，不僅是在現代階級鬭爭條件之下是不對的，而且就是在馬克思決定這種例外和限制時，也是不對的。我不同意梁贊諾夫底意見。我想梁贊諾夫錯了。無論如何，列寧底觀察是另外一樣。列寧曾肯定地說：馬克思在七十年代認為英、美是例外，這是正確的。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論糧食稅』這本小冊子中寫道：

『當我們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布哈林爭論時，他指出：在給專門家高等薪水的這個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一點」，因為我們在這裏並沒有看到一點原則上的讓步，馬克思曾說，在相當的條件之下，工人階級認為最好還是「由這些黨徒裏購買出來」（即是由資本家朋徒中購買，即是由資產階級那裏收買土地、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資料）。這是非常有趣的解釋。你們按照馬克思底意思想想罷，問題是在講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壟斷以前資本主義的極盛時期，當時英國軍閥及官僚比別處少，社會主義「和平的」勝利，即是工人向資產階級「購買」的可能，比別國更多些。就是馬克思也說過：在相當條件之下，工人並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購買。關於革命底形式、手續與方法這個問題，馬克思並沒有束縛自己及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因為他十分知道，當革命過程中全部環境發生變更時，將會發生許多新的問

題，而這些問題，在革命過程中又將如何劇烈地時常發生變動。現在，在蘇維埃俄國，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在征服了剝削者在軍事上及怠工式的反抗以後，已經形成了一些這樣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五十年以前如果英國已經開始和平過渡社會主義，就已經可以形成了；這難道還不十分明白嗎？英國工人當時能夠克服資產階級，有下列條件可以保證：第一，是因為沒有農民，工人（無產階級）在人口中佔有絕對的大多數（七十年代的英國，已經表示出，能夠希望社會主義在鄉村工人中得到非常迅速的進展）；第二，無產階級底職工會具有很強的組織性（當時英國工會組織性在世界上要推第一）；第三，無產階級由於數世紀政治自由的發展所培養出來的文化程度也比較高一些；第四，英國組織得很好的資產階級（當時英國資產階級是世界各國中要算組織得最好的，現在，這個頭銜已讓給德國了），向來就慣於用妥協方法去解決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問題。因為當時有了這些條件，所以就發生了關於英國資本家可以和平屈服於工人的這個思想……布哈林是富有學識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他記起了：當馬克思曾經極端正確地教訓給工人們聽，說保存最大的生產組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為的是要順利地轉變到社會主義方面去；馬克思並認為，如果（這當然是例外，英國當時正是一種例外）能夠形成這樣的局面，可以逼迫資本家和平屈

服，並很文明地、有組織地，根據收買原則而走向社會主義，則我們完全可以給資本家多支付一些，收買他們。』（『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編，第二〇九——二一一頁。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我想，這裏正確的是列寧而不是梁贊諾夫。

我非常尊敬梁贊諾夫，但是應該承認，我是更尊敬列寧同志的，從前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三 論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性

我在報告中已經說過，列寧發現了和確立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根據這一個規律及這個不平衡性日益深入劇烈的事實，列寧便形成了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能夠獲得勝利的理論。托洛茨基及季諾維埃夫反對過這個理論。托洛茨基說，列寧這種判斷，在理論上是不對的。而季諾維埃夫則與托洛茨基共同宣言，說從前在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不平衡性還比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中要多些，把這一國以內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聯繫起來，是不對的。

托洛茨基，反對列寧關於不平衡發展律的這種有名的理論，是毫不足怪的，因為這個規律要推翻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此外，在這裏托洛茨基很明顯地固執其庸俗的觀點。他把從前各國經濟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是隨時，而且也不能使各國走上跳躍式的發展）與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和經濟發展底不平衡性混淆起來。各國經濟不平等，比從

前要少，但是政治和經濟發展底不平衡性，却要比從前多，而且表現更劇烈；同時，這種不平衡性一定而且很快地會引起跳躍式的發展，在工業落後國，在較短時期內，會超過先進國，因此，不能不造成引起帝國主義大戰的廣大的前提及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把這兩種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這並不是表示而且也不能表示托洛茨基是有很高深的理論程度的，這一點用不着加以證明了。

但是，我不懂得，布爾塞維克而且多少是嗅了一點布爾塞維主義氣味的季諾維埃夫怎麼也會斷言，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比以前要少，他不是也墮入了超帝國主義及考茨基派的爛泥坑裏面去了嗎？怎樣能斷言，在單獨一國裏面社會主義勝利的思想與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沒有聯繫呢？難道不知道，列寧正是由這種規律而得出這樣的見解嗎？比方，列寧下面一段話，就是表示兩者是有聯繫的：

『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由此社會主義能夠首先有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內甚至單獨一國以內獲得勝利。』（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這個不平衡律是由什麼產生出來的呢？

它是由下列幾個事實產生出來的。

一，舊的、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集團及列強，已經把全世界的勢力範圍

分割完結。

三，世界經濟發展所處的環境，是各帝國主義集團爲爭奪市場、原料及擴大舊的勢力範圍而進行拚命的死戰。

四，這種發展底行程，在各國間比較起來是極不平衡的，而是跳躍式的，舊的先進國往往被新進國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五，這種發展秩序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某幾個帝國主義集團能够飛快發展技術，減低商品成本而奪取另一部份帝國主義集團底市場。

六，因此，定期重新分割已經分完的世界是絕對必然的現象。

七，因此，這種重新分割祇有採用暴力才有可能，必須經過武力來檢閱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集團底力量。

八，這種情形，不能不使帝國主義集團內衝突加強而走到大戰。

九，這種情形，必然使各國帝國主義者底力量彼此都被削弱，而使帝國主義戰綫有在某一國內破裂的可能。

十，帝國主義的戰綫有在一國以內破裂的可能，不能不爲一國社會主義勝利造成順利的條件。

有些什麼原因使不平衡性特別緊張，使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具有左右一切意義呢？

這裏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世界已被帝國主義集團分割完結，『自由的』土地早已沒有了，而用大戰來重分世界以達到經濟底『平衡』，已經是絕對必需的了；第

二，空前未有的技術（就這個字底廣義說來）偉大發展，使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在為奪取市場的鬭爭中、在奪取原料來源等的鬭爭中追上和超過另一帝國主義集團的可能，更加容易起來。

可是，這種情形，祇是在帝國主義成熟時代才發展起來而達到最高的程度。是的，事情也祇能如此，因為祇有在帝國主義時代才能把世界分割完結，而且偉大的技術上的可能性，也祇有在帝國主義成熟時代才能表現出來。

這一點正應該用來解釋，從前的英國在工業方面比所有其他各國都先進，其他各國比它落後一百多年，而後來，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德國祇在二十年內就趕過了英國，而美國超過歐洲各國所需要的時間，則更是短促些。

既是這樣，那怎樣還能夠來斷定說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從前比現在要多；而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與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不相聯繫嗎？

祇有理論上的庸人，才能够把過去各工業國間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來與政治上及經濟上發展不平衡律混為一談，因為發展不平衡律，祇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成熟時間才能緊張而劇烈起來，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祇有完全不懂列寧主義的人才能告訴季諾維埃夫及其朋友們拿這種奇怪的反駁，反對列寧在資本主義經濟上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律問題上所創造的著名的理論，這難道不明白嗎？

二 加米業夫是托洛茨基底清道夫

加米業夫在此次會議上的發言，其主要意思在那裏呢？加米業夫除了他一些小事和一般外交外，他發言底意思就是在使托洛茨基更容易擁護自己的觀點，使他在關於在單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這個基本問題中反對列寧主義的鬭爭，更容易起來。

爲了這樣的目的，加米業夫自告奮勇去找『證明』，企圖證明說：列寧在一九一五年講到在單獨一國內社會主義可以獲得勝利的這篇基本文章內，並沒有說到俄國，列寧說到這種可能的時候，不是講的俄國，而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加米業夫的自告奮勇地去替托洛茨基清道，因爲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這幾篇文章是要致而且不能不致托洛茨基系統於死命。

說得粗一點，就是，加米業夫自告奮勇地充當托洛茨基底家人，（笑聲）替他掃除道路。列寧學院底院長去當托洛茨基底家人，這自然是非常可惜的，這並不是因爲家人底工作怎樣不好，而是像加米業夫這樣的人，毫無疑義是很熟練的，照我的意思，他可以做點旁的事業，作更熟練的勞動。（笑聲）但是，他自願充當這種工作，當然他自己有全權，這是一點沒有辦法的事。

現在我們看看，加米業夫是否完成了這種非常奇怪的任務。

加米業夫在自己的發言中說：列寧在他一九一九年所寫的文章中的意思，是決定我們革命及建設底一切路線的，是關於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却並沒有提及俄國。列寧說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他並不是指俄國而言，而僅僅是指其他資本主義各國而言。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怪論，簡直是對列寧同志直接的毀謗。他這樣偽造列寧，將使黨作何設想，這大概加米業夫所沒有想到的事；他留心的祇是一件事，即不惜犧牲一切去替托洛茨基打掃道路。

他怎樣企圖給這個奇怪觀點來找根據呢？

他說：在上面所指這篇文章發表了兩禮拜以後，列寧寫了一篇論目前俄國革命性質的著名的提綱。在該提綱中，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底任務就是完成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任務。在他看來，列寧同志認為俄國革命應該是停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中，而不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恰巧，列寧在他說到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文章裏，所說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自然不能提及俄國。

因此照加米業夫底意見，列寧對俄國革命範圍的觀察，正如左派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或者是和社會民主黨式的改良主義者一樣：列寧也和他們一樣認為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資產階級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應該存在長久的歷史過程，較長的停頓、距離，最少也要延長至幾十年，在這種過程中，資本主義繼

續繁盛發展，而無產階級則如冬蟲一般，潛伏不動。

照這樣說來，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寫文章時，並未想到也不願意達到從資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而立刻轉入社會主義的革命。

大家都說：這是出人意料的海外奇聞。是的，加米業夫這種斷定，的確是出人意料的海外奇聞。然而，加米業夫並不爲此所感動。

讓我們來引證幾種文件，證明加米業夫在這個問題上給列寧造了許多假貨。

下面就是列寧同志還在一九〇五年時論俄國革命性質的話，當時俄國革命發展規模還沒有，而且也不能够像後來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時）那樣雄厚的力量。

他說：

『祇要是我們的力量即無產階級自覺的和組織的力量一達到相當的程度，我們立刻就要開始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全集』，第六卷，第四四九頁。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這一段話，是由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九月所發表的文章中引來的。

加米業夫是不是知道有這樣一篇文章的存在呢？我想，列寧學院底院長，應該知道有這一篇文章。

照這樣看來，那末列寧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並不是無產階級鬭爭及一般革命底結局，而是走到社

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驟或過渡階段。

可是，也許列寧後來對俄國革命性質及規模問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拿勞的文章來看吧！我所指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所發表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在他發表了關於在單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這篇基本文章兩個月以後所發表的。列寧這樣地說：

『無產階級現在與將來，都要堅決地爲奪取政權、爲建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而鬪爭，即是，爲吸收農民、爲盡量利用他們的革命力量、吸收「非無產階級的民衆」參加反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而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鬪爭。必須使資產階級的俄國由沙皇制度、地主土地政權之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之立刻利用這個解放，不是爲幫助富農來與鄉村工人作鬪爭，而是爲的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四頁。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你們可以看見，在這段話中，也如在上一段話中，在一九〇五年也如在一九一五年一樣，列寧都是認爲，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是俄國革命底第一步，是使革命立刻轉入第二階段、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須的。

可是，加米業夫在他的發言中所引證的列寧在一九一五年的提綱，關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提綱，又是怎樣一回事呢？這個提綱與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

義革命的意見，有不有矛盾呢？自然，是不矛盾的。恰恰相反，這個提綱底主要意思，是在說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見，正就是俄國革命由第一個階段轉入第二個階段的意見。第一，列寧在這個提綱中，完成沒有說俄國革命底範圍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任務，祇是有去完成推翻沙皇和地主的這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第二，列寧在這個提綱中，祇說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個革命是第一階段，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目前的任務；第三，列寧由此認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不要從第二個階段來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托洛茨基底公式『打倒沙皇、政府是工人的』就是這主張的），而應從第一個階段、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

這裏與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見有不有矛盾？就是一點影子也好！很明顯的，是沒有矛盾的。

這樣看來，加米業夫很明顯的是偽造了列寧底意見。

但是，在我們手裏，反對加米業夫的不祇是、不僅是列寧底文章。我們還有活人來作證，譬如托洛茨基與第十四次代表會議。而且很奇怪的，還有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他們自己。

大家都知道，列寧說在單獨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文章，是一九一五年發表的。同時，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關於在單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的問題與列寧同志發生爭論，特別寫了一篇批評的文章來回答列寧同志。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他的批評的文章中說

些什麼呢？對於列寧底文章，他怎樣估計呢？他是不是認為列寧在談到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時，列寧沒有指俄國；或者是他對列寧這篇文章的了解也與我們大家現在所了解的一樣呢？下面就是這篇文章底一段：

『反對世界聯邦口號所持有的唯一的比較具體的歷史理由，是瑞士「社會民主黨」這個報紙規定出來的（當時這是布爾塞維克底中央機關報，在這報紙上登載過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的列寧那篇文章。——斯大林註）。報紙上這樣說：「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絕對的規律」，「社會民主黨」從這裏就得一個結論，以為在一國以內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因此，在每一國內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並不一定要建立歐洲聯邦。…任何一國，在進行鬭爭時不能「等待」別國，這一個原理是值得重覆而且必須重覆的，使同道並進的國際活動精神不至為坐觀風勢無所動作的思想所代替。不要等待別人，在一國範圍內我們開始而且繼續鬭爭，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創舉可以給他國鬭爭以一個推動；假使這一個推動他國的作用沒有實現，而以為革命的俄國可以在保守的歐洲前面站得住腳，或者以為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够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保持孤立自在的地位，都是毫無希望的空想，歷史的經驗及理論上的推論都在證明這毫無希望的空想。』（見『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編，第八九——九〇頁。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照這樣看來，托洛茨基當時對於列寧的文章的了解，不是如現在加米業夫所企圖『了解』的這樣，而是像列寧自己、像我們黨及我們大家所了解的一樣，不然，托洛茨基在與列寧爭論時就不會特別拿俄國做根據了。照這樣看來，托洛茨基在這一段引證中，是反對他現在的同盟者，反對加米業夫。

既然這樣，爲什麼他不在這次大會上起來反對加米業夫呢？爲什麼托洛茨基不公開的、明顯的聲明，說加米業夫完全曲解了列寧呢？托洛茨基是否認爲這種情形之下默而不言還可算一個坦白的爭辯家？問題是這樣，托洛茨基在此沒有起來反對加米業夫，這是因爲他不願意來作這種直接污蔑列寧的沒有把握的『事業』，而把這種粗工交給加米業夫去做。

那末，黨及其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對這個問題怎樣看法呢？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中，關於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的問題，這樣講道：

『由「經濟上與政治上不平衡的發展，而且這種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絕對的定律」，列寧同志很正確地做出了兩個結論：（一）「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個資本主義國甚至於在單一個國裏勝利」是可能的，（二）這幾個或單獨一國，不一定要資本主義最爲發展的（請參看『對蘇漢諾夫的批評』這篇文章）。俄國命革底經驗已經證明，在一國內，這種空前未有的勝利不僅是可能，而且在某種順利情形之下，第一個無

產階級革命勝利國，能够（和國際無產階級相當幫助之下）長期支持和鞏固起來；即使這種幫助形式，還不是他國無產階級直接的革命，而一國無產階級的專政，還是能够長期支持和鞏固起來。』（引自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在共產國際擴大會議時共產國際及蘇聯共產黨底任務』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可是，整個的黨及其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都反對加米業夫，反對他說列寧在論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文章中，似乎沒有提出俄國的說法。不然，如果不是這樣，則代表會議就不會說『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了』列寧論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篇著名文章是正確的。

可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對於列寧的文章的了解，是與列寧自己，與托洛茨基從前及我們大家現在所了解的一樣。

加米業夫及季諾維埃夫對於第十四次臨時大會這個決議的態度怎樣呢？決議草案，是由起草委員會擬定而一致通過的，在這委員會裏也有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這難道還不是事實嗎？加米業夫是一致通過這個決議的十四次代表會議底主席，而季諾維埃夫則為這個決議底報告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是贊成這個決議的，贊成決議底各條的。為什麼有過這樣一件事呢？加米業夫從前對於列寧這篇文章的了解（在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中，直接了當地引證了這篇文章內的話）與他現在所企圖『了解』的完全是兩樣，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你們

是相信十四次代表會議時作主席的、表決贊成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的加米業夫呢，還是相信現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講話的、作托洛茨基底傢人的加米業夫呢？

可見，十四次代表會議時期中的加米業夫，是反對十五次代表會議時的加米業夫的。

可是，爲什麼季諾維埃夫一句話也不講，不想起糾正很明顯的修改了列寧一九一五年的文章的加米業夫呢？在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擁護過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決議，正是季諾維埃夫而不是別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照這樣看來，季諾維埃夫在此地並不很純潔。（座中叫聲：『完全不純潔。』）這難道是純潔的爭論嗎？

照這樣看來，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現在還沒有達到純潔爭論的地步。

結論呢？結論就是這樣，加米業夫不會執行托洛茨基手下的傢人底作用，他並沒有滿足托洛茨基底期望。

三 不堪設想的糊塗，還是季諾維埃夫所謂革命精神與國際主義？

再說到季諾維埃夫。要是加米業夫在一切發言中都想替托洛茨基清道：那末，季諾維埃夫却自告奮勇地來證明反對派領袖幾乎是全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家，唯一的國際主義者。

我們來分析他的『論理』罷。

他把布哈林所說的一段話——在觀察內部問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在方法上使它與外部問題分開——拿來，又把布哈林這種話與說到在我國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那篇論反對派的提綱對證比較，然後做出這樣一個結論，說布哈林與在基本上已經批准了這個提綱的中央委員會，都忘掉了我國革命底國際任務，忘掉了國際革命底利益。

這些是否是對的呢？同志們！這都是廢話。這裏的祕密季諾維埃夫很少懂得方法問題，在三根松樹中間打圈子，把自己的糊塗處當作實際情形，布哈林說，不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問題與造就能使我國脫離武裝干涉的保證問題，混淆起來，不能把內部問題與外部問題，混淆起來。布哈林並沒有講，內部問題與外部問題與國際問題，是毫無聯繫。他祇是說，不能把第一種問題與第二種問題混淆起來。這是方法論上最主要及最初步的要求。假使季諾維埃夫不懂得方法論底初步問題，這又怪得誰呢？

我們認為，我們蘇聯有兩種矛盾：內部的矛盾與外部的矛盾。內部的矛盾，首先，就是社會主義成份及資本主義成份，為爭奪對農民的領導的鬭爭。我們說，這個矛盾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的，我們以戰勝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而把基本的農民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外部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包圍間的鬭爭。我們說，用我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解決這個矛盾的，要解決這個矛盾，最少也要在幾

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底勝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說，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底勝利，並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而是爲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助力、方法和武器。

這是否完全正確的呢？讓季諾維埃夫來證明這是不正確的罷。

季諾維埃夫倒霉的地方，就是他沒有看見這兩種矛盾之間的分別，他把這點弄得混淆到一塌糊塗，而以自己的昏聩來代替『真正的』國際主義，他以爲，誰要在研究內部問題時在方法上與外部的問題分開，那誰就忘掉了國際革命底利益。

這太笑話了，應該懂得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至於說到提綱，似乎這個提綱沒有講到十月革命底國際方面。那就讓我讀一讀這個提綱，使大家都明白季諾維埃夫又弄混淆了。提綱中這樣說。

『黨認爲，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十月革命不僅是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底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第一，它是世界革命更向前發展的基礎；第二，在蘇聯（在這個時期中無產階級專政）開始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如能對農民施行正確的政策，可以而且能夠很有進步地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自然在這裏，一方面必須國際革命運動底力量，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底力量，都達到了這樣的雄厚，能使蘇聯脫離帝國主義的武裝的侵犯，這才有可能。』你們可以看得見，國際的情形

在提綱中已經完全估計到了。

還有。季諾維埃夫同時托洛茨基也在一起，引證了列寧文集中的話：『社會主義革命完全的勝利，在一國裏是不可能的，最少也須得和幾個先進國最積極的合作。』而由此做出一個很奇怪的結論，認為在一國以內要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我國無產階級還沒有這樣的能力。同志們！這完全是昏聩，難道黨什麼時候講過，單靠一國無產階級底能力，就可以在一國以內取得社會主義底完全及最後的勝利嗎？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講的，讓他們來講罷。難道黨在從前與現在不是同列寧一道說，社會主義完全和最後的勝利，祇有在幾國以內社會主義勝利之下，才有可能嗎？難道黨不是幾十次幾百次解釋過，不能夠把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底勝利，與其完全及最後的勝利相混淆嗎？黨隨時都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勝利，是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有建設成功的可能；社會主義完全的勝利，這是完全脫離對武裝干涉及復辟危險的保證，同時，要解決這個任務，祇有在幾國以內，有了革命勝利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既是這樣，那末，怎樣還可以把這兩個任務混淆到一塌糊塗呢？季諾維埃夫同時還有同他一道 的托洛茨基，把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底勝利與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混淆得一塌糊塗，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可以去讀一讀第十四次代表會議著名的決議，那裏關於這個問題有很明確的解釋，就是蘇維埃黨校裏面的學生也可以認為滿意的。

季諾維埃夫以及同他一道 的托洛茨基，在『列寧全

集』中引證了許多『布列斯特和約』時代的話。在那裏，列寧曾說：國外的敵人可以碎毀我們的革命。可是，這些話與在我國有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問題是毫無關係的，難道這還不容易明白嗎？列寧同志說：我們不能保證我國沒有遭受武裝干涉的可能，這是完全正確的。難道黨在什麼時候講過，我們祇用自己的力量就能夠使我們脫離武裝干涉的危險嗎？難道黨沒有認定過而且繼續地認定，使我們不受武裝干涉，祇有在幾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才能給我們這樣的保障？怎樣能夠根據這一點來斷定，說在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本國無產階級不能辦到的呢？難道還不應該馬上停止這些把外部問題（向世界帝國主義直接鬭爭）與內部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自覺的混淆起來的行動嗎？

還有，季諾維埃夫由『共產黨宣言』引來一段話，說：『最少要有各文明國共同的努力，這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並把這段話來與列寧同志一篇草稿裏面的話對證比較：『社會主義底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工人底共同努力。』然後做出結論說，我們的黨，是違背了這些爲一般人所公認的無條件的定理，忘掉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國際條件。同志們！難道這不是笑話嗎？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黨沒有充分估計到：工人階級底國際努力及國際條件對於我國革命勝利有重要的意義呢？共產國際是甚麼東西呢？難道它不是國際無產階級（不祇是先進國，而且，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進行世界革命、

幫助十月革命發展的共同努力底表現嗎？建立共產國際的發起人和共產國際底先進隊伍，不是聯共是誰呢？甚麼是職工會統一戰綫政策呢？這不是統一國際工人（不僅先進國，而且全世界各國工人）鬭爭的政策嗎？誰能否認，在全世界執行職工會統一戰綫政策時我們聯共黨實際上具有頭等作用呢？我們的革命隨時都幫助過而且在繼續幫助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全世界工人對十月革命的同情及他們反對武裝干涉的企圖的鬭爭，過去現在都幫助了我們的革命，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爲什麼這不是對於我們革命勝利共同的努力呢？因爲有名的通諜而引起的英國工人反對克爾松的鬭爭是什麼呢？蘇聯工人對於英國鑛工的幫助，又是什麼呢？同志們，要是必要時，我還可以舉出許多這一類的例子。

在那裏忘掉了我們革命底國際任務呢？

那末，這裏的祕密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祕密就是在季諾維埃夫企圖拿所謂全世界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以幫助我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來代替在我國是否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代替在現時國際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底政權能否在保守主義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這個根本問題。

季諾維埃夫現在的老師——托洛茨基說：

『假設以爲革命的俄國能够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這便是毫無希望的幻想……。』（見『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〇頁）

季諾維埃夫現在的老師——托洛茨基說：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俄國的工人決不能夠維持政權，決不能把自己的暫時統治變為長久的社會主義的專政。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見『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可是，黨認為托洛茨基文章中這兩段話，都是社會民主黨傾向底表現，是不信任我國無產階級及十月革命底力量的表現。

季諾維埃夫，問題就在這裏，這就是我們的爭論中心。

季諾維埃夫引證列寧及『共產黨宣言』底話，企圖用別的問題——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來幫助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來代替這個基本問題。

季諾維埃夫說我們黨忘掉了我們革命底國際意義，其全部秘密就在這裏。

季諾維埃夫底把戲，糊塗、混淆問題，其全部秘密也就在此。

在季諾維埃夫自己的腦袋裏的這些不堪設想的糊塗、紛亂、混淆，他公然有勇氣來以為這些是反對派聯盟『真正』的革命精神和『真正的』國際主義。

同志們！難道這還不是笑話嗎？

可是，反對派現在在我們黨內要想成一個國際革命者，就應該竭力幫助和鞏固為共產國際先鋒隊的蘇聯共產黨。而你們是在破壞它，使它解體。

要想在現在成為國際主義者，就應該竭盡全力來幫助

和鞏固共產國際。而你們是在破壞它，分裂它，這樣你們就幫助了和指示了馬斯洛夫及蘇法林這一類的人。

反對派現在應該明白了，向共產國際先鋒隊聯共黨宣戰的人，是不能成爲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的。（鼓掌）

反對派現在應該懂得了，你們既然宣戰反對共產國際，你們就不是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了。（鼓掌）

現在應該懂得，你們不是革命者，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空談革命及國際主義的清談家。（鼓掌）

現在應該明白了，你們不是實際上的革命家，而是在口頭上爭辯的、電影裏面裝扮的革命家。（笑聲，鼓掌）

現在應該明白了，你們不是真正的革命家，而是電影裏面的革命家。（笑聲，鼓掌）

四 托洛茨基假造列寧主義

一 托洛茨基底把戲，還是『不斷革命』問題
再說到托洛茨基底發言。

托洛茨基聲言，不斷革命論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我國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沒有絲毫的關係。這簡直是海外奇談。爲什麼這樣呢？難道不斷革命論不是關於革命動力的理論嗎？不斷革命論首先就論及我國革命底動力，難道不是事實嗎？假若不是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不是革命動力問題，是甚麼呢？怎樣能夠說不斷革命論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這是不正確的，同志們！這是外交，

這是把戲！這是想把尾巴藏在水裏去的企圖。這是藏匿的企圖。托洛茨基，這是白費氣力的勞動，不要企圖隱藏罷，橫直是隱藏不過的。

托洛茨基在他發言中另一個地方，想來『暗示』，說他在很久以前就以爲不斷革命論沒有很嚴重的意義了。而加米業夫在他的發言中也『給我們給了一個概念』，說托洛茨基並不反對把不斷革命拋棄（即使他還沒有將它拋棄的話）。

這是荒謬奇談，而且祇是荒謬的奇談！

讓我們來分析分析罷：不斷革命論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沒有絲毫關係，這是不是對的呢？如果這是不對的，那末能不能相信加米業夫底話，說托洛茨基認爲不斷革命論沒有多大的意義，而且差不多已經把它拋棄了。

我們注意文件罷。我所講的，首先，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月十二年寫給阿爾明斯基的信，這是一九二五年在報紙上發表的，而對於這封信，托洛茨基任何時候都沒有否認過，而且就是現在，直接間接也都沒有否認過，因此我們認爲這還是有效的證據。在這封信裏關於不斷革命論說的什麼呢？聽罷：

『我毫不以爲，在我與布爾塞維克一切分歧中，都是我錯了。我的根本錯誤，就是，對孟塞維克小組織作了一個不正確的估計，我實在過分估計了他們的革命可能性，而希望在他們內部達到孤立和消滅右派的目的。可是，這個根本錯誤之發生，是因爲在我觀

察兩個小組（布爾塞維克及孟塞維克小組）時，都是以不斷革命論做出發點；而布爾塞維克及孟塞維克，在當時都是站在資產階級革命及民主共和國這個觀點上。我曾經認為，在這兩個小組中間的爭論，原則上，並不怎樣深刻，而希望（關於這種希望，我在信裏面及報告中曾經幾次講到）革命本身的進程，可以使兩個小組走上不斷革命及以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立場，而這在一九〇五年已部份的發生過了（比方列寧同志給考茨基『論俄國革命底動力』所做的序言及『發端報』底全部路綫）。

我認為，我對於革命動力的估計是絕對正確的，至於我由此對兩個派別所得的結論，却絕對是錯誤的。祇有布爾塞維克，因為自己堅決的路綫，能夠把真正的革命份子——老的知識份子及工人階級先進階層，集中在自己的隊伍裏。正是因為布爾塞維克能夠造成這種革命的團結的組織，才能够很快的由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觀點變為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觀點。現在，我可以不費一點勞動，來把我反對孟塞維克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文章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分析到革命底內部力量及其前途（見盧森堡主編的波蘭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新時代』）；另外一類，是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各派及其鬭爭等的分析。第一類文章，現在我馬上可以交出來，用不着一點修改，因為它完全與我們黨一九一七年以後的立場相符合。第二類文章，

顯然是錯誤的，用不着重新付印。（見『列寧論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出版，有阿爾明斯基底序言）

從這裏得出甚麼結論？

照這樣說來，托洛茨基祇是在組織問題中錯誤，而在俄國革命估計上，在不斷革命問題上，他還是正確的。

自然，托洛茨基不能不知道，列寧反對不斷革命論，直到他死的一天。但是，這並不能引起他的注意。

照這樣說來，兩個小組織，布爾塞維克也好，孟塞維克也好，都空談走到不斷革命論，而在事實上，走到這個理論的，祇有布爾塞維克，因為他們有舊的知識份子及工人的革命團結組織，而且不是一下就走到這個理論，而祇是從一九一七年才『開始』走到。

結果，照這樣說來，不斷革命論『與我們黨從一九一七年起立場，是完全符合』。

現在，你們自己看罷，這是不是證明托洛茨基已經不把不斷革命論看為有多大意義的了？這與這種說法像也不像？不，不像這一回事。恰恰相反，如果不斷革命論，從一九一七年起，便與黨底立場相符合了，那嗎，由此祇可以得着一個結論，就是托洛茨基從前現在都把這個理論看作對俄國革命有左右一切的意義的理論。

什麼叫『相符合』？誰也知道，列寧及我們黨時時都和這個不斷革命論作了鬭爭，那嗎，不斷革命論怎樣還能夠與我們黨底立場符合呢？二者必居其一：或是我們的黨，沒有自己的理論，後來受了事變過程底逼迫，不得不

接受了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或者是我們的黨有它自己的理論，可是這個理論『從一九一七年起』就毫無聲息地受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所排擠出去了。

當然是一個疑問。這個『疑問』後來托洛茨基在他『一九〇五』年這本書底『序言』中，向我們給了一個解釋。這本書是一九二二年印行的。在這個序言中，托洛茨基敘述了不斷革命論底實質，用不斷革命觀點對俄國革命給了一個分析，並得出下面的結論：

『雖然經過十二年之久的停滯，可是我這個估計，始終還是完全證實了。』（託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底序言）

換句話說，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製造成的』不斷革命論，經過十二年後，即在一九一七年，『已經完全證實了』。

他是怎樣能夠證實的呢？布爾塞維克呢，他們在什麼地方去了？難道他們自己沒有一點理論，就跑到革命中去了嗎？難道他們祇是會團結革命的知識份子及革命的工人嗎？還有，他們根據甚麼原則來團結了工人的呢？布爾塞維克有沒有甚麼理論，對革命及革命動力有沒有甚麼估計嗎？難道除了不斷革命論之外，在我們黨內從來就沒有甚麼旁的理論嗎？自己想想：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起，我們——布爾塞維克所過的生活及我們的發展，原來是沒有前途，沒有革命理論的生活和發展，而後來『從一九一七年起』，毫無聲息地把不斷革命論吞了進去，於是

他們把脚跟站穩。勿庸爭辯，這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這件事怎樣能夠毫無聲息地沒有經過黨內鬭爭和震動就隨便發生了呢？怎樣能夠如此簡單，又不這樣又不那樣呢？大家都知道，列寧及他的黨，自從不斷革命論出世那天起，就是與他鬭爭的。

此外托洛茨基對於這個『疑問』，在旁的地方又向我們作了解釋。我所說的是托洛茨基給他在一九二二年著的『我們的爭論』這篇文章所作的『解釋』。下面就是那裏面的一段話：

『要是孟塞維克便是由『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這個抽象觀念出發而得出無產階級的一切政策應該適應自由資產階級底行動、直到幫助他們奪取國家政權的觀點；而布爾塞維克一樣的是從純粹抽象觀念出發，以為『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得出一種使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去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限制的思想。自然，在這個問題中，兩者有很大的分別：孟塞維克底反革命方面，在現在已經充分暴露了；而布爾塞維克底反革命的特徵，却祇有在革命勝利時能發生極大的危險。』（見托洛茨基著：『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頁）

照這樣說來，不僅祇是孟塞維克有他的反革命方面，就是布爾塞維克也沒有脫掉『反革命的特徵』，而這種特徵，『祇是在革命勝利時才能發生極大的危險』。

後來布爾塞維克是否脫離了布爾塞維主義底『反革命

的特徵』呢，假如是的，那又是怎樣脫掉的呢？

這個『疑問』，托洛茨基在他對『我們的爭論』所作的『註釋』中，又向我們解釋了一次。聽罷：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沒有發生的，因為在列寧同志的領導之下，布爾塞維克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澈底地改換了自己的武裝（當然不是沒有經過黨內鬭爭的），這正是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是在奪取政權的前夜。』（托洛茨基著：『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頁）

所以，布爾塞維克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根據不斷革命論而『改換了武裝』：因此便脫離了『布爾塞維主義底反革命的特徵』，結果，不斷革命論就『完全』『證實了』：這就是托洛茨基底結論。

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底理論、布爾塞維克對俄國革命及其動力等的估計那裏去了呢？或者是這些理論沒有『完全證實』，或者是完全沒有『證實』，或者是他們早已懸在空中，而把自己的位子讓給不斷革命論去使黨『改換武裝』。

所以，布爾塞維克在世界上胡混了多年，從一九〇三年就『開始』，也團結了一個勉強可以過去的黨；可是，他們從來就沒有自己的革命理論，一九〇三年『開始』，糊糊塗塗混到了一九一七年；後來他們在托洛茨基手中發現了不斷革命論，於是他們便決定『改換武裝』，而且終於『改換了武裝』，槍決了列寧主義和列寧革命理論的最

後一點殘餘，於是，不斷革命論與我們黨底『立場』就『完全符合』起來。

同志們！這是很有趣味的故事，這個也可以說是馬戲院內常見的奇妙把戲。可是，我們這裏並不是馬戲院，而是黨的代表會議。我們並沒有僱請托洛茨基爲馬戲院的戲子。究竟這套把戲有什麼用處呢？

列寧曾經怎樣估計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呢？列寧在他一篇文章中，曾經論及這個理論，嘲笑他是『奇妙的』，『頂括括的』理論。他說：

『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階級關係，這是革命政黨底主要任務…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話」中，對於這個問題有不正確的解決，他祇是重複他在一九〇五年時的「奇妙」理論，而不願意去揣想，究竟由於什麼原因使十年的生活，都不按照這個頂括括的理論去進行。托洛茨基底奇妙理論，是從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方面偷來的東西合成的：從布爾塞維克那方面偷來的，就是，號召無產階級去作堅決的革命鬭爭及奪取政權的號召；而從孟塞維克那方面偷來的，便是「否認農民底作用」…因此「托洛茨基在實際上是幫助了俄國自由派的工人的政客」，這些人之「否認」農民底作用，實際上，就是不願意把農民提到革命中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從此可見，在列寧看來，不斷革命論是半孟塞維主義

的理論，忽視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革命作用。

這種半孟塞維主義的理論，怎樣能夠與我們的黨的立場（就是『從一九一七年起』也好）『完全相符合呢』，這是不可了解的事。

我們的黨對不斷革命論又是怎樣估計的呢？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著名的決議中，關於這個問題，這樣講道：

『肯定「在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的發展，祇有在歐洲各國最重要國裏無產階級勝利以後，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二年講的話），這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組成部份。這種肯定，是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目前墮入聽天由命的灰心失望境況中去。在反對這類『理論』時，列寧曾經寫道：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學得了這樣一種金科玉律，說我們還沒有發展到建設社會主義，正如他們中間那些『學識淵博的』先生們所說的一樣，我們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見『對蘇漢諾夫的批評』）』（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

照這樣說來，不斷革命論也就是蘇漢諾夫主義，就是列寧同志在『論我國革命』這篇雜記中所斥責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蘇漢諾夫主義。

這樣一種理論，怎樣能夠來『重新武裝』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這確是不可了解的事。

加米業夫在他說話中『向我們作了解釋』，說托洛茨基拋棄了自己整個的不斷革命論。爲了證明他這種說法，

他並且從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寫給反對派的信中，引證了下列摸稜兩可的話：

『我們認為：歷史的經驗已經肯定證明，在我們中間任何人與列寧分歧過的，原則問題上，正確的總是列寧。』

然而，加米業夫對於同一信中（就在這段話下面）托洛茨基下列的說法，完全推翻了他上面那段話的說法，却一字也不肯提起。這段話就是這樣：

『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堅決地反對了在一國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理論就是給民族狹隘主義作理論上的辯護。』（見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致反對派們的信）

第二個聲明，早將他的第一個聲明推翻了；那嗎，托洛茨基第一個摸稜兩可毫不負責的聲明，還有什麼意義呢？

不斷革命論是什麼？就是列寧『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底否定。

列寧『在一國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麼呢？就是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底否定。

加米業夫引證了托洛茨基信中一段話，而對於第二段話則完全不講，企圖蒙蔽我們黨，欺騙我們黨，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但是，反對派欺騙我們的黨，不是這樣容易的事。

二 用引證來玩把戲呢，還

是托洛茨基在假造列寧主義

同志們，你們注意沒有，托洛茨基在他整個講話中，從『列寧全集』中引證了各種各樣的段落。你們就是讀了這些從『列寧全集』中選來的話，你們還是不會了解托洛茨基要的究竟是什麼：是不是他想這樣來鞏固自己的立場，或者，是他想在這裏面來『抓着』列寧底『矛盾』。他由『列寧全集』中引來一大堆引證，這些引證說，祇有在幾國革命勝利之後，才能够克服武裝干涉的可能，大概他想，這樣可以來『揭露』黨。但是他不了解，也許是不願意了解，這些話決不是反對黨底立場，而是擁護黨和反對托洛茨基底立場的，因為對於外部危險底比重，黨底估計是完全與列寧底路線相同的。他又引來了另外一堆引證，這些引證說，沒有在幾國革命底勝利，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是不可能的，而想用這些引證來玩把戲。但是他不了解，也許是不願意了解，不能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保證脫離武裝干涉）與一般的社會主義底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混爲一談，不了解或者是不願意了解列寧文章中這些話，不是反對黨而是擁護黨，反對托洛茨基底立場的。

可是，托洛茨基雖然引了一大堆與事實毫無關係的引證。他却完全不提到列寧論在一國以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基本論文（一九一五年寫的），大概他以爲，加米業夫底發言，已經很平安地把他由這些文章中解放出來了。可是，加米業夫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列寧底文章還保留着

全部的效力，這一點現在又可以說是已經完全證實了。

其次，托洛茨基，引證了列寧有名的文章，說在時事政策這方面的農民問題上，他與托洛茨基沒有甚麼分歧。但是他忘掉說，列寧這篇文章，關於在談到我國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可能這個基本問題時，列寧與托洛茨基中間在農民問題上所發生的分歧並沒有解決，而且沒有提到。

這樣也就可以解釋，托洛茨基這種運用引證的手術，變成了空洞的玩弄引證的把戲。

托洛茨基企圖證明：關於根據我國革命內部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上，他與列寧底立場，是『符合』一致的。可是，不可證明的事，怎樣可以來證明呢？

列寧以爲『在幾個或者甚至一個資本主義國裏面，社會主義首先得到勝利是可能的』；而托洛茨基則以爲，『誰以爲革命的俄國能够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這便是無希望的空想』。這兩個提綱怎樣會相符合呢？

其次，列寧認爲『在這一國（指單獨一國。——斯大林註）以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就要剝奪資本家，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而托洛茨基則認爲『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俄國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夠維持政權，不能把自己的暫時的統治，變爲真正的社會主義專政』。這兩種提綱，怎樣能夠符合起來呢？

最後，列寧認爲『在其他的國家革命尚未到來時，祇有與農民聯合才能夠救濟俄國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托洛

茨基等則認為，『在以農民佔絕對多數的落後國裏面，工人政府底矛盾狀況，祇有在世界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得着解決』。這兩種提綱，能够符合起來嗎？

鮑威爾認為『在無產階級僅佔極少數的俄國，要建立政權，也祇是臨時的』，『當農民羣衆在文化方面已經充分的成熟，能够把政權奪入自己的手裏來的時候，無產階級就必然要重新失掉政權』，『祇有在工業的西歐洲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以後，才能够保證工業社會主義長久的統治』。這種觀點，與托洛茨基論我們社會主義勝利的立場有甚麼分別呢？

托洛茨基離鮑威爾比離列寧要近得多，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托洛茨基底立場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底立場，托洛茨基實際上就是在否認十月革命底社會主義性質，難道這還不正確嗎？

托洛茨基說，現在的歐洲已經不是保守的了，多少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假使歐洲真正是保守的，則我國無產階級就不會能够保持政權。他想用這種論調來說明他關於無產階級在保守的歐洲面前不能維持政權的提綱。托洛茨基在這裏真是糊塗達於極點，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現在的意大利，或者英國、法國，算它爲保持的呢，還是自由主義的？現在的美國是什麼，保守的還是自由主義的？『這種輕巧地』、滑稽地指出保守的歐洲與『自由主義的』歐洲的分別，對於保全我們蘇聯這件事究竟有何意義呢？難

道共和制度的法國與民主政體的美國，在高爾察克與但尼金時代，不是與君主政體保守的英國一樣的對我國實行武裝干涉嗎？

托洛茨基在各處都特別注意到中農問題。他引證了列寧在一九〇六年所寫的文章。列寧當時曾經預言，在資產階級性革命勝利之後，一部份中農有轉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可能。他大概想拿這段話來證明，這與他本人關於在社會主義革命後農民問題所持的態度是『相合』的。很明顯的托洛茨基這裏是以兩個不可比擬的東西來加以比擬。托洛茨基把中農看作一種『物自在』、永久不變的東西。而布爾塞維克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這樣來觀察中農，大概托洛茨基忘記了，布爾塞維克對於基本的農民羣衆，有三個公式：第一個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用的；第二個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用的；第三個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之後用的。在第一個時期，布爾塞維克曾說：與全體農民一道反對沙皇，反對地主，中立自由資產階級，爲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而鬭爭。在第二時期，布爾塞維克曾說：與貧農一道，反對資產階級與富農，中立中農，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鬭爭。中立中農是甚麼意義呢？這就是說，把他放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監視之下，不要相信他，而採用一切方法使他不要脫離我們。第三時期，即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中，布爾塞維克說：與貧農一塊兒與中農鞏固聯合起來，反對在我們城市及鄉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爲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鬭爭。甚麼人要把這反映三個不同時期的三個公

式、三個路綫混淆起來，誰就是完全不懂得布爾塞維克主義。

列寧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一部份中農走入反革命那方面去，這完全是正確的。這種事情，在『武飛門政府』時就發生過的，當時破瓦寺一部份中農投入了反革命，走到富農那裏去了，而大部份中農則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事實也祇能如此。中農當時是觀望和動搖的，『他們拿誰的呢，誰也不知道，還是等一等的好。』祇是在第一次把內部反革命打得太敗以後，特別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之後，中農才轉回到蘇維埃政府方面來，大概他們決定了，沒有政權是不能夠的，布爾塞維克底政權很有力量，與這個政權工作才是唯一的出發。正在這時候，列寧同志說：『我們現在已經走入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已經應該根據鄉村工作經驗來製定具體而詳細的基本條例和指示，來作為我們向中農造成堅固聯盟的標準。』（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九四頁）

關於中農問題，就是這樣。

托洛茨基底錯誤，是在於他用玄學的觀點去觀察中農問題，他以為中農是一種『物自在』，因此，就把問題弄混淆了，曲解和偽造了列寧主義。

末了，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現在或者將來會與某一部份中農發生衝突和矛盾。黨與反對派間的分歧並不在這裏。分歧是在於，黨認為，這些矛盾與可能的衝突，完全

可以用我國革命本身的力量征服下去的；而托洛茨基及反對派則認爲，『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舞台上』，這些矛盾與衝突才能够征服。

托洛茨基用引證來玩把戲，企圖把這個分歧，藏到暗處去。可是，我已經說過了，要欺騙我們的黨，是不會成功的。

結論呢？結論就是這樣，應該作辯證論者，而不應該作玩戲的人。假設反對派在列寧那裏學得辯證法，讀一讀他的著作，那時候，你們也許會有點用處。（鼓掌，笑聲）

三 『小事』與奇貨

托洛茨基責斥我——提綱起草人，說我不應該在提綱中說，就革命『本身說來』，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認爲，這樣去觀察革命乃是玄學式的觀察法。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他這種批評。

爲什麼在提綱中說，就革命『本身說來』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正是爲的要特別指出在黨與反對派對十月革命的估計中間所存在的全部差別。這些差別在那裏呢？差別就在這裏：黨認爲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力量，它能够進行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鬭爭；而反對派認爲，十月革命是對尚未取得勝利的將來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無代價的附錄，是對於將來西歐革命的附屬句子，是沒有任何獨立力量的。值得把列寧對於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估計與反對派聯盟底估計比較一下，就可以明

瞭他們中間存在着一條鴻溝。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最大的發動力，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然後直接去幫助世界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世界作鬪爭；可是反對派却恰恰相反，他們以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極的力量，是處在『保守的歐洲面前』而立刻要失掉政權的危險中。

他應用『玄學』這兩個字，為的是要掩蓋反對派對於十月革命所下的社會民主主義估計底裸體，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托洛茨基責難我，說我在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問題上，曾經用比較確當的措詞代替了我在『列寧主義基礎』那本書上那個不確當的措詞。托洛茨基對於這一點表示很不滿意。為什麼，甚麼理由，他却一句話沒有說。我改正了不正確的措詞而代以正確的，這有什麼壞處呢？我並不認為這是罪惡。我想，假設某個同志作了錯誤，他自己承認而且後來改正了，這對於黨是有好處的。托洛茨基指出這件事實，究竟所想的是什麼呢？也許他想來根據這個很好的榜樣，來改正他自己那成千成萬的錯誤？（鼓掌，笑聲）那末，假設他需要我幫助，我是準備幫助他，督促他的。（鼓掌，笑聲）可是，很明顯的，托洛茨基有另的目的。要是這是對的，那末，我就可以斷言，他的企圖是一種不中用的企圖。

托洛茨基在自己發言中，說他並不是像黨內大多數代表描寫的那樣壞的共產黨員。他從自己文章中引證了許多話，以證明托洛茨基承認了而且要繼續承認我們的工作帶

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說他並沒有否認我們的國有工業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唉，想想罷，這是新聞！要托洛茨基否認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業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倒還沒有這樣大的勇氣。這個事實現在大家都承認了，不消說鮑威爾先生，就是紐約的交易所，我們的新興資產階級，也都承認。現在不管朋友和敵人，大家都看見，我們建設工業不是像資本家那樣建設的，我們在我國經濟及政治生活的發展中，造成了許多新的成份，這些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

不是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在這裏。

現在的事情，倒比反對派聯盟所感覺的嚴重得多了。

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而問題是在，不管資本主義的包圍、不管內部外部的敵人如何希望無產階級專政的消滅，我們要怎樣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在於使列寧主義在全黨中獲得完全的勝利。

現在的問題並不在小事和奇貨。用小事和奇貨來，現在是不能敷衍我們黨的。黨現在對反對派的要求，更要多些。

或者你們表示出你們的勇氣，很公開、很明確地拋棄自己○○原則上的錯誤；或者你們不這樣做，那末，黨就會給你們一個適當的估計，認為你們的立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

二者必居其一，選擇之權完全在乎你們自己。（叫

聲：『對呵！』鼓掌）

五 反對派底實際政綱黨底要求

托洛茨基、加米業夫以及季諾維埃夫這些反對派領袖，由引證的把戲談到實際問題的分歧，企圖把這些分歧歸納起來，而認為重要的不是理論上的分歧而是實際問題上的分歧。可是，我應該說，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派對於我們各種分歧所下的定義，沒有一個是合乎客觀情形和完滿的定義。

反對派想知道實際的分歧在那裏，你們想知道黨對你們的要求是什麼嗎？請聽罷：

一，黨已經不能容忍，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你們，每一次，當你們祇佔少數的時候，你們跑上街去，宣佈黨內發生了危機，竭力破壞我們的黨。黨對於這種行動，不會再容忍了。（叫聲：『對呵！』鼓掌）

二，黨已經不能容忍，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你們，當你們失掉了奪取大多數的希望時，你們就收集和積累一切不滿意的份子作為組織新黨的材料。黨已經不能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了。（鼓掌）

三，黨不能容忍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你們，誹謗黨的領導機關，破壞黨內的制裁，破壞黨內鐵的紀律，在小組織自由這面旗幟之下團結一切及所有的為黨所斥責的派別，成為新的政黨。黨再不會容忍這種行動了。（鼓掌）

四，我們知道，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我們有許多困難。我們看見了這些困難，而且有可能來征服它們。我們歡迎反對派在克服這些困難中給黨以一切幫助。但是，黨不能容忍也不會再容忍你們，讓你們企圖利用這些困難，使我們的狀況惡化，攻擊我們的黨，向黨進攻。（鼓掌）

五，黨比整個的反對派更了解，工業化的進步及社會主義的建設，祇有堅決的提高工人階級底物質及文化狀況，才有可能。黨採用而且將來也要採用一切的方法，使工人階級底物質及文化狀況不斷改善。但是，黨不能而且也不會容忍，反對派跑上街去作造謠惑衆的宣傳，宣傳要馬上提高工資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同時，他們自己也許知道，在日前，工業還不能支付這樣高的工資；他們自己也許知道，這種鼓惑的舉動，其目的並不是在改善工人階級底狀況，而是使勞動羣衆落後階層中的不滿情緒發育起來，組織這些不滿意來反對黨，反對工人階級底先鋒隊。黨不能而且也不會再容忍這樣的舉動了。（叫聲：『對的！』鼓掌）

六，黨不會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反對派繼續進行破壞工農聯盟底基礎，破壞工農聯合底基礎，宣傳提高出賣價格及加緊對於農民的稅務壓制。企圖『構成』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惡劣關係——由無產階級國家剝削農民的關係，反對工農經濟合作的關係。黨現在不能容忍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了。（鼓掌）

七，黨不能而也再不會容忍反對派繼續在黨內進行散播思想上的混亂，誇大我們的困難，培養失敗主義的情緒，宣傳不能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以破壞列寧主義基礎。而且再不會容忍了。（叫聲：『對的！』，鼓掌）

八，黨不能而且也不會再容忍——雖然這不是聯共單獨一個黨底事，而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事情——繼續妨害共產國際，破壞它的支部及共產國際底領導作用。現在，黨不能而且也不會再容忍了。（鼓掌）

我們的實際爭論，就在這裏。

反對派聯盟政治實際政綱底本質，就在於此，我們黨所反對的也就在此。

托洛茨基在發言中將此政綱講了幾點之後，便努力企圖隱藏其餘的各條，並且質問說：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在那裏呢？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問一句：在反對派聯盟政綱中，那裏有共產主義的氣味？那一點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對派聯盟底實際政綱，是脫離列寧主義而照着接近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綫進行的，難道還不明白嗎？

你們想知道黨對於你們的要求是什麼；你們現在可以知道了，什麼是黨對你們的要求。要就是你們執行這些條件，同時這也就是造成黨內完全一致的條件；要就是你們不這樣做，那末，黨昨天曾經打擊你們，明天還要開始更加打擊你們。（鼓掌）

六 總 結

總結怎樣，我們黨內鬭爭底結果怎樣呢？

我有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寫的文件。這個文件非常有趣，他在那裏企圖做出自己的關於黨內鬭爭的結論，關於黨內鬭爭底前途，有特別的預言和描寫。在這文件中說：

『聯合的反對派，在四月及六月曾經證明，而且在十月也證明，他們觀點上的一致，因為受着頑強無禮的攻擊反而鞏固起來了。同時，黨會明白：在目前祇有依照聯合的反對派底觀點，才能從嚴重的危機之下找到出路。』（見一九二六年托洛茨基給反對派的信。原文見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到十一日政治局會議底記錄）。

你們可以看見，這差不多是預言。（叫聲：『正是差不多呢。』）這差不多是純粹馬克思主義式的預言，預先斷定了兩個月以後的事。（笑聲）

自然，這裏有點過於誇大。（笑聲）例如，這裏所說的是我們黨目前的嚴重危機。可是我們多蒙上帝恩佑，我們很健康地生活着；危機呢？却甚至毫無感覺得到。自然，也有些危機，可是這不是黨底危機，而是小組織底危機，即所謂反對派聯盟這個小組織底危機。可是，把很小一個小組織底危機誤認為擁有百萬黨員的黨底危機，這是

不應該的。

在托洛茨基底文件中，還說到反對派聯盟要鞏固而且將來也要鞏固。我想，這裏也有點過於誇大。（笑聲）不應該否認這樣的事實，反對派聯盟是在破壞的，反對派裏面優秀的份子都在脫離它，它已經在內部矛盾中作最後的喘息了。例如，克魯卡斯加雅同志就脫離了反對派的聯盟，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大鼓掌）這是偶然的事嗎？

最後在托洛茨基文件中說，祇有照反對派聯盟底觀點，才是目前危機的出路。我想，托洛茨基在這裏也有點過於誇大。（笑聲）反對派不能不知道，黨所以能够一致團結和鞏固，並不是根據反對派聯盟底觀點，而是因為它與這些觀點作了鬭爭，反對了這些問題，而是根據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托洛茨基文件中的過於誇大，很明顯的了。

同志們！可是，假使我們把托洛茨基在他自己文件中所作這些過事的誇大都除掉出去，則他的預言實際上就幾乎一點東西也沒有了（笑聲）

你們可以看見，實際總結是和托洛茨基在他預言中所給我們的總結，完全相反。

同志們，我的話要完了。季諾維埃夫有一次曾經自己誇揚，說他會把耳朵放在地上，（笑聲）而當他把耳朵放在地上的時候，他能够聽見歷史底足音。也許事實上是這樣，這是很有可能的。可是有一件事實是應該承認的，就是能够耳朵擺在地上聽歷史足音的季諾維埃夫，有時却聽

不見一些『區區小事』。（斯爾佐夫：『他用另外一個耳朵聽到了。』）也許反對派真正能够把耳朵放在地上聽歷史足音那樣奇妙的事情。可是，不能承認，他們會聽偉大的事件，確不會聽那些『區區小事』。黨早已跑上反對派前面去了，而反對派却還是站在淺灘上。這一點，他們確沒有聽着。（叫聲：『對呵！』）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這很明顯的，是因爲反對派底耳朵在生病了。（鼓掌）

由此我便有這樣忠告：反對派，快醫治你們的耳朵罷！（不斷的掌聲如雷，全體代表起立歡送斯大林同志）

再論聯共黨內社會 民主主義的傾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共產國際執委第七
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

報 告

一 幾個預先的解釋

同志們，在說到本題以前，讓我預先作幾個聲明。

一 黨內發展底矛盾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黨內鬭爭這個問題。這一個鬭爭並不從昨天才開始，到現在呢，還正繼續着。要是從本黨產生之日，即從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小組之形成起，來觀察本黨底歷史，並研究本黨以後發展各個階段以至於今日；那末，我們的黨史就是一部黨內許多矛盾鬭爭的歷史，是一部征服這些矛盾，而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來逐漸鞏固本黨的歷史：這並不算什麼過甚其詞。或有人以為俄國人嗜好鬭爭，喜歡爭辯，愛鬧意見，所以他們黨底發展就需要征服黨內各種矛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問題並不在於嗜好鬭爭呵。這是由於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而這些分歧是在黨底發展過程與無產階級鬭爭過程中所發生出來的。問題正在這裏：祇有爲了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鬭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鬭爭目標來進行鬭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鬭爭方法而鬭爭——祇有這樣，才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時事政治問題上，

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末，任何的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線，都無濟於事了。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線。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擺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

目前，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在它們黨裏是否有黨內矛盾，原則上的分歧呢？自然，是有的。它們是否揭穿這些矛盾？是否努力在黨員羣衆面前公開將這些矛盾征服下去呢？不，自然，不是的。社會民主黨底實際便是將這些矛盾和分歧掩蓋隱藏起來。社會民主黨底實際乃是將自己的代表會和代表大會，變成一些慶賀的讌歡大會，假面跳舞之場，設法掩蔽和掩飾內部的分歧。可是，這些嘉餐盛會，祇是閉塞了人們底頭腦，使黨在思想上陷於貧困，此外便一無所得。這也就是西歐社會民主黨崩潰的原因之一，昔日曾爲革命的政黨，現在呢，已變成改良主義的政黨了。

同志們，我們却不能這樣生活與發展的。『中間』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日趨於腐化的政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

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黨史乃是一部征服黨內矛盾而拚命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鞏固本黨隊伍的歷史，這一個原理，在我們全部過去歷史中都能得到證明。

就拿第一個時期，『火花報』或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來說，當時在我們黨裏，第一次發生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分歧；結果，我們黨內領袖分成了兩部份：布爾塞維克（列寧）與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亞生洛德、馬爾託夫、查蘇里契、波特列索夫）。列寧當日是單身獨漢。當時，要是你們知道的話，對於那些『不可復得』而離開了列寧的人物，你們會要哭得九死一生了！可是，鬭爭實際和黨底歷史證明了，這一個分歧是有其原則的基礎的，這一個分歧是誕生和發展真正革命的與真正布爾塞維主義政黨所必需的階段。當時，鬭爭的實際表明了：第一，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第二，問題不在形式上的一致而在這個一致要有其原則的基礎。歷史告訴了我們，列寧是對的，那些『不可復得』的人物是不對的。歷史表明了，不將列寧與『不可復得』的人物之間的矛盾征服下去，那末，我們就不能創造出真正革命的政黨。

又拿其次一個時期，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這個時期來說，當時，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這兩個政綱完全不同的營壘，依然在一個黨裏彼此互相攻擊，當布爾塞維克已處在本黨形式上破壞的前面，他們爲了堅持我們革命的路綫，不得不召集自己的非常的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

黨之布爾塞維克部份當時何以能佔得上風，以什麼東西來取得了大多數黨員底同情的呢？這就是因為這部份布爾塞維克不掩蔽原則的分歧，進行堅決的鬭爭以孤立孟塞維克的方法來征服這些分歧。

其次，我還能引證我黨發展底第三個階段，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這一時期，即一九〇七年這個時期，當時有一部份布爾塞維克，所謂『召回派』，以波格達諾夫為首領，離開了布爾塞維主義。這是在本黨生活中一個危急的時期。這個時期，有許多布爾塞維克老幹部人材都離開了列寧和列寧底黨，孟塞維克當時高着嗓子大叫布爾塞維克之死亡。可是，布爾塞維主義並沒有死亡；而一年半來鬭爭的實際證明了：列寧和列寧底黨進行堅決鬭爭以征服布爾塞維克隊伍中的矛盾，這完全是正確的。這些矛盾之被征服下去並不由於掩蔽了事，而是將這些矛盾揭露出來，公開地和他們鬭爭以謀本黨底福利。

其次，我還能敘述本黨發展歷史底第四個階段，即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當時，布爾塞維克將被沙皇反動勢力所破壞了的黨恢復了起來，把取消派都趕出黨外去了。這裏，和過去的一切時期一樣，布爾塞維克之能夠恢復和強固本黨，並不是因為他們掩蔽了和取消派之間的原則分歧，而正是因為他們能夠揭穿這些分歧而加以征服。

我尚可學說本黨發展底第五個階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這一時期；當時，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以布爾

塞維克黨內幾個有名領袖居其首，發生了動搖而不想進行武裝暴動，認為這個暴動是一種冒險事業。誰都知道，布爾塞維克征服了這一個矛盾，也並不是因為他們敷衍了這些分歧；而是他們爲了十月革命，曾對那班人作過公開的鬭爭。鬭爭的實際表明了，若不征服這些分歧，那末，我們會使十月革命陷於危急的境地。

最後，還可指出我們黨內鬭爭發展過程中以下的各個時期，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二一年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期及其他各時期；不過這些你們都已經知道，故用不着我來多說了。誰都知道，在所有這些時期，也和在過去各時期一般，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過程中發展與鞏固起來的。

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可得這樣的結論，即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說，以鬭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底規律。

有人能夠說：這個規律是蘇聯共產黨內的，可是，對於其他的無產階級政黨，却全不適用。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對一切比較大的政黨的發展都適用得着的規律（姑無論蘇聯無產階級政黨也好，西歐各國政黨也好）。若是在小國小政黨裏，還可這樣或那樣地模糊黨中的分歧而隱蔽於一人或數人的威信之下，那末在大的政黨中，以共有各種不同的區域，則經過征服黨內的矛盾以發展黨，乃是發

展與鞏固的必須因素。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此地，我想來引證恩格斯一段富有威信的話；他與馬克思一塊指導過西歐的無產階級政黨，不止十年。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事，當時，德國存在有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特殊法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僑居倫敦，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海外祕密機關報『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指揮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工作。伯因斯坦當時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跑到改良主義者方面），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許多日常迫切的政治問題，恩格斯常與他有信札往來。請看恩格斯致伯因斯坦信中說些什麼（一八八二年）：

『很明顯地，大國一切工人政黨，祇有在黨內鬭爭中，與辯證發展律全相適應時，才能發展起來。德國黨之有今日，是在愛桑拉哈派與拉薩爾派之間的鬭爭中（在這裏，這一個衝突是表演了主要的作用）發展起來的。祇有當拉薩爾有意豢養起來而用為自家工具的那些賤徒一個一個敗亡之後，黨的一致才有可能；可是從我們這方面，太過於匆忙，不等到他們的敗亡，就和他們一致起來。在法國呢，人們雖然拒絕了巴枯寧底理論，可是還繼續着巴枯寧底鬭爭方法，他們想將運動底階級性質來為自己的社會目的而犧牲。首先就必須把這些人打倒，然後才有一致之可能。不然，在這些條件之下，想來宣傳一致，簡直是愚不可及。道德上的傳道說教並不能預防幼稚的病症，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這些病症是應加以醫治的。』（請

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庫』第一卷，第三二四—三二五頁）

因爲，恩格斯在別處又說（一八八五年）：

『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鬭爭來解決。』（見同書第三七一頁）

我們黨內矛盾底存在及我們黨祇有在以鬭爭征服這些矛盾的過程中才能發展起來，其原因所在，首先就該這樣來解釋。

二 黨內矛盾底來源

但是，這些矛盾與分歧是從何處來的，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底矛盾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呢？

第一，是在階級鬭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決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絕不能以爲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底一部份，有千索萬緒將它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來聯繫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底一部份。因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它和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的階層間的聯繫而不受其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往往深入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

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份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繫着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因為工人階級成份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我想，可將無產階級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及經常幹部，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聯繫了的。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這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及知識份子中出身的。這種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個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最後，第三個階層，這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上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的權貴人物而『自謀共位』。這個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宜的基礎。

這末尾兩個工人階級階層，雖它們相互間外表上有些分別，可是它們多少總是代表一個共同的園地，培養着一般的機會主義：在工人貴族底情緒佔上風時就要產生公開的機會主義；而在那些還沒有和小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

的半小資產階級情緒佔上風時，便要產生一種以左的詞調掩蔽起來的機會主義。『超左』情緒常與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情緒一致，這一個事實並沒有什麼奇怪。列寧屢次說過，『超左的』反對派乃是右派的、孟塞維克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反對派底另一方面。而這個是完全正確的。要是『超左派』來幹革命，僅是等待着革命在明天就能勝利；那末，很明顯地，假使革命一下子擱淺，停滯起來，而不能在明天就得到勝利，則這一些『超左派』自然就應該陷於絕望之境，對革命便會灰心失望起來。

自然，在階級鬭爭發展中每一個轉變關頭，在這個鬭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加強之下，無產階級各個階層間觀點、習好和情緒之差別，必然立刻反映到黨內來，引起許多分歧的意見；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又必然使這些分歧更加激烈起來；無產階級政黨黨內的鬭爭，便是跑出這個分歧的出路。

這些就是黨內矛盾與分歧底根源。

是否可以躲避這些矛盾和分歧呢？不，不能。若有人以為，可以躲避這些矛盾，這就是自己欺騙自己。恩格斯說得對：沒有人能夠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鬭爭來解決。

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變成一個爭辯的俱樂部。反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而且應該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組織。我想要說的，就是我們不應該來躲避黨內這些分歧，閉着眼睛，看不到黨內這些分歧，假若這些分歧是帶有原則性的

話；我想要說的，就是祇有實行爲了原則路綫的鬭爭，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免於資產階級底打擊和影響。我想要說的，就是祇有征服了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達到健康與堅固的地步。

二 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底特點

現在且讓我由預先的聲明轉說到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的問題。

首先，我就想指出我們黨內反對派底幾個特徵。這裏，我所要講的是那些外表上的、最觸人眼目的幾個特點，暫不涉及分歧底本質。我想，這些特點可以歸作三類：第一，就是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是聯合起來了的反對派，並不是什麼『簡單的』反對派；第二，就是反對派總企圖以『左的』詞調來掩蔽自己的機會主義，用許多『革命的』口號來裝飾自家的門面；第三，就是反對派因爲在原則上不成其爲一個體統，而常埋怨別人不了解他們，反對派底領袖們簡直是一個『不可以了解的人』所結合起來的小組織。（大笑）

開首講第一個特點。

反對派在我們黨內活動起來乃是一個聯合起來了的反對派，是過去一切受黨裁判過的派別大聯盟，而且，不是什麼『簡簡單單地』來活動，却以托洛茨基主義居共首：這一個事實是怎樣解釋呢？

這個要由下列幾個情形來解釋：

第一，就是因為團結到這個大聯盟裏的各個派別（托洛茨基主義者、『新反對派』、『民主集中主義』底殘餘及『工人反對派』底殘餘），都多多少少地是一些機會主義的支派，或在列寧主義開始發生時就和列寧主義鬭爭，或者是近來才開始向列寧主義宣戰。這一個共同之點就應該使它們容易結合起來，在反黨的鬭爭中，結成一個聯盟：這是不待言而知了。

第二，是因為目前時期，是一個轉變性質的時期，是因為：目前這個轉變時期，將我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重新提得非常嚴重，而所有這一切派別，既對我們革命底各個問題與本黨發生過分歧而且繼續地分歧着；那末，自然，目前這個時期底總結性，既然把我們的一切分歧作了一個結束，就應當將所有這些派別都推到一個聯盟內去，聯盟起來以反對本黨底基本路線。這一個情形不能不使五花八門的反對派份子易於聯合起來，結為一個共同的營壘：這還待說嗎？

第三，就是因為：一方面由於本黨之強大有力和堅固的團結；另一方面由於所有這些反對派派別都十分薄弱，脫離羣衆，所以這些派別如果各自為戰，散兵式地和本黨鬭爭，自然是毫無希望；因此各色各樣的反對派，便必然要走上聯合起來的道路，以便把各派力量集合起來，去補救其缺點；用裝飾門面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希望。

可是，反對派聯盟恰以托洛茨基主義居共首，這又作

何解釋呢？

第一，這是因為托洛茨基主義在本黨內部現有的各種反對派支流中，算是最完備了的一個機會主義派別（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估計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是對的）。

第二，在我們的黨中再沒有一個反對派支流能像托洛茨基主義這樣乖巧玲瓏地以『左的』和革、革、革命的詞調來點綴自己的機會主義（全場大笑）

在本黨的歷史上，托洛茨基主義，常為黨內一切反對派支流底頭目，領導他們共同反黨；而這一次，並不算是第一次。

我想來引證在本黨歷史上一個有名的故事，此事發生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當時以托洛茨基為首，組織了各種反黨的反對派大聯盟，即所謂『八月聯盟』。我之所以引證這個故事，就是因為他乃是目前反對派大聯盟底模型。當時，托洛茨基將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馬爾託夫及其他）、召回派（『前進報派』）及自己的集團聯合起來，共同反黨。而現在呢，他又企圖將『工人反對派』及自己的集團聯合起來，造成一個反對派大聯盟。誰都知道，當時列寧為了反對『八月聯盟』，苦戰了三年之久。當『八月聯盟』形成之前夜，列寧對『八月聯盟』寫了以下的話：

『因此，我們要用全黨底名義向大家宣言，托洛茨基是在進行反黨的政策；他正在破壞黨底章程，走

上冒險與分裂之路。托洛茨基對這個不容爭辯的真理之所以默而不言，乃是因為這個真理，不符合於他自己政策底實際目的。而這些實際的目的一天一天鮮明起來，甚至於對那些近視的黨員們都已非常清楚。這些實際目的，就是造成波特列索夫派與前進報派反黨的聯盟；而這一個聯盟正為托洛茨基所幫助和組織着…這一個聯盟，自然，會要幫助托洛茨基底『商號』和由托洛茨基所召集的反黨的代表會議，因為，波特列索夫派、前進報派那些老爺們在這裏正是得到了他們所必要的東西：自家小組活動之自由，將這些小組合法化，掩蔽他們的活動，在工人面前給這種活動作律師式的辯護。正是從『原則基礎』的觀點看來，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一個聯盟是千真萬確的冒險主義。托洛茨基，自然沒有勇氣斷定，說自己將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看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性底真正擁護者。這正是冒險家立場底實質所在，所以，托洛茨基走起路來，總是不斷地東彎西拐…托洛茨基與波特列索夫和前進報派的聯盟，從『原則基礎』上看來，正是一種冒險主義。再從黨的政治任務上看來，說他是冒險主義也同樣是對的…。中央全會後一年來的經驗在實際上證明了，將資產階級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來的，正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前進報派這一班人，他們正是資產階級影響傳入到無產階級中來的化身…最後，第三，托洛茨基底政策，

在組織意義上，也是冒險主義，因為，如我們已經指明出來的，這一個政策破壞了黨底章程，而且以一個國外集團底名義（或者用兩個反黨呼聲派別和前進報派——聯盟底名義）召集了一個代表會議。托洛茨基這一個政策，是直接了當的分裂政策。』（見『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第一八九——一九四頁）

這就是列寧對第一個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各個反黨派別聯盟所給與的評判。

對目前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黨派別大同盟，在基本上而且要更嚴格一些，來給與同樣的評判。

所有這些，就是黨內反對派為什麼是以一個聯合起來的反對派資格而出頭現面，並以托洛茨基主義為其首，而不是簡簡單單地活動的幾個原因。

反對派第一個特點，便是如此。

再說到第二個特點。我已經說過，反對派底第二個特點就是努力以『左的』、『革命的』詞調掩蓋自家機會主義的事業。我認為此地沒有可能詳說許多事實，表明在反對派底實際行動中，共『革命的』詞調與機會主義的事業是經常地相背而馳。祇要看一下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論反對派提綱，就可以明瞭這一套假把戲底線索。我祇想從黨史上來舉幾個例子，說明我們黨內各種反對派，在奪取政權以後時期中，總企圖以『革命的』詞調去遮掩反革命的事業，一成不變地從『左面』來批評黨和黨

的政策。

就舉『左派』共產黨爲例。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一八年），他們起來反對黨。誰都知道，『左派』共產黨是從『左面』來批評黨的，反對訂結布列斯特和約而且估計黨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非無產階級的、向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而實際上呢，『左派』的共產黨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實際上就妨礙了黨取得暫時休息的機會，以組織和鞏固蘇維埃政權，他們幫助了當時也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他們幫助了帝國主義在蘇維埃政權萌芽時期就要剷滅蘇維埃政權的企圖。

舉一九二一年的『工人反對派』作例吧。大家都知道，『工人反對派』也是從『左面』批評黨的，盡力地『轟擊』新經濟政策；當時，列寧認爲：恢復工業應先從發展農業入手，因爲農業爲工業造下原料的和食糧的先決條件——列寧底這一個意見被『工人反對派』『罵』得天花亂墜，『罵』列寧這種意見是忘了無產階級底利益，是一種農民傾向。而實際上呢，若不採用新經濟政策，不發展農業，以爲工業造下原料的和食糧的先決條件，那末，我們就不能夠有什麼工業；而無產階級呢，便會陷於墮落沉淪的境地。此外，既是這樣，則『工人反對派』將向何方發展，向右抑是向左，那是非常明白了。

最後，再舉托洛茨基主義爲例。托洛茨基主義從『左面』批評本黨已經數年，而且，正如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所說的一樣，托洛茨基主義正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傾

向。在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與真正的革命性之間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這裏，『革命的』詞調，祇是用以掩蔽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屏帳：這難道不明顯嗎？

至於『新反對派』以『左派的』吶喊來掩蓋自己為托洛茨基主義所俘擄，那更不待我說了。

所有這些事實是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

這是告訴我們說：以『左的』假面具來掩蓋機會主義的事業，乃是我們黨裏各種反對派在奪取政權以後時期裏底特徵之一。

爲什麼會發生這一個現象呢？

這是由於蘇聯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所致，這是因爲在我國無產階級底腦袋中刻下了偉大的革命傳統。這是因爲蘇聯工人階級對一切反革命的東西、機會主義的份子抱着一種很嚴酷的仇視態度。這是因爲我們的工人將不會很簡單地來聽從公開的機會主義的份子，所以反對派需要用『革命的』假面具來掩蔽自己，美其外觀，鼓惑工人，引起工人對反對派加以注意使他們信任反對派。爲什麼英國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想到要將無產階級底叛徒如湯姆士這班人淹死，丟到井裏？（笑）這是我們蘇聯工人所不能了解的。像這類叛徒人物和機會主義的份子如湯姆士之流，在我們工人中簡直就不會有立足的餘地，這是知道蘇聯工人的人所容易領會得到的。然而英國工人不僅不準備將湯姆士這類老爺淹死，却再三將他們選入工聯總委員會；而且不是簡單地選舉他們一下完事，而且，是用示威遊行的形

式選舉他們。很明顯地，在這樣的工人面前，自然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來掩蓋機會主義的面孔；因為，他們本來就信任這些叛徒，接待他們如自家人。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英國工人階級中沒有這些革命的傳統。這些革命的傳統現在正生長着。他們正生長而且發展着，英國的工人將在革命的戰鬥中鍛鍊起來，這是無懷疑之餘地的。但是目前這一個革命的傳統還未鍛鍊出來，蘇聯工人與英國工人之間的區別自然還是存留着。正因為這個情形，我們黨裏的機會主義份子，如果不弄些『革命的』假面具頂在頭上，而逕直跑到蘇聯工人中去，那是非常危險的。

這些就是反對派聯盟以『革命的』假面具來掩蔽機會主義事業的根源所在。

最後，講到反對派底第三個特點。我已經說過，這一個特點，就是反對派聯盟在原則上不成其為一個系統，沒有原則性，叫做『百不像』，及由此所發生出來的埋怨與含冤，經常地埋怨人家『沒有了解』他們，『曲解了』他們，將其『所沒有說的話』加到他們身上等等。這真是一個『不可以了解』的集團。無產階級政黨底歷史告訴我們，這一個特點，（『不可以了解！』），乃是一般的機會主義最普通而流行最廣的一個特點。同志們，你們應該知道，在九十年末及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裏最有名的機會主義者，如伯因斯坦、福利馬爾、阿愛爾及其他人物，也同樣『遭遇了這個不幸』。當時，這些頑梗不化的機會主義者埋怨別人至數年之久，總說人家『沒有了解

』他們，將他們『曲解』了。誰都知道，當時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曾綽號伯因斯坦派爲『不可以了解派。因此我們將反對派聯盟放在『不可以了解派』隊伍裏，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些就是反對派聯盟底幾個最主要的特點。

三 聯共黨裏的分歧

現在，言歸正傳，要說明分歧的本質。

我想，我們的分歧可以總括爲幾個基本的問題。我不詳細說明這些問題，因爲時間很少；而報告呢，就這樣已經拉得很長了。況且，你們有許多關於聯共問題的材料，雖然翻譯上有些錯誤，但在基本上說來，這些材料總能使你們對於聯共黨內的分歧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

一 社會主義建設底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這關於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這個問題。自然，我們所說的不是威爾哥利亞，也甚至不是保加利亞，而是說我們的蘇聯。在蘇聯，有過而且發展了帝國主義，有相當的大工業基礎，有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有指導這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那末，在蘇聯裏社會主義是否有勝利的可能呢，在我國內部力量基礎上，依據着蘇聯無產階級所轄有的那些可能，是否可以完成社會主義之建設呢？假使將這句話譯成很具體的、階級的語言；那末，完成社會主義之建設，究竟是什

麼意思呢？在蘇聯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說在鬭爭過程中，用自己的力量來征服我國的，蘇聯的資產階級。那末，這個問題就歸結到蘇聯的無產階級是否能夠征服自己的、蘇聯的資產階級。因此，當我們說到在蘇聯是否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說：蘇聯的無產階級，是否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來征服蘇聯的資產階級。在解決在蘇聯是否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時，問題底提法正是這樣，也祇有這樣。

我們的黨對這個問題是作了一種肯定的回答，因為黨底出發點，乃是認為蘇聯的無產階級及在蘇聯巍然存在着的無產階級專政能夠以自家的力量來征服蘇聯的資產階級。

假若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假使黨沒有根據來肯定蘇聯無產階級（不管國內技術發展比較落後），能夠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末，黨就會沒有任何理由再來當政下去，它就應當放棄政權，而轉到在野黨地位。因為，二者之中必取其一：或者，我們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征服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結果將社會主義完全建設起來，那時候，黨就必須執掌政權，且在這一國裏指導社會主義的建設以謀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得到勝利；或者，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征服自己的資產階級——那時候，由於不能即刻得到外援，沒有他國勝利的革命之幫助，我們就應當光明正大地離開政權，而努力在蘇聯境內，組織將來的新革命。黨能不能欺騙自己的階級？我們

的黨能不能欺騙工人階級呢？不，不能欺騙自己的階級的；要是這樣一個欺騙自己階級的政黨，應該將它四分五裂才行。可是，正因為我們的黨沒有權欺騙工人階級，它就應當直接了當地說：如果對我國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缺乏一種信心，就必定要走到放棄政權而將我們的黨由執政的黨轉到在野黨的地位。

我們獲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及因此造成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我們能否以自己的力量造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造成一個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新的經濟基礎呢？社會主義底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是不是要在人間創造一個『天堂』而使大家都心滿意足呢？不，不在這個地方，這恰是對社會主義底經濟實質的一種庸俗的、市儈的見解。創造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就是說將鄉村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工業結合為一個整個的經濟，使鄉村經濟服從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之下，在農產品與工業品直接交換底基礎上來改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關閉且剷除一切能產生階級而特別是產生資本的元素，結果就造成一種能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與分配的條件。

當我國已經着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建設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基礎個這問題，曾來得非常嚴重。請聽列寧當時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以取稅來代替勒繳，其原則上的意義，就是：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到正確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不

是勒繳，也不是取稅，而是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品來交換農產品，這就是社會主義底經濟實質和它的基礎。』（『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二頁）這就是列寧對於創造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個問題的了解。

但是，爲了使農業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首先，就需要很多分配食品的機關，合作社機關：消費的，以及農業的、生產的合作社機關。列寧在寫『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時，正是從這個原則出發，他說：

『在我國條件之下，合作化與社會主義完全是一個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四四頁）

那末，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下的蘇聯裏，無產階級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呢？

對這個問題，黨給了很肯定的回答。（請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列寧對這個問題，也是給了肯定的回答。（請看『關於合作制』）我們建設底整個實際經驗對這個問題也是作了肯定的答覆，因爲在生產方面以及流通方面，社會主義部門底比重是一年一年增加，而減少了私人資本底比重；至於在和我們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成份底作用比較起來，則私人資本底作用也是一年一年地降低了。

那末，反對派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的呢？

他們對這個問題，給了否定的回答。

那末，在我們國裏，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完全建

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可能，算是有了保證。這是不是說，能將這個勝利呼之爲完成的、終結的勝利，說這個勝利能保障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受外來的危險，不受帝國主義干涉及與此相關的復辟危險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假使，我們認爲在蘇聯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乃是征服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問題，那末，社會主義之終結的勝利問題，就是征服世界資產階級的問題。黨告訴我們說，一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來戰勝世界的資產階級的。黨說，爲使社會主義在一國裏得到終結的勝利，必須征服或者至少要中立世界的資產階級。黨說，祇有幾國無產階級，才能解決這一個任務。因此，在這國或那國裏，社會主義之終結的勝利，便是，無產階級革命至少在幾國裏得到勝利。這一個問題，在我們黨裏，並不引起特別的分歧，而因此我就不來多說；熱心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志，可以去參看近來發給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各委員的那些材料。

二 『休養』底條件

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要說到蘇聯目前所處的國際狀況各個條件，要說到『休養』時期底條件，在這個『休養』時期中，我們這裏就開始了而且發展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但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就該生存。要從戰爭中得到一個『休養』的機會，使帝國主義不敢進行干涉，要獲得一些爲生存與建設社會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國際條件。

那麼要問：目前蘇聯底國際地位是依據在什麼上面的；在目前，我國與資本主義各國之間，保持着和平的局面，我們這個『和平』發展時期中是被什麼東西決定的；這一個『休養』，或者是這一個『休養』時期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假使已經千真萬確地證明過了，干涉的危險是存在着而且將還要存在，這一個危險祇有許多國裏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後才能剷除，那現在為什麼能有這一個『休養』時期，使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可能對蘇聯即刻就實行嚴重的干涉的嘗試，反而造下了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外部的條件的呢？

目前這一個『休養』時期，至少是根據下列四個基本事實來決定。

第一，在於帝國主義營壘裏的衝突，這些衝突並不減弱反蘇聯的同謀，可是能使這個同謀困難起來。

第二，在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各國之間的矛盾，在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各國解放運動之發展。

第三，在於資本主義各國內部革命運動之發展，在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同情日益提高。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還不能以反對自己的資本家的直接革命來幫助蘇聯無產階級。但是，在帝國主義各國裏，資本家已經不能調動『自己的』工人來反對蘇聯無產階級了。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同情日形增高，而且不能不一天天增高起來。而現在呢，沒有工人，是打不成仗的。

第四，在於蘇聯無產階級底力量及英勇，在於社會主

義建設底勝利，在於紅軍底組織力量。

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條件配合起來，便造成這一個『休養』時期，這一個『休養』時期正是蘇聯目前國際狀況底特徵。

三 革命底『民族的』任務和 國際的任務之一致與不可分離

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要說到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民族的』和國際的任務問題。黨底出發點是認爲蘇聯無產階級底『民族的』和國際的任務是匯合於一，匯合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這一個共同的任務裏，認爲在我們國裏，社會主義建設底利益完全與世界革命底利益結合一致而歸結於一，歸結到在全世界革命勝利這一個共同的利益上。

假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不同情於蘇聯，不來幫助它，那末會要造成一個怎樣的結局呢？那末，就是帝國主義之干涉與蘇維埃共和國之破壞。

假使資本家能够破壞了蘇維埃共和國，那末又成了一個怎樣的結局呢？那末，就是一切資本主義及殖民地國家都要進到極黑暗的反動時期，他們會要剿滅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共產主義之國際地位也要被他們掃除。

假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和幫助能更加加強，那將又怎樣呢？這就要根本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更加容易起來。

假使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一天天發展起來，那又

要發生什麼呢？

這就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反資本主義鬭爭中的革命陣勢根本上強固起來；破壞國際資產階級在反無產階級鬭爭中的陣地，將世界共產主義底勝利前途提高到最高程度。

由此可知，蘇聯無產階級底利益和任務是與全世界革命運動底利益和任務互相交錯着，不斷聯繫着；反之，全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底任務，也是與蘇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任務與勝利，密切聯繫，分離不開。

因此，將這國或那國無產階級底『民族的』任務與它的國際任務分立起來，——這在政治上就會要犯出很嚴重而深刻的錯誤來的。

因此，將蘇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努力當作『民族主義閉關自守』底象徵，看作『民族狹隘性』底表現，如反對派有時所說的一樣，——這就是發昏或是小孩子不懂世事。

因此，一國無產階級底利益和任務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底任務和利益分離不開的。這一個原則，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勝利底最可靠的道路。

所以，一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並不是目的而是在全世界上發展革命及取得此革命勝利的手段和武器。

因此，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執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底共同事業，這不僅是給蘇聯資本主義以打擊，而且是給世界各國資本主義以打擊；因為，蘇聯革命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是世界革命底發端及發展底基礎。

四 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底歷史

第四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就要說到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底歷史。反對派向大家說：在一國裏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於一九二五年才開始在黨裏提起出來。在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硬直接了當地聲明着：『爲什麼需要在理論上來承認在一國裏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呢？這一個前途是從那兒來的？爲什麼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誰也沒提出這個問題來呢？』

那末，據托洛茨基底意見，一九二五年前，這一個問題在我們黨中並沒有提起過。那末，在黨裏，祇有布哈林和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才開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這個對嗎？不，不對。

我敢向你們說：尙在一九一五年時，列寧就已經開始將這個問題——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提起出來了。我更要告訴大家的，當時反對列寧的，恰巧就是托洛茨基而不是任何別人。我還可以說，在一國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個問題，從此時起，就是從一九一五年起，在我們的刊物上及黨裏，已經屢次討論過了。

請看事實。

第一個事實：一九一五年。在布爾塞維克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上所登載的列寧底論文：『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

『「世界聯邦」這個口號，若以之爲一個獨立的口號這是不正確的：第一，因爲它與社會主義混爲一

片；第二，因為他產生一種錯誤的見解，會說在一國裏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要曲解這一國與其他各國的關係的這些問題。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不平衡性，乃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法則。因此，社會主義起先在少數的或甚至單一個的資本主義國裏都有勝利的可能。這一個國裏底無產階級，即獲了勝利，將資本家財產沒收起來，而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藉以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將別個國被壓迫的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在他們那裏，掀起反對資本家的暴動，在必要時，甚至應用軍事的力量反對那裏剝削的階級及共國家——因為，要是沒有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餘國家進行比較長期的苦戰，就不能夠使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頁）

那末，再請聽聽托洛茨基於一九一五年對這個意見的反駁。在他所指導的『我們的話』中說：

『「政治的和經濟的發展之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由此，『社會民主黨』（這是一九一五年時布爾塞維克底中央機關報，在這個報上正是發表了列寧那篇論文。——斯大林註）便做出結論來：在一國裏，社會主義有勝利的可能，及因此便用不着以建立歐洲聯邦來約束某國裏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任何一國在自己的鬭爭中不應該「等待」他國，這一個原理是值得着且必須重複的，使同道並進之國際活動

的精神不爲坐觀風勢而無所動作的思想所代替。不等待着別人，在一國範圍內，我們開始而且繼續鬭爭，因爲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發端會給其他各國裏面的鬭爭以一種推動；假使這一個推動他國鬭爭的作用沒有實現，那末，以爲革命的俄羅斯能夠在保守主義的歐洲前面立得住腳，或者以爲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夠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保得住成一個孤立自在的地位，這完全是無希望的空想。歷史的經濟與理論上的推測，都在證明這祇是一種空想。在一國範圍裏來觀察社會革命的前途，這就是成了民族主義之狹隘性底犧牲品，而民族主義之狹隘性，正是社會愛國主義底實質。』（見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九——九〇頁）

你們可以看到，『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問題尙在一九一五年，已被列寧提起出來了；那時，俄國正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正當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問題，擺在議事日程上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當時在駁列寧的並不是別人，恰巧就是托洛茨基。很明顯地，托洛茨基想必早知道了在列寧底論文中所說的正是關於『在一國裏社會主義能夠勝利』及『能夠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

你們看到，『民族主義狹隘性』這種誣鱗，在一九一一五年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開始提將出來了；而且這個誣鱗

當時並不是用來反對布哈林和斯大林，而正是反對列寧的。

到現在呢，季諾維埃夫也將這個滑稽的、什麼『民族主義狹隘性』誣衊也借來應用。可是，他似乎還不了解：他正是重複和背誦了託洛茨基用來反對列寧及其黨的那些詞調。

第二個事實：一九一九年列寧底論文：『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之經濟和政治』。列寧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不管全世界資產階級及其公開的與祕密的走狗（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怎樣造謠和污蔑，可是有一樁事是絲毫不容懷疑的：從基本的經濟問題上看來，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是有了保證，共產主義之戰勝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保障。全世界資產階級正因此就兇猛狂暴來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組織軍事侵略和陰謀等以反對布爾塞維克。因為全世界資產階級知道得非常清楚：要是不以軍事力量來壓倒我們，那末，我們在社會經濟改造中，是必不可免地要得到勝利。但是，要這樣來壓倒我們，資產階級是不會成功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頁）

你們可以看到，在列寧這篇論文中所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經濟問題』，說的是在『共產主義勝利』方向上來『改造社會經濟』。那末，什麼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底經濟問題』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造社會經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在一國裏、在我們國家建設社

會主義。

第三個事實：一九二一年列寧所著的『論糧食稅』這本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發表了鼎鼎有名的言論，就是：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給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看『論糧食稅』）

第四個事實：一九二二年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講。他說：『我們已將社會主義推進到日常生活中去了』，『要從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到社會主義的俄國』。（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〇八頁）一九二二年在『和平綱領』底『跋』中，托洛茨基對列寧這個意見，給了一個反駁（不過沒有直接指出列寧底姓名）。請聽托洛茨基在這個『跋』中說了些什麼：

『在『和平綱領』中所一再重複的意見，謂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裏勝利地完成，在有些讀者看來似乎以為這個意見已被我們蘇聯五年的經驗所推翻了。可是，這一個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在一國裏並且是在一個落後國裏，工人政權能維持下去而反對全世界，這一個事實乃是證明無產階級有偉大的力量，而這一個偉大的力量要是處在比較先進的文明國裏，會真能夠造出更加驚人的事業來。雖然在軍事的和政治的意義上，我們能夠維持至今，保存我們的國家，但是，我們却還沒有走入、甚至還沒有走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路上來。在這個時期中，為保衛國家所進行的革命鬭爭，引起了生產力之非常的減低；祇

有在生產力發展與欣欣向榮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向資產階級各國的商務談判、租讓、根屋愛次克會議等等，——這些正是不能在民族範圍裏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明顯證據……祇有在歐洲許多重要國裏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以後，在俄國才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之發展。』（見托洛茨基：『一九一七』，第三卷，第一部，第九二——九三頁）

『在民族的範圍裏，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托洛茨基這段話是爲的反駁誰呢？這自然不是爲的反駁布哈林和斯大林罷。托洛茨基此地正是在反駁列寧，而所反駁的却不是別的問題而正是這個基本問題——『在國家範圍裏，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問題。

第五個事實：一九二三年列寧『關於合作制』小冊子——列寧底政治遺囑。在這個小冊子上，列寧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既爲國家政權所有，國家政權又操在無產階級手中，這一個無產階級與成千百萬小的和最小的農民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等等，——難道這些不是一切爲了從合作化，而且祇是從合作化發展前進的必需條件嗎（從前，我們曾譏笑合作社爲營業機關，到現在呢，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從某方面說來，還有權可以這樣譏笑它）？

難道這些不是完成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嗎？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完

成；但這些是完成這個建設所必需的，而且爲了這個建設，這些條件是充分了。』（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四〇頁）

我想，說得再透澈沒有了！據托洛茨基底意見：『在民族範圍裏，要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可能的。而列寧說得却完全相反：我們，蘇聯無產階級，現在，當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實擁有『一切所必需的』而且『充分的』條件以『完成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兩個觀點是完全相反的。

事實就是如此。

因此，你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經在黨裏提起出來了，而且是列寧親身提出來的；當時對這個問題和他爭論的，以民族主義狹隘性誣譏列寧的，恰巧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

你們可以看到，自那時候起，一直到列寧逝世時止，這一個問題並未從我黨工作日程上取消下來。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幾次被托洛茨基以這樣或那樣鼓噪起來，有時他雖把這問題說得偷偷摸摸，實際上却總是與列寧爭辯；而且每一次，托洛茨基總是不本着列寧及列寧主義底精神去解釋這個問題，而是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

你們又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謂在一國裏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在一九二五年前誰也沒提起過，這簡直是撒謊。

五 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之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五個問題。——第五個問題就說到目前建設社會主義任務底迫切性。爲甚麼正是在目前，正是在最近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帶有這樣特別迫切的意義呢？爲什麼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各年，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僅在單個論文中間有所討論，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各年，這一個問題却佔了特別超等的地位呢？這怎樣解釋呢？

據我想來，這有三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最近幾年來，在其他國家裏，革命底速度來得遲慢，發生了所謂『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從此就發生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是否會使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減弱或甚至使其消滅呢？由此，我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問題，就引起了一般人底注意。

第二，就是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准許了私人資本和作了相當的退讓，好來整頓我們的力量而再開始進攻。從此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新經濟政策之實行是否再會減弱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呢？由此，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其興趣之增高又有了這個新的來源。

第三，就是我們在國內戰爭中得到了勝利，驅逐了那些實行武裝干涉的帝國主義者而從戰爭中解脫出來，獲得了暫時休養的機會。這一個暫時休養的機會造成了很順利的條件以消滅經濟的破壞，恢復我國生產力而進行新經濟建設。從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應使經濟建設依照那

一個方面發展，向社會主義抑是向其他別的方面發展？從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假使將經濟建設向着社會主義發展，那末，在新經濟政策及資本主義局部穩定條件下，我們是否有可能來建設社會主義呢？因此，全黨及整個工人階級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命運這個問題，就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從此，便將黨和蘇維埃政權各機關所製定的各種材料，以在工業、商業和農業各方面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底比重的眼光，來實行每年的計算。

這三個主要的原因，正是說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對我們黨和我國無產階級以及共產國際爲什麼是一個最迫切的問題。

反對派以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僅有理論上的興趣。這是不正確的。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誤解。反對派這樣觀察問題，乃是因爲他們完全脫離了黨的實際生活，與我們的經濟建設及合作社建設完全失掉了關係。當我們已經消滅了經濟上的破壞，恢復了工業及走上了以新的技術來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階段，——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在現今是有很大的實際的意義。在經濟建設時，應將我們的事業向何方推進，向那方面來建設，建設些什麼，我們建設底前途，應該是些什麼，——所有這一切問題，若不求得一個完滿的解答，則篤實而深思熟慮的經濟工作人員（要是，他們對這個建設的事業真是自覺的費過思索的），就一步也不能開展。我們建設着，是否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開闢道場，抑是爲了要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現在，我

們建設工作底根本問題正在這裏。現今，在新經濟政策及資本主義局部穩定條件之下，我們是否有可能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是目前在我們黨及蘇維埃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對這個問題，列寧給了肯定的回答（請看『關於合作制』）。黨對這個問題也是作了肯定的回答（請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那末，反對派呢？我已經說過，反對派對這個問題是作了否定的回答。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我已經在自己的報告中說過，現在我不得不在這裏重複一遍，就是反對派聯盟底首領——托洛茨基，尙在不久以前，一九二六年九月時，在他寫給反對派的通告中，認爲『在一個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民族主義狹隘性之理論上的根據』。（請看斯大林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將托洛茨基底這段話（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一五年他所寫的論文比較（在這些論文上，對於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的問題，他與列寧大事爭辯，第一次，謂列寧及列寧主義者爲『民族主義狹隘性』），我們就可曉得，托洛茨基仍然留在舊的立場上，對於在一國裏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堅持着社會民主黨底意見，否認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

正因爲這個原故，我們黨把托洛茨基主義看成我們黨裏社會民主黨的傾向。

六 論革命底前途

第六個問題。——第六個問題就要說到無產階級革命底前途。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托洛茨基曾經說過：

『列寧認為在我們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裏，二十年內，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就連三十年也不行。至少是要從三十年到五十年。』

同志們，這裏我應該向你們聲明的，這一個前途全是托洛茨基底異想天開，與列寧同志所論的蘇聯革命底前途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過了幾分鐘以後，托洛茨基本人在自己的演說中却與這一個前途鬭爭起來；好罷，這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我應該鄭重聲明的，就是列寧也好，黨也好，對托洛茨基這個異想天開的前途和由這個前途所得出來的結論，都是不能夠負責任的。托洛茨基起先捏造這一個前途，然後在自己的演說中却開始與自己這個獨撰斯打起來，——這一個事實是告訴我們，托洛茨基是糊塗得到了極點，而將自己陷於滑稽可笑的地步。

列寧並沒有說過，三十年或五十年內『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那末，實際上列寧究竟說了什麼呢？

『祇要十年至二十年與農民保持正確的相互關係，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的勝利，就有保障了（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展延滯的情形之下），否則便是二十年至四十年忍受着白黨恐怖的苦痛。』（見『列寧全

集』，第四卷，第三七四頁）

由列寧這段話，是否能做出結論來，謂『二十年至三十年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呢？不，不能。從這段話祇可以做出下列的結論：（一）在和農民確立正確的相互關係的條件之下，在十年至二十年內，我們的勝利（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保證；（二）這個勝利將不僅在蘇聯的勝利而是『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的勝利；（三）假使我們在這個時期以內沒有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是表示我們的是打敗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為白黨恐怖制度所代替，而這個白黨恐怖制度將能延長到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自然，對列寧這個原理及由這個原理所得出來的結論，是可以同意而又可以不同意的。可是，要像托洛茨基所幹的勾當，將這些意思有意曲解，那是絕對不可以的。

『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得到勝利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說，這一個勝利能與在一國裏社會主義的勝利可以相並相等呢？不，不能相並相等。在自己著述中，列寧曾將社會主義在一國裏勝利與『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的勝利，嚴格地分別過。在說到『全世界的舞台上』的勝利時，列寧底意思，是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底成績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實有偉大的國際的意義，而這一個勝利不限於我國以內，更應當在資本主義各國裏引起強有力的運動以走向社會主義；並且，假使我國這一個勝利在時間上不能與他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同時到來；可是無論如何，它必須以自

已的勝利開展他國無產階級强有力的革命運動以走向世界革命的勝利。照列寧底意見，革命底前途，就是如此。我們黨底意見也是如此。

將列寧這個前途與托洛茨基什麼三十年、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來，——這就是等於侮辱列寧。

七 問題底實質

第七個問題。——反對派這樣告訴我們說：好罷！究竟要和誰聯合才好呢：和世界的無產階級抑是和本國的農民？應該選誰為自己的聯盟者呢：世界的無產階級抑是蘇聯的農民？而且，反對派將事情描寫得這樣：蘇聯的無產階級現在挺然立着，而擺在它前面的有兩個聯盟者：（一）世界無產階級，準備着即刻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但等着我們的同意；（二）蘇聯的農民，準備着幫助蘇聯無產階級，但不完全相信蘇聯的無產階級會接受這一個幫助。同志們，這種問題底提法，未免太小孩子氣了。這一種問題底提法與我國革命過程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與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鬭爭前綫上的力量對比，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請原諒我說話粗率吧，實際上，祇有那些不懂時事的女學生，才能這樣來提出問題。可惜得很，事實上，並不如有些反對派所描寫的，而且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懷疑，對於世界無產階級的以及農民的幫助，我們都將樂而受之，假使這一切都由我們決定的話。不，在實際生活中，問題並不是這樣的。

問題正是這樣：世界革命運動底速度既然遲緩着；在

西方呢，社會主義還沒有勝利，而蘇聯的無產階級現在執掌着政權，一年一年將這個政權鞏固起來，團結農民底基本羣衆於自己的周圍，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已經有很嚴重的勝利，而且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衆的友誼也是一日千里地鞏固起來，——那末，是否有根據可以來否認蘇聯的無產階級能夠征服自己的資產階級而不顧資本主義的包圍，在我們國裏仍能繼續勝利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呢？

假使不從事於胡思亂想，如像反對派聯盟所幹的勾當一樣，而是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鬭爭前綫上的實際的力量對比出發，那末，這個問題現在正是這樣擺着的。

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認為蘇聯的無產階級在這些條件之下能夠征服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

反對派却認為：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俄國的工人階級不能夠維持政權下去，不能將自己的臨時統治變成長久的社會主義的專政。』（見托洛茨基：『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托洛茨基這段話底意思在什麼地方呢？又什麼叫做『歐洲無產階級底國家的幫助』呢。這就是說，要是在西方沒有無產階級預先的勝利，要是在西方無產階級沒有預先奪得政權，那末，蘇聯無產階級不僅不能夠征服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而且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

問題就是這樣而我們的分歧底根源也就在此。

托洛茨基這一個立場與鮑威爾底立場有什麼分別呢？可惜得很，一點差別也沒有！

八 論勝利底希望

第八個問題。——反對派說：好罷，誰的勝利希望要多一些：蘇聯的無產階級抑是世界的無產階級？請聽托洛茨基在聯共第十次代表會議上的說話：

『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內歐洲資本主義是要腐敗，而無產階級呢，却不能完成革命；是否可以這樣設想呢？我要問：爲什麼我要舉出這種對歐洲無產階級抱極端悲觀主義的毫無根據的設想？…我以爲：我沒有任何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根據可以想到，說我們與農民一塊兒來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比較歐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還要容易些。』

第一，應當無條件地丟掉以爲在西歐將有『三十年至五十年』停滯底前途。誰也沒有強迫托洛茨基要從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這一種前途出發，因爲這一種前途是與我們黨的前途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托洛茨基本人既用這個異想天開的前途把自己捆縛起來，那末，他自己就應當對這個捆縛手術所發生的結果負責。我想，假使要說到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真正的前途，那末，至少要將這個時期縮小兩倍才行。

第二，托洛茨基毫不猶豫地認爲，西方無產階級征服現在尚握着政權的世界資產階級的希望，比較蘇聯無產階

級來征服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的（這個資產階級現在政治上已被瓦解；在經濟方面也不得不在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主義形式底經濟的抑壓之下向後退讓）希望，還要大些。我認爲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這樣來指出問題，托洛茨基是將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孟塞維克難道不同樣地大叫大喊過，謂西方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政權的希望，要比技術很少發展而無產階級數量不多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希望多得多嗎？不願孟塞維克之痛哭流涕，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政權的希望，比較英國、法國、德國無產階級底希望都要多些…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不能像托洛茨基這樣來提出問題，難道不已由全世界革命鬭爭底實際經驗表白而證明了嗎？

誰有更大的希望，以得到迅速的勝利，這一個問題底解決，不是要將這國無產階級與別國無產階級對立起來，或者將我國農民和別國無產階級對立起來。這一個對立乃是把比較當兒戲。誰有更多的到迅速勝利的希望，這一個問題要由實際的國際環境來決定，要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鬭爭戰綫上實際的力量對比來決定。尙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建設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而西方無產階級就戰勝了自己的資產階級並將政權奪爲己有：這是可能的事情。這一個前途絕對不是例外。在西歐無產階級沒有征服自己的資產階級以前，而蘇聯無產階級已能完成建設蘇聯經濟之社會主義的基礎，這也是可能的。這一個前途也

並不是例外呢。

誰能得到迅速的勝利，這一個問題，要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鬭爭戰綫上的實際環境如何來解決，也祇能依據這個實際環境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九 實際的政治上的分歧

這些便是我們分歧底基本。

由這些基本便又流露出許多實際的政治上的分歧，這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及純粹黨內政策方面都可看到。這些分歧便是第九個問題底對象。

一，黨從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出發，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兩個革命之間的時期，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我們是走向着革命，而共產黨底基本任務，便是要用力開闢一條跑進羣衆的大道，加固自己和羣衆的聯繫，領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而準備廣大的工人羣衆去作將來的革命戰鬪。

可是，反對派既不信任我們革命底內部力量，害怕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這件事實，以為它能够敗滅我們的革命；認為（或者曾經認為）可以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件事實，認為（或者曾經認為）英國罷工是資本主義穩定完結底表徵；當此言未驗，穩定依然還是事實的時候，反對派就說，越是事實越壞；因此，他們認為可以跳過這些事實，不去過問它，却以些『聲震屋瓦』的口號：什麼要修改統一戰綫的策略啊，要與西歐職工運動破裂呵等等來裝腔作勢。不顧事實，不問客觀的過程，這叫做什麼呢？

這是離開科學立場而跑到魔術基礎上去。

從此，在反對派聯盟底政策中，便發生了冒險主義。

二，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而社會主義工業底基本市場就是我們國內市場。黨從這一個原理出發，便認為應當在努力改善農民基本羣衆底物質地位（更不要說工人了）底基礎上來發展工業化，認為工業與農業的聯合、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及在這個聯盟中之無產階級的領導，如列寧所說的一樣，乃是『蘇維埃政權底整個骨幹』及我們勝利底奧訣，因此，我們一般的政策，特別是賦稅和價格的政策，就應當適應着這一個聯盟底利益。

可是，反對派全不信任有將農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可能，而很明顯地，以為可以損害農民基本羣衆底利益來進行工業化；這樣，反對派就走入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實行工業化的道路，認為農民等於『殖民地』，無產階級國家『剝削』底對象；因此，便提議一種不適當的工業化的方法（加緊對農民抽稅，增加工業品的價格等），以破壞工業和農業的聯合，損害貧農和中農底經濟地位，破壞工業化底基礎。

從此，反對派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及在這個聯盟中保障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見，便抱一種懷疑論態度，而這一個懷疑論態度，正是社會民主黨底特徵。

三，我們的出發點，是認為共產黨為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工具，這一個黨底領導不與別的政黨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而這一個黨底領導，正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基

本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便說不上什麼鞏固的和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認為在我們黨內存在各種小組織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這是顯而易明的事，要是在一個政黨內存在各種有組織的小組織，就必然要使黨分裂，破壞它的統一，而形成各種平行的組織；必然要在一國裏形成新政黨底萌芽和支部；這就必然要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反對派雖不公開地反駁這些原則，然而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却一味地從必須減弱黨的一致、黨內有小組織自由的必要等做出發點；這個出發點，也就是要在黨內形成各種因素以組織新的政黨。

從此，在反對派聯盟底實際工作中，便實行着一種分裂主義的政策。

從此可以知道，反對派底嚙泣，說什麼黨內『專制』，實際上便是反映着我們國裏非無產階級分子反抗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情緒。

從這裏又發生了關於兩個政黨的問題。

同志們，我們與反對派中間的分歧，一般就是如此。

四 反對派底實際工作

現在，就要講到這些分歧怎樣表現在實際工作中這個問題。

那末，在反對派底實際工作中，它的反黨鬭爭，實際

上表現在甚麼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反對派不僅在我們黨裏佈下網來，而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中如在德、法黨內都有他們的活動。因此就應該這樣來提出問題：在聯共以及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中，反對派及其信徒底實際工作表現如何呢？

一，反對派及其信徒在聯共裏的實際工作。——反對派一開始自己的『工作』，便對黨提出許多嚴重的誣衊。反對派聲稱，我們黨『陷落到機會主義的軌道上』了。反對派揚言，謂黨的政策『是與革命底階級路線相背而馳』。反對派說我們的黨在退化着而走向齊米圖爾。反對派說過，我們的國家『遠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關於這些說法，或在反對派代表人物底公開宣言和演說中（一九二六年中央與中央監委七月擴大會議上）、可以找到；或者是在反對派人所散佈的祕密文件中看得出來。

正是，反對派對黨提出了這樣許多嚴重的誣衊，即因此它便爲自己造下了基礎以在黨內組織與黨平行的支部，組織新的平行的中央而建立新的政黨。一個反對派信徒——阿梭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論文中直接了當地說，我們現存的黨，是擁護資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須組織新的政黨、『清一色的無產階級黨』來與現存的黨並存對立。反對派可以說，他們不能對阿梭夫斯基底立場負責。但是，這是不對的。反對派對阿梭夫斯基先生底『行動』是要完全負責的。大家都知道，阿梭夫斯基公認自己爲反對派底信徒，而反對派又沒有一次企圖反對他過。大家又知道，

在中央七月擴大會議上，比洛茨基擁護過阿梭夫斯基來反對莫洛托夫同志。最後，誰都曉得，雖然我們黨都一致主張開除阿梭夫斯基底黨籍，而反對派却在中央委員會上反對開除阿梭夫斯基出黨。所有這些都說明到，反對派對阿梭夫斯基底『行動』，是負了道德上的責任。

結論：在蘇聯共產黨裏，反對派底實際工作是表現於阿梭夫斯基底立場，表現於允許組織新政黨的立場。

實際上也祇能這樣。因為，二者之中必取其一：或者反對派對黨提出了這些嚴重的誣讒，自己却不信任到這些誣讒底正確而提出來僅是爲了向黨示威，——那末，他們既使工人階級陷於迷途，便自然是一種犯罪的行爲；或者反對派信任過而且繼續信任自己的誣讒底正確，——那末，他們就應當確定方針而且真正地定下了這個方針以破壞黨底領導幹部，以組織新的政黨。

所有這些，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時，反對派在其反對聯共的實際工作中的真正面目。

二，德國共產黨裏反對派信徒底實際工作。——從我們反對派所提出來的那些反黨的誣讒出發，在德國的『超左派』以柯爾斯居共首又做出了『進一步』的結論，說得更一刀兩斷。你們大家都知道，這一個『超左派』底理論家——柯爾斯，曾肯定說我們底社會主義工業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又知道：柯爾斯稱我們的黨爲『富農化了的』黨，而共產國際呢？——則是『機會主義的』組織。你們又曉得，正因為這個緣故，柯爾斯便宣傳必須實

行『新的革命』以反對蘇聯現存的政權。反對派也可以說：對柯爾斯先生底『行動』，他們不能負責，但是，這是不對的。對柯爾斯先生底『行動』，反對派要負完全的責任。柯爾斯所說的，便是從我們反對派首領們所傳授給其信徒的那些反黨誣讟中所自然得出的結論。因為，要是黨陷落到機會主義的軌道上了，要是黨的政策與革命底階級路線相背而馳，要是黨在退化而走向齊米圖爾，而我們的國家，還遠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那末，從這裏，祇能夠得到一個結論——舉行新的革命以反對『富農化了的』政權。除此以外，你們曉得，德國『超左派』，威丁格派也在其內，曾反對將柯爾斯開除出黨，這樣，便對柯爾斯那種反革命的宣傳就擔負了道德上的責任。咯！『超左派』正是擁護聯共黨裏反對派的。這個誰人不知呢？

三，法國共產黨裏反對派信徒底實際工作。——法國反對派也是一模一樣。我所說的就是蘇瓦林及他的一派，在法國一個有名的雜誌上大出風頭的。由聯共黨裏反對派所提出來的那些反黨的誣讟出發，蘇瓦林便得到下列的結論，謂革命底主要敵人是黨的官僚，是我們黨的領導幹部。蘇瓦林肯定說，唯一的『救星』——就是舉行新的革命，反對黨及蘇維埃政權中的領導幹部；而首先呢，就要反對書記。那裏要在德國是主張舉行新的革命以反對蘇聯現存的政權。這裏，在法國，是主張舉行新的革命以反對中央的書記。那末，怎樣來組織這一個新的革命呢？沒有適應這個新革命目的的特殊政黨，是否可以組織這一個新

革命呢？自然，是不行的。由此，便發生了建立新政黨的問題。反對派又可以說：對蘇瓦林底言論，他們不能負責。但是，這是不對的。第一，大家都知道，蘇瓦林及他那一派是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派那一部份人底同道者；第二，尙在不久以前，反對派曾圖謀將蘇瓦林先生提出當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底編輯。不錯，這一個計謀是沒有成功。可是，這並不是反對派底過失，而是他們能力有限呵！

這樣看來，要是觀察到反對派實際工作之真實的情形，觀察他們在蘇聯以及在德國和法國工作過程中的表現，那末我就要說，反對派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很緊迫地走到破壞我們黨內現有幹部和組織新政黨的問題上來了。

五 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社會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是爲什麼讚仰反對派，或者換話說——反對派是反映着誰底情緒？

所謂『俄國問題』近來已成了西方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報章底日常問題：這件事實，你們想必也注意到了。這是偶然的嗎？自然，不是偶然的。蘇聯社會主義之增長和西方共產主義運動之發展，不能不在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社會民主黨領袖）隊伍裏產生大大的不安。現在，革命和反革命間的分水嶺，就是一個是對蘇聯無

產階級政黨非常仇恨；而別一個，却抱一種同志的友誼態度。『俄國問題』之偉大的國際意義，就是連共產主義底敵人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在俄國問題周圍形成了兩個戰綫：一個戰綫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敵人，另一個戰綫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最刻苦的朋友。蘇維埃共和國底敵人想要幹什麼呢？他們要達到在廣大民衆中造成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先決條件，來向無產階級專政作鬭爭。蘇維埃共和國底朋友想要幹什麼呢？他們要達到在無產階級的廣大階層中造成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先決條件，來幫助與保護蘇維埃共和國。

現在，請看一看，那些僑居國外的社會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爲什麼稱讚我們的反對派。

德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首領——拔爾列衛說：

『我們向來的意見，就是認爲：工人底特殊利益，追根究底說來，即社會主義底利益，實與農民私有權之存在相衝突的；工農利益之雷同，祇是表面上的，而俄國革命之向前發展，必然要加緊這一個衝突，而使之非常明顯起來。利益雷同這個意見，我們認爲是混合政府思想底變態。假使，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還有一點根據底影子，假使，歷史底發展真是辯證律的，那末這一個衝突就應當搥碎這種混合政府的思想，如在德國已經被搥碎的一樣。在我們旁觀蘇聯事變的人看來，則我們的見解會與反對派底見解相合，這是很明顯的…。目前在俄國，重新又在階級鬭爭標幟之下，開始了獨立的、反資本主義底運

動。』（見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萊布尼悉國民日報』）

在這段引語中，對於工農利益『雷同』問題之有些糊塗的見解，這是非常明顯的。可是拔爾列衛在這裏來稱讚反對派之向工農聯盟原則作鬭爭，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請看名震一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首領，急急於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俄國』孟塞維克之領袖人物——但茵，是怎樣評論我們的反對派的。

『布爾塞維主義反對派在其對現存制度的批評中，一點一滴地都是重複着社會民主黨底批評；這樣，它就準備了理智上的本能以接受社會民主黨底基本政綱。』往下又說：

『反對派不僅在工人中而且在工人共產黨員中間，栽培着這樣一種觀念和情緒底秧苗，祇要是秧苗穗子長得好的時候，很容易能夠收得社會民主主義的果實。』（見『社會主義季刊』，第十七、十八兩號）似乎是很明白了。

請看米留可夫黨底中央機關報『最新新聞』又是怎樣評論我們的反對派的：

『今天，反對派破壞着專政，反對派每一種新出版物底口氣一天一天『令人驚愕』起來，反對派本身也在日益向前進化，轉到激烈攻襲現存制度的方面來。在目前，這件事實已經可以使反對派成爲那些在政治上表示不滿的廣大民衆之喉舌。』

又說：

『現在，蘇維埃政權之最可怕的仇敵，就是那些暗地弄鬼來拉扯後腳的人；這些人，從各方面將它捆縛起來，並在它未發覺以前，就來一個先發制人把它消滅。蘇維埃反對派正表演着這種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在我們目前準備時期中所必不可免而又非常需要的。』

我想：這裏用不着任何的解釋。

這類言論，還可引證多少，但因為時間短促，我就不必再多舉了。

從此，就可以看到，社會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之稱讚頌揚反對派，究竟爲了甚麼。

這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

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反對派正反映的不是我國無產階級底情緒，而是反映着非無產階級份子底心理：這些份子不滿意於無產階級專政，極端的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渴望無產階級專政之崩潰與滅亡。

因此，反對派小組織鬭爭底邏輯結果，使他們實際上去到和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融合起來，使反對派底戰綫與他們的戰綫打成一片。

反對派是否想這樣呢？自然，它是不想這樣的。但是，問題並不在它想不想這樣，然而反對派底小組織鬭爭客觀上使它走到這個地步。小組織鬭爭底邏輯比任何人底願望都要強大有力。正因為這個緣故，便形成了這樣的情

形，反對派戰綫在實際上和無產階級專政敵人底戰綫匯合起來了。

列寧曾教訓我們：共產黨員底基本義務就是要保護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事實上却顛倒得這樣：反對派因為採取小組織的政策，結果便墮落到無產階級專政敵人的營壘裏去了。

因此，我們說：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中，反對派都和列寧主義完全分家了。

也祇能够這樣。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鬭爭戰綫上，階級力量對比關係正是如此：在工人階級的隊伍裏，從兩個政策之中，祇能有一個：或者是共產主義底政策，或者是社會民主黨底政策。在反對蘇聯共產黨的鬭爭日形加緊的情形之下，反對派要企圖佔取一個第三者底地位，則其結局必不可免地要陷於失敗，要被小組織鬭爭過程拋棄到列寧主義底仇敵營壘中去。

根據上列所引的事實看來，反對派正遭受了這一個命運。

這也就是社會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之所以稱讚反對派的原因。

六 反對派聯盟底失敗

在上面我已經說過，在自己及黨的鬭爭中，反對派曾散佈了許多很嚴重的誣譏來實行反黨。我已說過：在它自

己的實際工作之中，反對派已逼近到分裂和組織新政黨的問題。從此就有一個問題，——在這一分裂的立場上，反對派曾經支持了多久呢？事實告訴我們，反對派僅能支持過幾個月。事實告訴我們：到本年十月初，反對派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而向後退却。

反對派爲什麼要退却呢？

我想，反對派之退却，是由下列幾個原因引起來的。

第一，就是在蘇聯，反對派沒有自己的軍隊了。建立新政黨這個任務，也許引起一般人們底注意。但是，這次辯論底結果，既然已經表示反對派沒有甚麼羣衆來建立這一個新政黨；那末，向後退却之爲反對派唯一的出路，自然是很明顯的事實了。

第二，在小組織的鬭爭中，各色各樣的污穢東西，都擠到反對派一坩，這在蘇聯以及在國外，都是如此，而社會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却又拚命地稱讚反對派，爲它歌『功』頌『德』，和反對派接吻，結果，就使反對派在工人眼前羞辱和墮落下去。擺在反對派前面的選擇：或者接受這些稱讚，和敵人去接吻如給他們返禮一樣；或者是打一個圈子，向後退却，好使繫在反對派後面的那些髒尾巴，機械式地從他們身上脫離下去。反對派認爲第二條出路是他們唯一可用的出路，他們於是便退却了。

第三，因爲蘇聯國內狀況比反對派所預想的要好些；而黨員羣衆，比反對派在鬭爭開始時所設想的也要覺悟些和團結一致些。自然，假使在我國有了危機，假使工人底

不滿情緒增長起來，假使我們黨沒有這樣富於團結的精神；那末，反對派或許走到了別一條路上，也許不向後退却了。可是，事實表明出來了，反對派就在這方面的計算，也是破產了。

因此，反對派便失敗了。

由此，他們便退却起來。

反對派之失敗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對派寫了『聲明』書。在這個文件中，反對派拒絕了關於小組織自由的理論和實際，拒絕了小組織鬭爭底方法；公開地，不一心二意地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的錯誤。可是，反對派不僅拒絕了這些。在自己的『聲明書』中，他們並聲明與『工人反對派』及柯爾斯和蘇瓦林之流分野，這樣一來，他們又拒絕了自己那些思想上的立場，那些在不久以前使得反對派和這些派別接近過了的立場。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實際拒絕那些不久以前用來反黨的誣讟。我們應該承認，而且已經承認了這點，並且要特別指明出來，反對派不敢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重複那些反黨的誣讟了。假使，將中央與中監七月全會底記錄與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底記錄比較一下，那末，就不能不指明出來，反對派用來反黨的那些舊的誣讟，謂黨已陷於機會主義深淵、齊米圖爾式腐化、離棄了革命底階級路線等等，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就都消聲絕跡，一絲不留了。此外，有許多赴會的代表向反對派提出關於他們過去

對黨的誣蔑的問題時，而反對派却照例一聲不響：我們如果注意到了這一點，那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反對派在實際上已拒絕了自己對黨的那些舊誣蔑。將這些事實看作反對派已經切實拒絕了自己許多思想上的立場，這是否可以呢？可以而且應該。這是反對派在失敗前面自覺地收下了他們鬭爭的旗幟。實際上也祇能這樣。原來，他們提出那許多誣蔑，是打算要建立一個新黨。可是，這些計算既然都落了空，那末這些誣蔑至少也要暫時收藏起來。

第三個階段，就是反對派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完全孤立。必須指明出來的就是：反對派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沒有得着一票，因此他便完全陷於孤立的境地。在本年九月尾，反對派打鑼打鼓，對黨大張撻伐，那一種叫號喧天、噪聲動地的氣概，真是熱鬧一時；可是，你們如果將這種喧噪之聲和反對派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單身獨馬的末路比較一下，那你們就可以知道：反對派之失敗是已達極點，不可復加了。

反對派在實際上拒絕了自己對黨的誣蔑，不管代表底要求，它終不敢再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重複這些誣蔑。我們可以否認這個事實嗎？

不，不能夠；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反對派爲什麼走上了這條道路，它爲什麼扯下了自己的旗幟呢？

因爲，反對派底思想旗幟展開起來，必然變成組織兩個政黨的理論，使加澤夫、柯爾斯、馬斯洛夫、蘇瓦林及

其他污濁東西都興旺起來；必然要加強我們國裏一切反無產階級的力量，引起社會民主黨和俄僑中之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來稱讚反對派而和他們接吻。

反對派底思想的旗幟殺害了反對派。同志們，問題之本質就在這裏。

因此，使得不一敗塗地起見，反對派逼得向後退却，丟掉自己的旗幟。

反對派聯盟失敗底基本原因，正在此地。

七 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底實際的意義

同志們，我要結束了。我現在要從十五次代表會議底內容和意義上來作幾句結論。

第一個結論：這次代表會議將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的黨內鬭爭做了一個總結，使黨戰勝了反對派，而將反對派孤立起來，使反對派在過去時期用以糾纏我們黨的那種小組織的醉狂，都消滅下去了。

第二個結論：根據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前途，根據為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鬭爭的意志，以反對黨裏一切反對派派別，反對黨裏一切傾向。代表會議根據這些原則，使我們黨比任何時候都更團結起來了。在一國裏，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我黨裏最迫切的問題。列寧說得很對：全世界的視綫都集中到我們，集中到我們的經濟建設，集中

在這個我們建設方面的勝利。可是，爲了要在這方面達到勝利，必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工具(黨)對這個事業有十二分的準備，要它能了解到這一個任務底重要，要它能成爲我們國裏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槓桿。十五次代表會議底內容和意義，就是它用我們國裏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個意義，來武裝了我們的黨，並最終地武裝了我們的黨。

第三個結論：十五次代表會議對黨裏一切思想上的動搖給了堅決的抵抗，因此便能使列寧主義在聯共黨裏得到完全的勝利。

假使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同意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底決定，而承認聯共對反對派所採取的政策是正確的(對於這點，我是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懷疑的)，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第四個結論：十五次代表會議準備下了許多很重要的條件，使列寧主義在整個的共產國際裏都得到凱旋，在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民衆隊伍中取得光榮的勝利。(熱烈大鼓掌，全場歡聲雷動)

結 論

一 幾個說明

一 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臆造和謠言

同志們！在未講到問題底本身以前，讓我對於反對派那種不是曲解事實就是流言和謠傳的聲明，作幾個事實上的修正。

一，第一個問題——反對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的問題。反對派聲明說：他們之所以決定發言，因為聯共中央沒有給他們直接的指示，說反對派底發言，可以破壞他們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書』，假若中央禁止他們發言，那末，反對派領袖是不會起來講話的。反對派還聲明說：他們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總是用盡方法，使鬭爭不要加烈，他們祇是限於作幾個簡單的『解釋』，他們並不想來進攻黨，也沒有任何的企圖要提出任何罪名來反對黨，而對它的決議提出上訴。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完全不合於實際。這是反對派的虛偽。事實告訴我們，特別是加米業夫底發言，向我們證明：反對派領袖在擴大會議上講話，並不是『解釋』，

而是對黨的進攻，對黨的襲擊。

公開地誣鱗黨是右傾，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對黨的進攻，這是對黨的襲擊。

在自己的決議中，聯共中央難道沒有指出反對派之發言足以使鬭爭更加劇烈，足以推動小組織工作之發展嗎？是的是指出來了。這是聯共中央向反對派的預告。中央能否再進一步呢？不，不能。爲什麼？因爲中央不能禁止講話。每個黨員都有權向上級機關控訴黨的決議。中央不能不估計到黨員底權限。因此聯共中央，做了一切爲它力所能及的事，來預防鬭爭之新的加緊及小組織鬭爭之新的發展。

反對派領袖都是中央委員，應該知道：他們的講話，一定要變成反對本黨決議的上訴，變成反黨的進攻，反黨的襲擊。

因此，反對派底發言，特別是加米業夫底發言（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反對派聯盟底意見，因爲他所讀的那個書面寫好了的演說，是經過托洛茨基、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共同簽名了的），是反對派聯盟發展中的一個轉變，即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聲明書』（拒絕小組織鬭爭方法）而重新轉入以小組織方法來反黨的轉變。

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反對派破壞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他們自己的『聲明書』，而回到小組織鬭爭方法中來了。

同志們！我們也就這樣寫下罷。用不着虛僞。加米業

夫說得對：貓是應該叫做貓的。（座中叫聲：『對的！』）
布哈林說：『豬還是叫做豬！』）

二，托洛茨基在他的發言中說：『在二月革命以後，斯大林宣傳過錯誤的策略，列寧說他這個策略，是考茨基派的傾向。』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謠言。任何考茨基派的傾向，斯大林從沒有『宣傳過』。關於我在被放逐回來以後，曾有一些動搖，我一點也沒有隱瞞過，自己在『到十月之路』那本小冊子內曾經寫出來了的。但是我們什麼人沒有這樣暫時的動搖呢？至於說到一九一七年列寧底立場同他的四月提綱——這正是此地所說的，那末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當時是同列寧同志在一道，反對那些反對列寧提綱的加米業夫及共同僚。讀過本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記錄的人，不能不知道：我當時是同列寧在一道的，同他一塊反對加米業夫底反對派立場。

把戲就在這裏，托洛茨基要想把我與加米業夫纏在一起。（笑聲、鼓掌）

加米業夫在當時是站在反對列寧的立場上，反對他的提綱，反對黨的大多數，與護國派底觀點接近過：這些都完全是對的。當時加米業夫在『真理報』上的發表的文章，譬如在三月所發表的文章，帶有半護國主義的性質；對這樣的論文，我自然不能夠負責。

但是，這與斯大林有什麼關係呢？

托洛茨基倒帶的地方，就是他把斯大林和加米業夫纏

做一起了。

當時，托洛茨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時，在黨與加米業夫派鬭爭的時候，他在那一個黨裏徘徊着呢？在左派孟塞維克裏面或者是在右派孟塞維克裏面呢？爲什麼他當時沒有加入齊米瓦爾德左派呢？讓托洛茨基自己向我們講罷（在刊物上去講也可以）。但是，他當時沒有加入我們的黨，這是事實，這是托洛茨基應該記着的。

三，托洛茨基在他的講話中說：『在民族問題中，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錯誤。』什麼錯誤，在什麼情形之下，托洛茨基一點也沒有說。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謠言。我同黨，或者是同列寧同志在民族問題上，任何時候都沒有有一點爭執。托洛茨基此地所說的，大概是一次很小的事件，列寧同志曾在本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責斥我對於格魯西的民族主義者及明德凡（不久以前在法國作過商務代表的）那一類的半共產主義者，採取了過於嚴格的組織政策，說我『通緝』他們。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明德凡這一類所謂的『傾向者』，實際上應採取比我（中央書記之一）所做的更要嚴格的態度去對付。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傾向者』是最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搗亂的小組織。讓托洛茨基來證明：不是這樣一回事。列寧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這些事實，因爲他病了，睡在床上沒有可能來注意這些事件。但是，這一件很小的事故，對於斯大林在原則上的立場有

什麼關係呢？大概托洛茨基要故意造謠式的去追求我同黨的『分歧』。整個的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也在內，一致地通過了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提綱。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這次的表決是在明德凡這次事件以後，在十二次大會以前。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在第十二次大會上民族問題底報告人正是斯大林，而不是旁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關於民族問題的『分歧』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托洛茨基要來提起這樁很小的事件？

四，加米業夫在他說話中聲明：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向左邊開火』，即是說開火反對反對派，這是錯誤的。照他的意思，黨是在反對、而且，還在繼續反對黨裏革命的核心。照他說，反對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們！這完全是廢話。這是反對派散佈的謠言。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想，而且，也不能開火反對革命的大多數。實際上，黨是開火反對右派，反對反對派，他們是右傾的反對派，雖然他們穿着『左的』袍帶。自然反對派自己以爲是『革命的左派』。但是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却認爲完全相反，它以爲：反對派祇是在『左的』句子的隱匿之下，而實際上是機會主義的反對派。我們知道：右傾反對派，時常掩蔽在『左的』袍帶之下，以淆亂工人階級底耳目。『工人反對派』也以爲自己是最左的，而在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最右的。現在反對派也以爲自己是最左的，然而，現在反對派的一切實際及工作，都證明他們是一切右傾機會主義派別底核心及集中點，由『工人反對派』托

洛茨基主義起，到『新反對派』及一切蘇瓦林派爲止。

在『左派』、『右派』問題上，加米業夫是撒了一個『小小的』謊。

五，加米業夫引證列寧底話，來證明我們還沒有造成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加米業夫並說：黨認爲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已經完全造成，這是錯誤的。

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加米業夫底小謊言。黨任何時候都沒有說過，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已經做完滿了。現在的爭論，並不在於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已經完成或者沒有完成。現在的爭論不在這裏。爭論底中心，就是我們是否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完成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黨認爲：我們是有可能來完成蘇聯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反對派却否認這一點，因此他們自己就走上了失敗主義及投降主義的道路。現在的爭論就在這裏。加米業夫感覺得自己立場很不穩當，想來抹煞問題。可是這是不成功的。

加米業夫又撒了一個『小小的』謊。

六，托洛茨基在他說話中聲明：『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四月間，他比列寧底政策要高明些。』這樣說來托洛茨基還『超過』列寧底四月提綱。那末，托洛茨基還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就已經自動地發見了這個政策，而列寧却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才在自己的四月大綱中題起出來。

同志們！這簡直是愚蠢而不知恥辱的吹牛大家。托洛

茨基『超過』了列寧，這樣的事簡直不值一笑。農民當遇着這樣的事情時，便馬上說：『以小丘比泰山』，這完全是對的。（笑聲）托洛茨基『超過』了列寧，讓托洛茨基在刊物上起來證明罷。爲什麼他不嘗試一次呢？托洛茨基『超過』了列寧……。那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列寧同志一到俄國政治舞台以後，就認爲必需排斥托洛茨基底立場。這樣的事實又怎樣解釋呢？怎樣來解釋『不高明的人』認爲必須排棄『高明的人』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列寧曾經幾次聲明說他與托洛茨基底基本方略『打倒沙皇、政府是工人的』，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當時列寧曾經幾次聲明，說他與那企圖跳過農民運動，跳過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高明的人』在那裏？

結論：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流言和謠傳；至於反對派，則專門以散佈流言和謠傳爲職業。

二 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要稱讚反對派

我在報告中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俄國僑民中的孟塞維克與立憲民主黨，都在稱讚反對派。我說過：他們稱讚反對派，正因爲反對派在進行破壞黨的統一，即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我引證了許多的引文，這都是說，正因爲反對派底工作聯合了國內反無產階級的力量，企圖推翻我們的黨，破壞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幫助了無產階級專政敵人底事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稱讚

反對派。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也是這樣）引證了西歐資產階級的報紙，這些報紙，都在稱揚我們的黨，讚揚斯大林，後來又引證伍斯特亞諾夫底話，他是個遷就派，我國內資產階級專門家底代表，是同情於我黨政策的。

至於說到資本家，他們對於我們的黨確有很大的爭論。譬如，不久以前，美國的報紙在稱讚斯大林，說斯大林給了他們獲得很大的租借企業的可能。而現在所有的報紙都在詛咒和謾罵斯大林，說斯大林『欺騙了』他們。有一個時候在資產階級報紙上，發表了對斯大林的諷刺畫，手上拿着一杯水想撲滅革命之火。後來又發表了一張反駁前次的諷刺畫，斯大林手裏拿着杯子，杯裏不是水而是煤油，這是說斯大林不是在撲滅革命之火，而是在火上加油了。（鼓掌，笑聲）

我們可以看見，資本家對於我們黨底立場有大的爭執，同時對於斯大林底立場也是一樣的。

再說到伍斯特亞諾夫的問題。伍斯特亞諾夫是什麼人？伍斯特亞諾夫是資產階級專門家及新興資產階級底代表。他是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這是毫無爭論的。但是敵人有各種各樣的。有一種階級敵人是不能與蘇維埃政權和平的，無論如何想把它推翻。還有一種階級敵人，是可以這樣或那樣與蘇維埃政權調和的。有種敵人是企圖準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的。這樣的敵人是孟塞維克、社會

革命黨、立憲民主黨等。還有一種敵人，他們是與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同時，他們反對那些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觀點，希望着無產專政慢慢削弱、蛻化，以至於適應新資產階級的利益。伍斯特亞諾夫就是最後一類的敵人。

爲什麼加米業夫要引證伍斯特亞諾夫呢？也許他要證明黨是在蛻化，而伍斯特亞諾夫正是因爲這樣來稱讚斯大林，或者稱讚我們的黨。大概不是因爲這樣罷，因爲加米業夫不敢公開的說出來。那末，加米業夫爲什麼引證伍斯特亞諾夫底話呢？很明顯的是爲了作『蛻化』底暗示。

但是，加米業夫忘掉了說：這位伍斯特亞諾夫還稱讚過列寧。伍斯特亞諾夫稱讚列寧底論文，這是全黨都知道的。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也許列寧在執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蛻化了』，或者在開始『蛻化』？這個問題值得提出來，以便了解關於『蛻化』這個設想之荒誕無稽。

但是，爲什麼伍斯特亞諾夫稱讚列寧和我們的黨，爲什麼孟塞維克、立憲民主黨稱讚反對派呢？這是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這是加米業夫極力不願提及的。

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稱讚反對派，因爲它破壞吾黨底統一，減弱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就便利了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工作。這是可以引證證明的。伍斯特亞諾夫稱讚列寧，讚揚我們的黨，因爲蘇維埃政權准許新經濟政策，准許了私人資本，准許了資產階級的專門家，而無產階級是需要他們的幫助和經驗的。

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讚揚反對派，因爲反對派底小

組織的工作，幫助了它們，客觀上在準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事業中，幫助了它們。而伍斯特亞諾夫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推不翻的，拋棄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觀點，企圖在無產階級專政旁邊，獲得一點小利，企圖與它接近；並稱讚黨，因為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而且在相當條件之下，准許新興資產階級；這些新興資產階級企圖利用蘇維埃政權以達其階級的目的；而蘇維埃政權也正利用他們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我們國家內無產階級底各種階級敵人之分別就在這裏。孟塞維克及社會民主黨稱讚反對派，伍斯特亞諾夫先生讚揚我們的黨，其根源就在此。

我想使你們注意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列寧說：

『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築在兩個階級的合作基礎之上的，即是工人與農民；現在，在相當條件之下，還容許「耐潑曼」（即資產階級）參加這個合作。』（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編，第一二四頁）

正因為准許新資產階級、准許一些有條件的合作（自然是在蘇維埃政權監督之下，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所以伍斯特亞諾夫便稱讚我們的黨，希望勾結和利用蘇維埃政權以達到資產階級底目的；而在我們，我們的黨則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資產階級底代表，利用他們的經驗，利用他們的知識使其一部份蘇維埃化，與我們同化；至於另一部份，即不能受蘇維埃同化的那一部份，則請他們滾蛋好

了。

列寧把新資產階級與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分開來，准許利用前者，而提議拘捕後者，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列寧關於這個問題，在『論糧食稅』中寫道：

『共產黨員不要畏懼去向資產階級的專門家——連商人、合作社的小資本家、資產階級都在內——「學習」。向他們學習，實際上也是和我們向軍事專門家學習和研究一樣，不過所採取的學習和研究形式，有些不同罷了。祇有實際的試驗，才能考察「研究」底成績；要比較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還要好些：要善於用各種方法去發展農業與工業，發展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流轉。爲了「研究」而花費金錢，是不足吝惜的，祇要是學問有長進，多花費點金錢又算甚麼事。』（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四——二三五頁）

關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專門家問題，列寧是曾經這樣說過的；而伍斯特亞諾夫便是他們的代表。

至於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問題，列寧也說有這樣的話：

『至於穿那些克龍什塔的非黨的服裝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我們應該謹慎的把他們在監獄內看管起來，或者送到柏林，到馬爾託夫那裏去自由的享受一切純粹民主的美景，自由的去與切兒諾夫、米留可夫，同格魯西的孟塞維克們去自由交換意見。』

(同上)

列寧曾經這樣說過。

也許反對派不同意列寧？讓他們直爽地說出來罷。

我們把孟塞維克、立憲民主黨拘捕起來，而在相當條件與某種限制之內，我們却准許了新資產階級，用經濟方面的限制與他們鬭爭，以便一步一步地克服他們，並利用他們的經驗，利用他們的知識來作我們的經濟建設。這樣的事實，就應這樣來解釋。

因此，我們的黨曾受了伍斯特亞諾夫這樣一類的階級敵人底讚揚，這是因為我們進行了新經濟政策，准許了資產階級，使他們能夠和現存制度作有條件、有限制的合作；同時我們在這裏有自己的目的，要利用這樣資產階級底經驗和知識來作我們的建設，而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實現這種目的時並不是沒有成績的。而讚揚反對派的則是另一種如孟塞維克立憲民主黨這一類的階級敵人，正是因為反對派底工作，是在破壞黨的統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幫助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工作。

我希望：反對派結果會懂得，在第一類人底讚揚與第二類人底讚揚之間，有一種極深刻的分別。

三 錯誤之種類

反對派在此地說：在中央委員會中，有幾位同志犯了一些錯誤。自然個別的錯誤是有的。在我們中間沒有絕對『沒有錯誤』的人。這樣的人也不會有。然而錯誤有各

種。有這樣底錯誤，犯了錯誤的人不堅持自己的意見，而由此並未形成政綱、派別和小組織。這樣的錯誤很快就忘記了。還有另外一種錯誤，犯錯誤的人堅持自己的意見，而由此形成小組織、政綱，與黨鬭爭。這樣的錯誤，是不會使人馬上忘記的。

這兩種錯誤，應該嚴格分開。

譬如托洛茨基說，在有一個時候，我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犯了一個錯誤。這是對的。真的，在破壞時期，我曾經提議要我們的儲藏機關，暫時開放一個港口以輸出麵包。但是，我並沒有堅持自己的錯誤，而在與列寧談話以後，我馬上就改正過來了。至於托洛茨基，則這種被中央糾正過，而自己後來並未堅持過的錯誤，他是犯了許多許多，我可以說出幾十幾百。要是我專來計算托洛茨基在中央的工作中所犯的一切，很嚴重的、不大嚴重的和不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托洛茨基並未堅持和早已忘記了的，那末，我關於這點可以作出幾個大報告。但是，我想，在政治鬭爭中，在政治爭論中，不應該講這樣的錯誤，而應該講那些到後來發展成政綱，引起黨內鬭爭的錯誤。

而托洛茨基與加米業夫所提到的問題，正是那些沒有發展成派別，很快使人忘掉了的錯誤。因為反對派所提到的正是這樣的問題，那末，讓我也來回憶一些反對派首領所犯的這一類的錯誤。也許這對他們可以作為教訓，而下一次他們再不會提及這些早已被人忘掉的錯誤罷。

有一次，托洛茨基在我黨中央委員會裏說：蘇維埃政

權是垂危了，正如『千鈞一髮』，『杜鵑鳥已經叫過了』，蘇維埃政權祇能存在幾禮拜或幾個月了。這大概是在一九二一年。這是最危險的錯誤，這表示托洛茨基有害的情緒。中央曾嘲笑過他這種觀點，而托洛茨基並未堅持他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就早已被人忘掉了。

有一次（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議：工廠和託拉斯可以用國家財產（固定資本也在內）去向私人資本作抵押，以便向他們獲得借款。（亞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這是投降的道路。』）大概是這條路罷。無論如何，這是使我們的企業非國有化的前提。中央推翻了這個計劃，托洛茨基為擁護其意見而鬭爭，但是後來並未堅持自己的錯誤，這個錯誤現在也就使人忘掉了。

有一次（這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議：把我們的工業絕對集中起來，這種瘋狂似的集中，必然要把三分之一的工人階級拋出工廠和作坊大門之外。（布哈林喊道：『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是的，這大概是一九二三年。中央推翻了托洛茨基這種學究式的、瘋狂的、政治上危險的提議。托洛茨基幾次向中央提及，說無論如何，在將來是要走這條路的。可是，我們並沒有走上這條路。（座中叫聲：『那末，會要把普齊諾夫工廠關閉起來才行。』）是的，會要做到這一步。可是後來托洛茨基並未堅持自己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就使人忘掉了。

還有許多許多。

再舉托洛茨基底朋友加米業夫及季諾維埃夫來談罷，

他們很喜歡時常提起，說布哈林在有一次說過『發財罷』，他們在『發財罷』這三個字周圍跳舞。

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當時我們討論了烏克瓦爾租借企業，討論一種最苛刻的租借條件，怎樣呢？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提議通過烏克瓦爾租借的條件，並且堅持他們自己的提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可是，中央拒絕了烏克瓦爾的租借，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也沒有再堅持自己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就忘掉了。

或者再講一個加米業夫錯誤的事實罷，我本來不是願意講的，但是加米業夫強迫我回想起來，因為他極力回憶布哈林的錯誤，真令人討厭，而這些錯誤又是布哈林早已糾正和取消了的。我祇說一件加米業夫底故事，當放逐在西伯利亞的時候，在二月革命以後，加米業夫與西伯利亞著名的商人（在阿青斯克）參加過向憲章派的羅曼諾夫送歡迎電。（座中叫聲：『可恥！』）而這位羅曼諾夫是沙皇親自離位時，贈以『寶座權』的人。自然，這是很大的錯誤；因為這件事，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被黨嚴厲打擊過。但是，加米業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就忘掉了。

是不是應該回憶這些錯誤呢？自然是不需要的，因為它們早已被忘掉，早已消滅了。爲什麼托洛茨基和加米業夫專門挑撥這類錯誤，以反對那些擁護黨的同志呢？這樣他們祇是使我們回憶起反對派首領們許多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要消滅反對派

這些責難和謠傳。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錯誤，犯錯誤的人堅持這些錯誤，而由此後來形成小組織的政綱。這完全是另外一種錯誤。黨的任務就在揭穿這些錯誤和征服它們。因為祇有征服這些錯誤，才能確立黨內馬克思主義底原則，保持黨內的一致，消滅小組織行動，和保證不再重複此種錯誤。

譬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條約時所犯的錯誤，後來就變成了整個的反黨的政綱。應不應該公開和堅決反對這樣的錯誤呢？是應該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職工會問題辯論時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引起了全蘇聯的辯論。

又如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在十月革命時的錯誤，在暴動前面，這種錯誤在黨內造成了危機。

又如反對派聯盟目前各種錯誤，這些錯誤已經融合成爲小組織的政綱，變成反黨的鬭爭。

還有許許多多。

是否必須公開地堅決地反對這些錯誤呢？是必須的！

當說到黨內爭論的時候，對於這些錯誤，能不能默而不言呢？當然是不能的。

四 季諾維埃夫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季諾維埃夫在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說話中，他說斯大林在有名的『列寧主義問題』序言中，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解釋是不正確的。

同志們！這是廢話。季諾維埃夫想把罪過加在旁人身上。

上去，而實際上，問題祇是在季諾維埃夫曲解了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

季諾維埃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有兩種方式。無論那一種都不能稱爲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根本上兩者 是衝突的。

第一種方式。是由正確的論點出發，認爲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中主要的領導力量；但是，季諾維埃夫後來却作出完全一種不正確的結論，以爲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因此，季諾維埃夫把黨的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完全是相等的了。

把黨的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相等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在階級與黨之間，在整個的階級與階級的一部份（黨）之間，安上一個等號，這是發瘋，這是無論如何也安不上的東西。列寧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而且也不能把黨與階級看作是相等的。在黨與階級中間，還有許多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羣衆組織；隨着這些組織走的，有無產階級全體的羣衆。輕視這些羣衆的非黨組織底作用與比重（而這些組織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的）——而以爲黨可以代替無產階級之羣衆的非黨組織，可以代替全體無產階級羣衆，這即是說，使黨脫離羣衆，使黨官僚化到最高度，使黨失掉力量，而在黨內培植些『列察也夫派』、『阿拉克切夫派』。

列寧和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一點相同的

地方都沒有。這是用不着說了。

第二，這就是說：不是從借用意義，不是從黨領導工人階級這個意義去了解黨的專政（而列寧却正是這樣了解的），照『專政』這個字底直接意思去了解『專政』這個字，即是說，要以武力來代替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專政』這個字底本來意思是怎樣的呢？以其本來意思說來，專政就是依靠於武力的專政；沒有武力的成份，就沒有專政。黨在對付自己的階級，對付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是不是可以成爲依靠於武力的專政呢？很明顯是不能够的。黨是本階級底導師、領導者、首領；但決不是統治大多數工人階級的、依靠於武力的政權。不然，就不能把說服方法，看成無產階級政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工作的基本方法了。不然，就用不着再說：黨應該說服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使他們相信黨底政策之正確；祇有在執行這個任務的過程中，黨才能稱自己爲真正的羣衆的黨，才有能力去領導無產階級。不然，則黨對待無產階級時，就要用命令和恐嚇來代替說服的方法：這完全是荒唐無稽的辦法，與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水火不相容的辦法。

季諾維埃夫認爲黨的專政（領導）與無產階級專政相等的『理論』，簡直變成了這樣的無稽之說。

列寧與這種『理論』無絲毫相同之處。這是用不着說的了。

我在自己『列寧主義問題序言』這文章中反對季諾維埃夫的時候，我曾反對過這種無稽之談。

我要聲明（或許這不是不需要的聲明罷）：這篇文章之完稿與付印，是得到我們黨領導同志完全的同意與批准的。

季諾維埃夫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第一種方式。就是這樣。

再說第二種方式罷。要是他第一種方式，對於列寧主義的曲解，是一個方面；則第二種方式，完全是另一方面的曲解，簡直與第一個是相反的。這第二種方式，就是在季諾維埃夫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認為不是一個階級的領導，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工農兩個階級的領導。

對於這點，季諾維埃夫是這樣說的：

『現在，國家生活底領導，決定國家生活趨勢的船舵，是在兩個階級手裏——工人階級與農民。』（季諾維埃夫：『工農聯合與紅軍』，一九二五年『浪花社』出版，第四頁）

能不能否認，現在我國存在着無產階級專政呢？不能。什麼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就是國家的生活歸兩個階級掌管。這與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是相合的嗎？很明顯地，這是不相合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是無產階級底統治。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之下，無產階級這個獨裁，就表現於在這聯盟中無產階級及自己的黨是居於領導的地位，是不能與其他的力量、其他的政黨瓜分國家生活底領導的。這種最初步的毫無爭論的事，簡直沒有解釋的必

要。而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兩個階級底領導。那末，爲什麼不把這個專政叫作工農專政，而偏要叫作無產階級專政呢？照季諾維埃夫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則我們應該根據兩個階級，根據這兩個掌握『國家生活底船舵』的階級，形成兩個政黨，來領導國家政權。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在季諾維埃夫底『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呢？

列寧同這種『理論』毫無相同的地方，是用不着說了。

結論：不管是季諾維埃夫『理論』第一種方式，或者第二種方式，都是很明顯地表示出：季諾維埃夫是曲解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見解。

五 托洛茨基底神父箴言

其次，我要說到托洛茨基幾個兩面理由的聲明；實際上他做這些聲明的目的，就是要使黨走入迷誤。我祇想舉幾個事實。

一個事實。托洛茨基對於他過去那段孟塞維克歷史是怎樣的態度呢，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時，也是裝腔作勢地：

『我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這一事實底本身…已經可以證明：我早已把我從前與布爾塞維主義不同的東西，拋出黨底大門以外了。』

托洛茨基把他『與布爾塞維克不同的東西拋出黨底大門以外』，這是什麼意思呢？勒墨爾當時質問托氏道：『

爲什麼可以把這些東西堆在黨底大門前。』勒墨爾這樣質問，乃是很對的。實在是爲什麼會可以把這些廢物堆在黨的大門前呢？（笑聲）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完全沒有一點答覆。此外，托洛茨基把他的孟塞維克殘餘堆在黨底大門口是什麼意思呢？他把這些東西堆在黨的門口，是作爲將來黨內鬭爭的貯藏；或者，是把它焚燒了呢？托洛茨基把它放在門口作爲貯藏，這是比較合乎事實的。不然，怎樣來解釋托洛茨基和我們黨這些不斷的分歧（在他入黨不久，這些分歧就已經開始，一直到最近還沒有停止）呢？你們自己去想罷。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與黨關於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發生了分歧，引起黨內的鬭爭。一九二〇年至二一年關於職工會運動問題，托洛茨基與黨發生了分歧，引起全俄的辯論。一九二三年關於黨的建設及經濟政策主要問題，托洛茨基與黨又發生了分歧，引起黨內的辯論。一九二四年對十月革命估計及黨內領導問題，托洛茨基與黨又發生了分歧。引起了黨內的辯論。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關於十月革命及目前政策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聯盟與黨又發生了分歧。

對於這位『早已把從前與布爾塞維克不同的東西，拋出黨底大門以外』的人，這種分歧恐怕太多了罷？

能不能說，托洛茨基與黨這種不斷的鬭爭，是『很偶然的事』，而不是有一種有規律的現象呢？

恐怕不能說罷。

那末，托洛茨基這種意見含糊的聲明，有什麼目的

呢？我想祇有一個目的，就是：掩蔽羣衆的耳目，使他們走入迷途。

另外一個事實。大家都知道：從我們黨底思想系統上說來，從十月革命底前途上說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理論，是有很重大的意義。大家都知道：這個理論企圖過，而且現在還在企圖和列寧對十月革命動力問題的見解競爭。因此，許多人屢次向托洛茨基質問，要他說明他現在（一九二六年）對於自己不斷革命理論的態度。這自然是完全明顯的事。但是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擴大會議上的回答是怎樣呢？他的回答簡直含糊不清。他說，不斷革命論是有些『空隙』，這個理論有些東西在我們的革命實際中，沒有得着證明。這樣說來，如果這個理論祇是有些『空隙』，那末，一定還有許多方面不是『空隙』的，而是可以保存的。但是，怎樣能夠把不斷革命的這幾方面與另幾方面分開呢？難道不斷革命理論不是整個的觀點系統嗎？難道可以把不斷革命論看作是一個箱子，兩個角已經打碎，而另外兩個角還整個的保存着嗎？祇作這樣簡單的、不負責任的聲明，空空的說到『空隙』，而不指出，他所說的空隙究竟是指的什麼，究竟不斷革命論那一部份是不正確的。這樣敷衍了事，難道就夠的嗎？托洛茨基說『不斷革命論』有些空隙，究竟他說的是那些空隙，究竟那幾方面他認為是不正確的，却一字也沒有提到。因此托洛茨基底聲明，祇能看作是拒絕答覆，祇是拿甚麼『空隙』這些雙關語來混淆聽聞，這完全是托洛茨基毫不負責的聲

明。

托洛茨基，在這裏的態度，正像從前有些精敏的神父一樣，他們總是摸稜兩可的話來回答別人底問題，例如：『當渡河時，有一大支軍隊要打敗仗。』經過了什麼河，什麼人底軍隊要打敗仗，誰也不會懂得。（笑聲）

六 季諾維埃夫是錄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小學生

對季諾維埃夫背誦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把戲，我還想說幾句話。季諾維埃夫這種把戲底特點，就是他弄不清時期與日子，把他們堆在一塊，把馬克思、恩格斯個別的詞句與實際生活隔離起來，把他們變為枯朽的教條，因此就破壞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要求：『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請看事實。

第一個事實。季諾維埃夫在其說話中，從馬克思有名的『法國階級鬭爭』（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小冊子中引了一段，這一段說：『在民族範圍以內，工人階級底任務是不能解決的。』（即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斯大林註）

其次，季諾維埃夫又從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八年）裏而引了一段，這一段上說：

『我們的困難問題如下：在歐洲，革命是必然的，而且馬上就要帶着社會主義的性質。可是，如果在廣闊無比的區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是向上發展，

那末，在這區區一隅內的革命運動，是不是不免遭受失敗呢？』（見『馬克思及恩格斯書信集』，第七四——七五頁）

季諾維埃夫從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所說的這幾段話中，作出這樣的結論：因此在資本主義任何時候，任何時期，社會主義在單個的國家裏都不能取得勝利。

是不是能夠說，季諾維埃夫已經懂得馬克思在這個問題（即社會主義在單個國家裏勝利的問題）上的基本路綫和觀點呢？不能說，恰巧相反，由這些引證中，可以看見，季諾維埃夫完全不了解馬克思，他曲解了馬克思底基本觀點。

從馬克思這幾段話中，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說資本主義發展一切條件之下，在單個國家裏，社會主義都不能得到勝利呢？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由馬克思底話中祇能說，得出這樣的結論：祇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假使『資產階級社會還是向上發展』，那末，社會主義在單個國家內，是不能得到勝利的。假使資產階級社會，已經因事物過程而變更了方向，已經開始向下衰落，那末又應當怎樣辦呢？那末，從馬克思底話中，便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就沒有根據來否認社會主義在單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可能了。

季諾維埃夫忘記了馬克思這幾段話是指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當時資本主義整個的還是向上發展；在那時

候，資本主義整個兒向上發展，而英國這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還沒有走入腐化過程，當時，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也還沒有成爲、而且也不能成爲破壞資本主義的有力因素，如像它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時期中所表現的作用一樣。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馬克思認爲不能在單個國家內解決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這是完全正確的，我還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在我自己的報告中已經說過：在從前，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關於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是否定地解決了，而且，這種解決是完全正確的。可是，現在，在資本主義現時期中，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我們還能不能說，資本主義還是整個地向上發展呢？不，不能這樣說。在分析帝國主義經濟實質時，列寧說道：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社會是整個的向下衰落的。列寧說得對：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關於這個問題列寧說了以下的話：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這是十分明顯的。因爲由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壟斷，已經是資本主義之死亡，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開始。帝國主義使勞動廣大的社會化（資產階級學者稱之爲『交錯』），其意義也是一樣。』（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四七〇頁）

壟斷以前的、整個兒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是一回事；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又是一回事。這時候，

全世界已經被幾個資本主義集團分割完結；資本主義跳躍式的發展，要求用軍事衝突來重分已分的世界；各帝國主義集團，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衝突與戰爭，減弱了資本主義底世界戰綫，使它們容易受傷，而造成在單個國家內破裂資本主義戰綫的可能。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是不能取得勝利；然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衰亡的資本主義時代，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已經有可能來取得勝利了。同志們！事情原來如此，這也是季諾維埃夫所不願意了解的。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埃夫好像一個小學生，口頭上引用馬克思底話，玩味這些話，却忘掉了馬克思底觀點；同時他應用這幾段話的時候，所採取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底話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修正派引證馬克思底話時，他就是不顧某時代底具體條件，從馬克思在單個問題上所說的話中引證一些來用以代替馬克思底觀點。

季諾維埃夫引證馬克思底話時，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季諾維埃夫在引證馬克思底話時，就是用馬克思某一段話或某一個字來代替馬克思底觀點，不顧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具體的發展條件，把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變為教條。

我想，這裏用不著任何的解釋。

第二個事實。季諾維埃夫從恩格斯在『共產黨原理』

(一八四七年著)中引了一段，這段上說：工人革命『在某一個單獨的國家內，是不能發生的』。再把這段話與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聲明——我們在蘇聯已經實現了恩格斯所提出來的十二條十分之九——對立起來，並由此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在單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在自己的聲明中過於修飾了蘇聯目前的條件。

季諾維埃夫在解釋恩格斯這段話時，所犯的錯誤，也和他在解釋馬克思底話時所犯的錯誤一樣。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在資產階級社會整個兒向上發展時，恩格斯自然應該否認在單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這是很明顯的，把恩格斯這種適合於資本主義舊時代的意見，機械式地應用到資本主義新的時期，應用到帝國主義時期中來，這是不顧壟斷以前資本主義時期底具體條件，而根據某一個字、某一段話去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報告中，已經說過，在那時候，恩格斯這種公式，是唯一正確的公式。可是，應該了解，不能把前一世紀四十年代（當時，還完全說不上衰亡的資本主義）來與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與帝國主義時代、與整個的資本主義是走向衰亡的時期放在一起。從前認為不能夠的，現在，在資本主義新的條件中，已經成為可能而必需了。難道這還難明白嗎？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埃夫對恩格斯的態度，也同他對馬克思的態度一樣，完全是保持着曲解馬克思主義文獻

的修正派態度。

至於說到季諾維埃夫第二個結論，則他簡直是曲解了恩格斯關於工人革命的十二條要求（或者稱爲設施）。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恩格斯在他的十二條要求中，似乎給了一個完滿的社會主義政綱，直到消滅階級，消滅商品生產，即是說消滅國家。這是完全不對的。這完全是曲解了恩格斯。在恩格斯底十二條要求中，沒有一個字說到消滅階級，沒有一個字說到消滅商品經濟，沒有一個字說到消滅國家，沒有一個字說到消滅任何形式的私有財產。恰恰相反，恩格斯十二條要求底出發點，就是認爲『民主』（當時恩格斯所謂『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依然存在，階級依然地存在，商品經濟依然存在。恩格斯直接了當地說：十二條要求，是直接『侵犯私有制度』（不是完全消滅）和『保障無產階級底生存』（而不是消滅無產階級）。恩格斯說：

『無產階級革命（一般說來，它是必然發生的），祇能逐漸改造現存的社會；祇有在現存社會逐漸改造以後，祇有當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已經增到必需的數量時候，才能廢除私有制。……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就要建立民主制度，即直接或間接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假若無產階級不能立刻利用這個民主制度，來實行各種設施，以直接侵犯私有制度，和保障無產階級底生存；那末，這個民主制度，對於無產階級是毫無作用的。由現時條件所產生

的這些設施，最主要的有下列各點……』（往下恩格斯就歷數這有名的十二條要求——或稱設施。）（見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斯大林加重語氣）

因此你們可以看見，恩格斯這裏所提出的，並不是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商品生產等的完滿的社會主義政綱，而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第一步，是直接侵犯私有制度、保障工人階級生存、鞏固無產階級政治統治，首先所必需的設施。

結論祇有一個：季諾維埃夫曲解了恩格斯，把他的十二條要求，看爲完滿的社會主義政綱。

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我在自己結論中說了一些什麼呢？我說：恩格斯所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即十二條要求，其十分之九，已在蘇聯實現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呢？

很明顯的，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慣於曲解別人意見的季諾維埃夫，在攻擊我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結論時，是撒了一個『小小的』謊。

季諾維埃夫這種特別態度，這種引馬克思與恩格斯意見的態度，竟得到了這樣的結果。

在講到引證把戲時，我記起一樁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有個時期，這個故事曾在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中間非常流行，這是瑞士一位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在斯託克霍姆講出來的。還是一九〇六年我黨大會時的故事。這位瑞士同志，把社會民主黨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時所玩的把戲，描

寫得非常有趣，我們（大會各代表）聽了他的故事後，簡直笑倒了。故事的內容如下：當克里米發生海陸軍暴動時，海軍與步兵的代表去見社會民主黨，向他們說：近年以來，你們號召我們起來暴動，反對沙皇制度；我們覺得你們的號召是正確的，我們——海陸軍——現在準備暴動，請你們給以指示。社會民主黨人癡坐了半晌，才回答說，他們非召集非常會議，是不能解決暴動問題的。海軍說：不能再遲延了，事情已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得不着社會民主黨人明白的答覆，而社會民主黨人不來領導這個暴動，那末事情就會失敗。海軍和步兵隨即辭別出來，在門外等候命令；社會民主黨人果然召集了非常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拿『資本論』第一卷，拿第二卷，結果『資本論』第三卷也拿來了。大家都找馬克思關於克里米、斯瓦士堡的指示，都在找關於在克里米暴動的指示。在三本『資本論』內，關於斯瓦士堡、克里米及海軍步兵暴動等，沒有找着一個字。（笑聲）把馬克思及恩格斯別的文集，也搬來了，大家都找指示，結果，還是一點指示也沒有找到。（笑聲）怎樣辦呢？海軍已經來了，正在等答覆。怎樣呢？社會民主黨員祇好承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不能給海軍與兵士以任何的指示。瑞士同志末了說：『海軍與步兵底暴動就這樣地失敗了。』（笑聲）

毫無疑地，這個故事有些過於誇大。但是，同樣很明顯的，這個故事和季諾維埃夫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時所犯的主要毛病，正是針鋒相對。

第三個事實，關於引證列寧文集的問題。季諾維埃夫引證了一大堆列寧底話，簡直把讀者都弄得頭昏了。大概，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引證愈多愈好，可是，他完全不注意到引文說的什麼，有什麼用處。同時，要是你們把這些引證讀完的時候，就很容易了解，季諾維埃夫所引證的列寧底話，沒有一句是對現在反對派聯盟底投降政策有利益的。同時，應該指出的，就是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經濟問題』底實現，蘇聯無產階級可以實現這些經濟問題，而得到勝利等等基本意見，季諾維埃夫爲什麼連一個字也沒有引證出來。

季諾維埃夫從列寧『關於合作制』書裏引證了一段。這一段上說：在我國蘇聯內有完成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必需和充分的條件。但是，他簡直不想想，不問一問，這段話中，到底說的是些什麼。這段話到底對誰有利：對反對派聯盟有利，還或是對聯共有利。

季諾維埃夫極力證明在我們國家沒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可是當他證明這種意見時，他引證了列寧底話，而這些話簡直把季諾維埃夫同志底意見，打得兩脚朝天。

譬如，有一個引證上說：

『我已經說過幾次了：俄國與各先進國比較起來，是容易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把這個革命推向前去而取得澈底的勝利，即完成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却比較困難些。』（斯大林加重語氣）（見原文『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八四——八五

頁)

季諾維埃夫沒有想到：這段話是不利於反對派聯盟，而有利於聯共的。因為此地並沒有說在蘇聯不能完全建設社會主義，而是說這種完全建設底困難。同時，在這段話裏面，承認在蘇聯有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是明而易見的。黨隨時說，革命在俄國開始，比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內要容易些，而建設就要困難多了。同時承認這兩個事實，是不是就否認了在蘇聯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可能呢？自然，不能這樣說。恰巧相反，由這個事實，祇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雖然有許多困難，可是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完全是可能而且必需的。

試問：季諾維埃夫爲什麼需要這類的引證？

很明顯的，要想用一大堆引證來混亂讀者底耳目，好趁昏水捉魚。（笑聲）

我想現在已經明顯了：季諾維埃夫決不會達到自己的目的；他那種令人發笑的、引證馬克思主義文獻時所玩的把戲，毫無疑義地使自己陷入絕境了。

七 季諾維埃夫心目中的修正主義

末了，關於季諾維埃夫對『修正主義』的了解，還要說幾句。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凡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底舊公式或者單個意見加以改善和闡明（更不必說到用適合於新條件的別種公式來代替它們了），都是修正主義。試問，爲什麼？難道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難道科學不會發展，不用新的經驗來充實內容，以改善舊公式嗎？大概是

因為這樣：『修正』就是『重新審查』，而要對舊公式加以確定和改善，就必須有相當的『重新審查』。因此，凡是對舊的公式加以確定和改善，凡是用新的經驗及新的公式來發揮馬克思主義，便免不得都是修正派。自然，這是非常笑人的。但是假若季諾維埃夫本人願意把自己擺在令人發笑的位置，而以爲自己是在反對修正派，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舉例來說。斯大林有沒有權限完全照列寧主義底主要路綫的指示，來改變自己關於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一九二四年）與公式，而使它更加確切呢？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就沒有這個權限。爲什麼呢？因爲凡是改變舊公式或使它更加確切的，都是等於重新審查這個公式，而重新考察，照德文說來就是修正。斯大林墮入了修正派，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因此，季諾維埃夫這種對修正派的觀察，真是荒唐之極，季諾維埃夫企圖拿修正派主義這個帽子恐嚇他人，使其不敢發揮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完全停滯不動。

又比方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時，社會主義要在民族範圍內得到勝利，這是不可能的；而在二十世紀十五年代，列寧却以爲：在資本主義向下衰落時，在資本主義垂死時代，這種勝利是可能的。要是照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則列寧也是修正馬克思的修正派了。

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說：『歐洲大陸任

何一國家裏，或者是整個歐洲大陸（英國除外）裏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都祇等於在茶杯裏起浪。』而恩格斯研究了階級鬭爭新的經驗，結果，改變了這個意見，而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由法國人、德國人來補充』。那末，據季諾維埃夫的意見，恩格斯是修正馬克思的修正派了。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革命由法國人開始，德國人來補充；而列寧，則研究了蘇聯革命勝利經驗以後，又改變了這個公式，而以另一個公式來代替：俄國人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正在那裏補充。那末，列寧也免不了變成修正恩格斯、馬克思的修正派了。

比方，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曾說：

『社會主義偉大的創造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幾十年過程中考察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增漲，於是他們很明顯地看出：由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是要經過長期的艱難困苦，要經過一個很長時期來破壞一切舊的制度，無情消滅資本主義底一切形式；同時要為做到這一步，全世界工人羣衆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以保證最後的勝利。他們曾經說過：『法國人開始，德國人來補充。』由法國人開始，這是因為在法國幾十年革命實際行動中，法國人建立了許多豐功偉績，使自己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底先鋒隊。

目前，國際社會主義底力量，却有了新的結合。我們說：最容易開始革命運動的，並不是那些先進的

剝削國家，不是那些具有易於掠奪之可能及能夠收買工人上層份子的國家，…現在的局勢與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完全不同（重點是斯大林加的）。現在的局勢給我們（俄國勞苦羣衆及被剝削階級）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光榮的先鋒隊的使命。我們現在很明顯地看見，革命是向前發展了多遠：俄國開始了，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正在那裏補充；社會主義是必然勝利的。』（『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八七一—八八頁）

你們可以看見：列寧在這裏是簡單地『重新審察了』恩格斯、馬克思底意見，變成了『修正派』。

又比方，恩格斯與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大家都知道，當時，公社是受兩個政黨所指導的，其中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是列寧在研究了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鬭爭新經驗以後，却認為祇有在一個政黨——馬克思主義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澈底實現；那末，據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列寧是公開地修正了馬克思、恩格斯。

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列寧認為聯邦制是一種不能採用的國家形式，然而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在研究了無產階級鬭爭新經驗以後，却改變了，而且『重新審察了』這個公式，認為聯邦制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適當的國家形式，那末，據季諾維埃夫底意見，列寧是一位修正自己、修正列寧主義的修正派了。

還有許許多多。

因此在季諾維埃夫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應該由新的經驗來充實自己，凡是改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單個意見或公式，便免不了是修正派。

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假設，馬克思主義，不用無產階級鬭爭新經驗來充實，不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融化這些經驗，馬克思主義還能算一種科學，還能夠保持和發展嗎？自然，是不能够的。

既是這樣，則馬克思主義就需要在保持其觀點、保持其方法等條件之下，來估計新的經驗，根據這些新經驗來改善和充實舊公式；而季諾維埃夫則完全相反，祇是保持字母，以馬克思主義個別意見中間某一個字母，代替馬克思主義底觀點和方法。

以單個公式及引文底字母，代替馬克思主義底基本路線，這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難道還有絲毫相同之處嗎？

這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諷刺。這難道還能夠懷疑嗎？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們正是指季諾維埃夫這般『馬克思主義者』而說的。

季諾維埃夫倒霉的地方，就是他不懂得馬克思、恩格斯這句話底內容和意義。

二 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 社會主義勝利問題

關於反對派首領在講話中個別的錯誤及不符事實的說法，我已經說過了。在第一部份結論中，我已經努力用單個解釋的方式，結束了這一部份問題。現在，我們要說到問題底本身了。

一 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國內無 產階級革命底先決條件

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是否能夠得到勝利。你們知道，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某一個國家，而是一切比較發展的帝國主義國家。

在單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上，反對派底基本錯誤在那裏呢？

反對派底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或者不願意懂得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中間的區別，不懂得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而把資本主義兩個不同的階段——帝國主義以前的與帝國主義以後的——混合起來。

反對派由這個錯誤，又發生了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底內容與意義，而用平衡傾向律代替不平衡律，因此就落入考茨基超

帝國主義論的立場。

由這兩個錯誤，又發生了反對派底第三個錯誤：他們把帝國前期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出來的公式和定理，機械式地搬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中去；因此，他們就否認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舊的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與新的壟斷資本主義之間，簡單說來，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中間的區別，是經過資本家廣大的壟斷聯合而發展的資本主義，代替了經過自由競爭而發展的資本主義；財政資本和腐化資本代替了舊的『文明的』、『進步的』資本；跳躍式的發展，經過帝國主義集團間軍事衝突來重分世界的發展，代替了資本『和平』擴張和『自由』佔領土地。因此垂死的、整個兒向下衰落的資本主義，就替了舊的整個兒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曾經說道：

『我們要記着：資本主義過去的「和平的」時代，爲甚麼被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所代替。這是因爲資本家底壟斷聯合代替了自由競爭；因爲全世界（全世界！——斯大林註）已經瓜分完結。這兩件事實，自然，是有切實的世界意義的；當資本尙能自由增加其殖民地，奪取非洲和其他閒空地帶，而資本集中還很薄弱，壟斷企業（即是極大的統治某一整個工業部門的企業）還未發生時，自由貿易與和平競爭是可能而且必要的。自因壟斷企業之產生和發展，使過去的自由競

爭成爲不可能，破壞了它的基礎，而世界已經瓜分這件事實，逼得它們不得不從和平擴張過渡到武裝衝突，重分殖民地及勢力範圍。』（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一頁）

他又說：

『現在，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去發展了。已經不能像過去在比較平靜文明、和平條件下來順利進化，逐漸向其他新興資本主義各國擴展了。因爲別一個時代已經到來。財政資本往往把這國或那國排擠出列強隊伍之外，遞奪它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三——一五四頁）

由此，列寧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底性質，就作出了這樣的基本結論。

『我們把帝國主義叫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資本主義：這是非常明顯的。因爲由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壟斷，已經是資本主義底死亡，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開始，帝國主義使勞動非常社會化（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稱爲『交錯』共意義也是一樣。』（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七〇頁）

反對派底倒毒處，就是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中間這種差別底重要。

因此，我們黨底出發點，就是承認：現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

可惜，這還不是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死亡。但是，很明顯的，這是表示整個資本主義不是走上復興，而是趨於死亡；整個資本主義不是向上發展，而是往下衰落。

由這個廣泛問題中，就發生了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這個問題。

列寧主義者在講到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這個問題時，他們通常所講的是什麼？

這是不是說，在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之間存在有大的區別，這國家發展程度，落在他國之後，因此，這種區別，便一天一天增大起來？

不，不是這個意思。把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與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上的區別，混淆起來，這就墮入庸俗之流。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反對派正是把不平衡發展律與各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這兩個問題，混在一塊，正是墮入這種庸俗之流。當時正因為由這種紛亂出發，反對派便做出了一種完全不正確的結論，說過去的發展不平衡性比帝國主義時代還要多些。正因為這樣托洛茨基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在十九世紀時，這種不平衡性，比二十世紀還要多些。』（見托氏在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季諾維埃夫當時也是這樣說過。他也認為：『要說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要少些，這是不對的。』（季諾維埃夫在十五次代表會議大會上的演說）自然，現在在十五次代表會議討論以後，反對派認為必需改變戰綫，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上，他們

在自己說話中發表了完全與此相反的意見，或者簡直想把自己的錯誤含默過去。譬如，托洛茨基在擴大會上說道：『至於說到發展底速度，帝國主義是把此種不平衡性，無止境地加緊了。』至於說到季諾維埃夫，則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上說話時，他認為，最好還是對這問題默而不言；固然，他是不能不知道，爭論底中心，正是在於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底作用是增加了呢，或是減少了。可是，這祇是證明：這次爭辯，多少是教育了反對派，它對於反對派不是沒有益處的。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問題狀況程度上的差異，這是兩個問題，是不能混淆起來的。

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上的區別之減弱，即資本主義各發展程度平均化程度之加強；是否不可以減弱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律底作用呢？發展程度上的區別是日益增加，還是日益減少呢？很明顯的，是日益減少的。均等化程度是日益增漲，還是日益低降？無疑義的，是在增漲。均等性之增漲與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之加緊，是不是彼此衝突的呢？不，不衝突的。恰好相反，均等性正是能够加緊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底效用的基礎。祇有不懂得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的人，譬如我們的反對派，才能够把均等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對立起來。正因為落後國，加速自己的發展，與先進國均等起來，正因為這樣加緊了這幾國企圖超過其他各國的鬭爭，

正因為這樣，才造成了這幾國超過其他各國的可能，使這幾國可以把其他幾國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因此便造成了許多先決條件，以爆發軍事衝突，減弱世界資本主義戰綫，以及由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破壞這條戰綫。誰要不了解這個簡單的東西，誰就完全不懂得壟斷資本主義底經濟實質。

因此：均等化是加緊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性的條件之一。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是不是指這幾國首先追上其他各國；然後，照着通常的秩序，即是說照着進化的、沒有突變的、沒有軍事衝突及重分領土的秩序，漸漸在經濟方面超過其他各國呢？不是，不是這樣。這種不平衡性在壟斷資本主義前期中就有了，這是馬克思所熟知，列寧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一書中所已經寫到的。在那時，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大體上還是順利的，多少還是漸變的，可以在沒有突變的、沒有世界戰爭的長時期中，由這幾國超過其他各國。現在所說的，不是這種不平衡性。

那末，什麼是帝國主義時代發展底不平衡律呢？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底不平衡律，即是這幾國與其他各國比較起來，有突變式的發展；很快的把別國由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軍事衝突定期地重分那分割已完的世界；定期的加深及加劇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減弱世界資本主義底戰綫；一國無產階級有破裂這條戰綫的可能；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有獲得勝利的可能。

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基本之點在那裏呢？

第一，就是世界已經被各帝國主義集團分割完結，在世界上早已沒有『自由的』、尙未割據的土地；爲了要取得新的市場及原料來源，爲了要擴充自己的勢力，就祇有用武力去奪取旁人底領土。

第二，就是，由於技術底空前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程度日益均等化，便使這幾國可以而且容易以突變形式超過其他各國，使力量較小而發展甚速的國家，容易排擠勢力更大的國家。

第三，帝國主義集團間舊的對勢力範圍的分割關係，與世界市場上新的力量對比關係，時常發生衝突，爲了在舊的勢力範圍分配關係與新的力量對比關係之間建立『平衡』，必需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來定期重分世界。

由此，就加緊和加劇了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

由此，就不能和平地解決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

由此，考茨基底超帝國主義論，說這些衝突可以和平解決的理論，就完全沒有根據了。

因此，反對派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性之加緊和加劇，自己就墮入到超帝國主義論底立場上去了。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底幾個特徵。

帝國主義集團分割世界是什麼時候終結的？

列寧說過，世界底分割是在二十世紀開端時終結的。

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在事實上提出重分已經分割完結

的世界的問題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祇有在二十世紀初葉能夠發現和建立起來。

關於這一點，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早已說過了。我當時說：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是列寧所發現和闡明的。

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是第一次重新分割已經分完的世界的企圖。這個企圖，使資本主義受了相當的損失：俄國革命獲得勝利，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附屬國裏的基礎發生了動搖。

有了第一次重分企圖，就要有第二次的企圖：這是不用說的了。因此，在帝國主義營壘中，正在準備進行第二次的企圖。

第二次重分世界的企圖，將使世界資本主義遭受更大的損失。這當然沒有懷疑的可能了。這簡直是用不着懷疑的。

從帝國主義時代的不平衡律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底前途，正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到：這種前途，是直接造成社會主義在帝國主義時期各單個資本主義國內得到勝利的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國之內獲得勝利的結論，是直接由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律中得出來的。而列寧是完全對的。因為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

使社會民主黨再也無任何根據來在理論上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取得勝利的可能性。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曾在一九一五年所著的綱領論文中寫道：

『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因此，社會主義底勝利，首先在幾個資本主義國甚至於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都是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三三頁）

結論：

一，反對派底主要錯誤，就是他們沒有看見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中間的區別，或者是不肯注意這個區別。爲什麼他們不肯注意這一區別？因爲，根據這個區別就要產生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

二，反對派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或者忽略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資本主義各國發展底不平衡性是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爲什麼他們會忽略了這個意義？因爲，如果對資本主義各國發展底不平衡律有正確的估計，就要得出在一國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結論。

三，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第三個錯誤，就是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能够在單個資本主義國內得到勝利的可能。

誰要否認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誰就不能不對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默而不言；誰要是不能不對於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律默而不言，則他就不能不抹煞在帝國主義

以前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中間所存在的區別。

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先決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這個問題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以實際眼光看來，在我們的面前，有兩條路綫。一條路綫是我們黨底路綫，號召各國無產階級準備着未來的戰爭，仔細注意着事變進程，準備在順利條件之下獨立破裂資本主義戰綫，奪取政權而破壞世界資本主義底基礎。另外一條路綫，這是黨內反對派底路綫，懷疑各國無產階級獨立破裂資本主義戰綫的適宜性，而號召各國無產階級等待『總爆發』的機會。

黨底路綫，是要對資產階級加緊革命的進攻，發展各國無產階級底發動性；而反對派底路綫，却是消極等待，束縛各國無產階級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鬭爭中的發動性。

第一條路綫，是使各國無產階級積極化的路綫。

第二條路綫，是減弱無產階級底革命意志，消極主義的等待主義的路綫。

列寧所寫的下面的一段話，是十二萬分的正確，對於我們現在的爭論，有直接的關係：

『我知道有一種博學才子，以爲自己非常聰明，或者甚至於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他們以爲，在全世界各國未普遍發生革命以前，是不應該奪取政權的。他們從未想到：他們這樣說法，就是脫離了革命而走』

入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等待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完成世界規模的革命，就是等於使大家束手等待。這簡直是廢話。』（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八七頁）

列寧這段話，是不應該忘記的。

二 季諾維埃夫怎樣『玩弄』列寧

關於在各單個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革命底先決條件問題，我已經說過了，現在我還想關於季諾維埃夫怎樣曲解，或者是怎樣『玩弄』列寧論到無產階級革命底先決條件及在單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那篇基本論文。我這裏所講的正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那篇有名的論文——『論歐洲聯邦口號』，這篇文章，在我們的討論中，曾經再三提到。季諾維埃夫責備我說我沒有完全引證這篇文章，同時，他還企圖給這篇文章一種解釋，這種解釋祇可以稱爲完全對列寧觀點的曲解，對列寧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上主要路線，加以曲解。讓我把這段話完全引出來。同時，上次因爲時間有限，被我所遺漏的句子，現在讓我特別着重指出。

列寧說：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因此，在幾個或一個資本主義國內，有首先獲得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在這一國裏，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資本家底財產，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起來反對其餘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吸引

各國被壓迫階級，幫助他們起來暴動，反抗資產階級，在必要時，還須用武力去反抗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和推翻資產階級時所採取的政治形式，是民主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要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者是幾個民族）底力量，反對那些尚未轉入社會主義的國家。還有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底專政，消滅階級，是不可能的。沒有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餘各國比較長期的苦戰，就不能使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三三頁）

在引證這一段話時，季諾維埃夫作了兩個註解：第一是關於民主共和國；第二是談到組織社會主義生產。

首先來說第一個註解罷。季諾維埃夫以為，列寧在此所說的既是民主共和國，那末，最多也祇能說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同時，季諾維埃夫毫無羞恥的做出了非常混沌然而非常頑固的暗示，說列寧在此地所說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對不對呢？自然，這是不對的。爲了要推翻季諾維埃夫這種不大精密的暗示，引證這段話的最後一行，那裏說到『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餘各國作鬭爭』，已經很够了。很明顯的，當說到民主共和國時，列寧不是指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在一九一五年還不知道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知道，單個的蘇維埃是推翻沙皇制度時革命政權底萌芽。但是他當時還不知道，蘇維埃政權在國家範圍合

併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蘇維埃共和國，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才發現的；同時，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在『國家與革命』那本書裏，他對於過渡社會此種新的政治組織形式，才詳細地研究過。這一點，正可以解釋列寧在我們上述的一段話中所說的，不是蘇維埃共和國而是民主共和國；而他在這裏是把民主共和國了解爲如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顯而易見的。列寧在這裏所持的態度，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一個時候一樣：在巴黎公社以前，他兩人認爲過渡社會底政治組織形式，是一般的共和國，而在巴黎公社以後，他們却擴充了這個名詞，而認爲這種共和國應該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國。我更用不着說：假若列寧在上述一段話中所說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那就談不到甚麼『無產階級專政』及『剝奪資本家』等等的。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埃夫『玩弄』列寧的企圖，不能說是有成績的。

再說到季諾維埃夫第二個解釋。季諾維埃夫認爲：列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這句話，不應該照普通人所了解的一樣，而應該有另外的解釋，即是列寧所說的祇是着手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至於爲什麼，有什麼理由，季諾維埃夫却一點也沒有解釋。我說，這是季諾維埃夫要『玩弄』列寧的另一個企圖。這段話裏面很明顯地說道：『在這個國之內，已經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了資本家，組織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之後，便要起來反對一切

資本主義的國家。』這裏所說的是『組織了』而不是『組織着』。是不是還要來證明這中間的區別呢？假若列寧說的祇是動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那末，他就會要用『組織着』三字而不說『組織了』這幾個字。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因此，列寧不祇是說動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是說能夠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在一國之內社會主義生產是可以完全建設成功的。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埃夫第二個『玩弄』列寧的企圖，簡直比失敗還要壞些。

季諾維埃夫企圖用『不能夠開玩笑似地在兩星期或者是兩個月以內建設社會主義』這類笑話，來掩蓋自己『玩弄』列寧的企圖。我怕季諾維埃夫用這些笑話來做『笑裏藏刀的把戲』。季諾維埃夫，在那裏找着了一個想在兩星期、兩個月或兩年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呢？要是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人，那爲什麼他不把人名指點出來？正因爲沒有這樣的人，所以就沒有指出來。因爲要掩蓋自己『玩弄』列寧與列寧主義的『工作』，所以季諾維埃夫需要這些虛偽的笑話。

因此：

第一，根據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律出發，列寧在他『論歐洲聯邦口號』這篇論文中，做了這樣的結論：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裏面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

第二，列寧認爲，在一個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是指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剝奪了資本家及組織了社會主義

的生產；同時，這些任務本身，還不是目的，而祇是用以反對其他資本主義各國，幫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工具。

第三，季諾維埃夫企圖把列寧主義這些基礎剝掉，『修改』列寧，使其適應目前反對派聯盟半孟塞維主義的立場。可是，這種卑劣企圖是完全破產了。

我以爲用不着再加解釋了。

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同志們！現在，讓我說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罷！

一 反對派底『把戲』與列寧黨底『民族改良主義』

托洛茨基在他講話中說：斯大林最大的錯誤，就是他那種認爲在一國以內（在我國內）有社會主義建設可能的理論。因此，照這樣說來，他所說的並不是列寧論在一國以內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的理論，而是說的誰也不知道的斯大林底『理論』。托洛茨基底目的是要反對列寧底理論；可是因爲公開反對列寧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所以他便決定在反對斯大林『理論』的鬭爭掩蓋之下，反對列寧。托洛茨基爲要便利他與列寧主義的鬭爭，所以，設法用批評斯大林『理論』的方法，掩飾這個鬭爭。而事實上是這樣，斯大林一點關係也沒有，根本也說不上什麼斯大林底『理論』，而且斯大林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希望創造什麼新的理論，而祇是想使得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內獲得

全盤的勝利，戰勝托洛茨基修正主義的企圖。關於這些，我下面還要說明。我現祇是指出：托洛茨基在這裏說甚麼斯大林底『理論』，這祇是一種把戲，陰謀詭計，怯懦的、不會成功的詭計。他企圖用這種狡猾手段來掩飾他反對列寧關於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理論的鬭爭；而這種鬭爭，從一九一五年就已經開始，一直繼續到現在。托洛茨基這種態度，是不是純潔爭論態度底表現呢？同志們，你們自己去判斷罷！

我們黨關於在我國有社會主義建設可能這個決定底出發點，就是列寧同志底政綱式的名著。在這著作中，列寧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能解決這個專政底經濟問題，而能得到勝利的。我們蘇聯無產階級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必要和充分的條件。

我剛才已經引證了列寧名著底一段，在這裏他第一次提出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問題；我現在不來重複這段話。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在這篇文章裏說，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能夠得到勝利，無產階級能夠奪取政權，能夠剝奪資本家及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大家都知道，在當時，即在一九一五這一年，托洛茨基在報紙上反對列寧這篇文章，說列寧在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民粹狹隘性』底理論。

試問：這與斯大林底『理論』有什麼關係？

其次，我在報告中還引證了列寧另一篇有名的作品

——『無產階級專政時的經濟與政策』。在這篇文章裏，列寧直接而且很肯定地說：蘇聯無產階級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底經濟問題時，是能保證得到勝利的。這篇文章是一九一九年寫的。請看這一段話：

『不管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及其公開的或祕密的走狗（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怎樣的造謠和污蔑，但是有一樁事是無疑義的：從基本的經濟問題上看來，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是有了保證；即是說，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已經有了保障了。全世界資產階級所以瘋狂式地以暴行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組織軍事侵略、陰謀等等以反對布爾塞維克。因為，他們非常知道：假設不用軍事力量壓倒我們，則我們在社會經濟改造方面，是必然取得勝利的。但是要以軍事力量來壓倒我們，是不會成功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〇頁。細點是斯大林加的）

你們可以看見，列寧在這裏是直接認為蘇聯無產階級在改造社會經濟，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經濟時，是可以獲得勝利的。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及反對派，是不同意這段話底主要意思的。

試問：這與斯大林底『理論』有什麼關係？

我曾經從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名著中，引證了一段話，這是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這段話內容如下。

『實際上，一切大生產資料既歸國家政權所有，

而國家政權又在無產階級手裏，無產階級與成千百萬小農及極小農民聯合，並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所有這些，難道這不是使我們由合作社——而且祇是由合作化（從前我們譏笑合作社為商業機關，而且，就是在目前，在新經濟政策時代，我們也有相當理由來這樣譏笑它）而走向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嗎？難道這不是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所必要的一切條件嗎？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完成，但是這已經是完成建設的一切必要和充分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部，第一四〇頁。細點是斯大林加的）

你們可以看見：在這一段話裏關於在蘇聯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可能這一問題，已經說得非常肯定，使人沒有絲毫懷疑的根據。

你們可以看見：在這段話裏，列舉了在我國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幾個主要因素：無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政權管理大生產，工農聯合，以及工人階級在這個聯合中起領導的作用，合作化。

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企圖用列寧底另一段話——『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就是社會主義』與這段話對立起來。可是，把這兩段話彼此對立起來，就是曲解了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主要意見。難道電氣化不是大生產底組成部份嗎？如果沒有集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手中的大生產，而還可以講什麼電氣化

嗎？列寧在『關於合作制』裏面，認為大生產是社會主義建設底因素之一，本身就包含有電氣化，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大家都知道：反對派是在反對列寧『關於合作制』書中這段話底主要意見，向這段話進行多少公開的而時常隱蔽的鬭爭。

試問：這裏與斯大林底『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列寧主義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原理就是如此。

黨認為：列寧主義這種原理與托洛茨基及反對派聯盟底原理是相矛盾的。他們認為：『在一個民族或國家範圍以內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可以勝利的理論，就是民族狹隘性在理論上的辯護』；『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政權』。（托洛茨基底話）

黨認為：反對派聯盟這種意見，就是黨內社會民主黨傾向底表現。

黨認為，托洛茨基所謂需要『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這個公式，是完全脫離了列寧主義的。因為，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完全倚賴於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這是什麼意義呢？假設，在最近幾年內歐洲無產階級不能獲得政權，那又怎樣辦呢？能不能在長久時期內，等待西歐革命的勝利，而使我們的革命失掉作用呢？能不能打算，蘇聯國內資產階級也同意等待西歐革命底勝

利，而拋棄其反對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的工作呢？從托洛茨基這個公式中，是不是會發生這樣的前途，即投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成份，在西歐革命遭受挫折時，就要使黨放棄政權？

這裏，我們看到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綫：一條是黨的，列寧主義的路綫；而另外一條就是反對派，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綫；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我在自己的報告中間過托洛茨基，而且現在還要繼續問他，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認為列寧說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能夠勝利的這個理論的是『民族狹隘性』底理論。難道這不是真的嗎？但是我沒有得着他的答覆。爲什麼？難道默而不言就是在爭論中有勇氣底表現嗎？

我還問過托洛茨基，而且現在也要繼續問他：他在不久以前——一九二六年九月，在他著名的告反對派文件中還重複以『民族狹隘性』的罪名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難道這不是事實嗎？但是，我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得着答覆。爲什麼？是不是因爲默而不言也是托洛茨基專有的一種『手腕』呢？

所有這些，是說明一些什麼呢？

這就是說，在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主要問題上，托洛茨基還是保持他自己舊的立場與列寧主義作鬭爭。

這就是說：托洛茨基沒有勇氣公開出來反對列寧主義，企圖在批評他所幻想的斯大林『理論』之下，來掩蓋

這個鬭爭。

再講到另外一個『魔術大家』——加米業夫。他大概
在托洛茨基那裏學會了，也大玩其把戲。可是他的把戲比
托洛茨基底把戲還要深刻些。托洛茨基還祇是企圖斥責斯
大林一個人，而加米業夫則甚至於斥責全黨。他說：黨用
『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來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我們
的黨，用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來代替世界革命的前途，這
自然是說得乾脆。可是，我們的黨是列寧底黨，同時黨關
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的決議，完全是以列寧底原理作根
據，這樣說來，則列寧底社會主義建設論是民族改良主義
的理論。列寧是『民族改良主義者』。加米業夫簡直蠢笨
到了這步田地。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我們黨有沒有什麼決議
呢？有的，而且是非常肯定的決議。我們黨底這些決議，
是甚麼時候通過的呢？這些決議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我
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通過的。這就是十四次代表會議關
於共產國際執委工作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著名的決
議。這個決議是不是列寧主義的呢？是的，是列寧主義
的；關於這一點，有季諾維埃夫及加米業夫這一類深通事
理的人來作担保；因為，季諾維埃夫是曾在十四次代表會
議上作過報告，竭力擁護這個決議；而加米業夫又是此次
大會底主席，也曾舉手讚成這個決議。

這次決議，既為全體通過；那末，季諾維埃夫和加米
業夫為甚麼不根據這個決議來努力責備我們黨呢？他們為

甚麼不責備黨，說黨與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發生了矛盾與分歧呢？

爲什麼這樣容易：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有了特別的決議，季諾維埃夫同加米業夫是贊成這個決議的；而現在兩人都誣譏黨是民族改良主義；爲什麼這些人沒有把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這個決議，這個非常重要的、很明顯的從頭至尾都是列寧主義的決議，拿來作他們的論據呢？

整個反對派，特別是加米業夫，不敢提起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正好像貓兒怕熱湯一樣。（笑聲）關於這點，你們注意到了沒有？他們爲甚麼這樣懼怕這個根據季諾維埃夫報告和加米業夫積極的協助所通過的決議？爲什麼季諾維埃夫、加米業夫連稍微提起這個決議都不敢呢？難道這個決議沒有說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嗎？難道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不是我們討論中中心的爭論問題嗎？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是的，事情是這樣，在一九二五年贊成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的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後來拋棄了這個決議，因此就是拋棄了列寧主義，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所以現在他們連提也不敢提起，生怕這個決議揭出他們的罪狀。

這個決議說了些什麼呢？

請看決議中說了些甚麼：

『一般說來，在一國以內，社會主義底勝利（不

是說最後的勝利），無條件的是可能的。』

又說：

『因為有兩個直接衝突的社會制度同時存在，所以必然要經常的引起資本主義的封鎖、各種形式的經濟壓迫、武裝侵犯、復辟等等危險。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唯一的保證（即防止復辟的唯一保證），就是在許多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但這絕對不是說，在落後國內——譬如在俄國內，如果不能得到技術經濟方面更爲發展的各國無產階級「國家的幫助」（托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夠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托洛茨基認爲「祇有在西歐最主要的各國無產階級勝利以後，在俄國才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說的話），這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組成部份，這種斷定，是要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目前這個時期中，走上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上去。在反對這種「理論」時，列寧同志寫道：「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所學來的，反復背誦的理由，就是說我們還沒發展到建設社會主義的程度，用他們那些『博學』先生們底口氣來說，就是，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底客觀條件。這個理由，簡直是荒謬之極。」（見列寧：『對蘇漢諾夫的批評』）』（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論共產國際及俄國共產黨在舉行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時的任務』）

你們可以看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是把列寧主義在蘇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原理，給了一個確切的敘述。

你們可以看見：這個決議，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與列寧主義矛盾的，在決議有幾條提綱中，簡直是完全以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底基礎作出發點。

你們可以看見：決議是完全反映出現在又重新激烈起來的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爭論。

你們都知道：我的報告是建築在這個決議底基本原理上面的。

你們應該還記得：在我的報告中，我特別提起了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曾斥責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兩人，認為他們是破壞了這個決議，離開了這個決議。

爲什麼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不來解釋解釋這個斥責呢？

祕密究竟在甚麼地方呢？

祕密就在，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早就離開了這個決議，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

因爲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不是列寧主義的，那末，當時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既然舉手贊成這個決議，自己就不是列寧主義者；或者這個決議是列寧主義的，那末，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既然離開了這個決議，那末他們自己就不是列寧主義者了。

這裏有幾個發言者（李則似乎也在內）說，並不是季

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轉入托洛茨基主義；而且恰巧相反，正是托洛茨基跑到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這裏來了。同志們！這完全是廢話。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脫離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這一事實，就是直接證明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人已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

所以：

誰離開了聯共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所規定的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列寧主義路綫呢？照上面說來，恰巧就是加米業夫、季諾維埃夫。

誰用托洛茨基主義『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呢？照上面說來，就是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

要是加米業夫現在還要大喊大叫，說我們黨有甚麼『民族改良主義』，那末，這祇是因爲他企圖轉移同志們底視線，使同志們不去注意到他的墮落蛻化，並嫁禍於人。

所以，加米業夫底把戲——說我們黨裏有甚麼『民族改良主義』，這祇是一種手腕，太不漂亮，而且非常蠢笨的手腕，以爲可以利用我們黨內有『民族改良主義』這種廢話，來掩飾自己已經脫離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脫離列寧主義轉入托洛茨基主義等等行爲。

二 在蘇聯之內，我們正在建設而且

能够完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

一，在做報告時，我已經說過：蘇聯社會主義底政治基礎已經造成了，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說，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還遠未造成，還必須將它造成。而且我還說

過，問題就是這樣：我們能不能用本身力量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末了，我又說：要是把這個問題移到階級意義上去，那末，它就帶着下面的形式：我們能不能用本身力量來克服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

托洛茨基在其發言中說道：我說克服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是指在政治上克服它。自然，這是不對的。托洛茨基這種曲解，是表示他已被小組活動所麻醉了。在我的報告中說得十分明顯：我所說的克服蘇聯國內資產階級，正是在經濟上克服它，因為在政治上它早已被我們克服了。

在經濟上克服蘇聯國內資產階級，這是什麼意思呢？或者換句話說：在蘇聯造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是什麼意思呢？

『造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是說把使農村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成爲整個的經濟，使鄉村經濟受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鄉村經濟生產品與工業生產品直接交換基礎之上，建立城市與農村間的關係，封閉和消滅那些產生階級、首先即產生資本的泉源，結果，要造成一種直接趨向於消滅階級的生產和分配條件。』（見『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

在自己的報告中，我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實質，就是這樣決定的。

這個定義，祇是對列寧在『論糧食稅』這本書裏面關

於社會主義『經濟實質』、『經濟基礎』的定義，加以確切的敘述。

這個定義是否正確，我們是否能認定蘇聯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這就是現在爭論中基本的問題。

托洛茨基簡直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將它置之不理，大概他認為，最聰明的辦法是默而不言。

我們建設、而且能够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種可能性，可以從下面幾點中間看得出來：

第一，蘇聯社會化了的生產，是巨大與集中了的生產；同時在蘇聯以內沒有國有化的生產，却是小而散漫的生產；大家都知道：大的生產（何況更是集中了的生產）之比較小生產佔優勢些，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第二，我們社會化了的生產已經領導，而且開始使小生產（不管是城市的小生產或鄉村的小生產，都是一樣）服從自己。

第三，在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相互鬭爭戰綫上，社會主義成份毫無疑義的超過資本主義成份；社會主義成份將一步一步向前進展；在生產方面及流通方面克服蘇聯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成份。

我用不着再說別種因素別種促成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因素。

有什麼理由來說，我們在克服國內的資本主義份子過程，是不再繼續、不再前進的？

二，托洛茨基在其發言中說道：

『斯大林說，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即是說，要達到消滅階級與國家，即是說要克服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但是，同志們！難道國家不需要軍隊來反對多敵嗎。』（請看紀錄。——斯大林註）

這是什麼意思？這段話底意思怎樣呢？由這段話祇能得出一個結論：因為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就是消滅階級與國家，因為要保護社會主義祖國，我們便無論如何都需要軍隊，同時軍隊沒有國家是不能存在的（托洛茨基就是這樣想着），因此在武裝保護社會主義祖國的必要尚未消滅以前，我們是不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

同志們！這是把各種概念都混淆起來了。也許在這裏把國家了解為簡單的武裝保護社會主義社會的機關，這簡直是荒謬，因為國家首先是一個階級反對其他階級的工具，同時很明顯的，沒有階級也就沒有國家。也許他認為軍隊保護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國家底存在，這就不能有保護社會主義社會的軍隊，這就更是荒謬，因為在理論上說來，可以有這樣一種狀態的社會：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却有保護自己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使不受外敵侵犯的武裝民衆。在社會學上向我們給了許多這樣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中，曾經有這樣一種社會，其中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可是他們還是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防禦了外來的敵人。將來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也可以同樣發生這樣的情形，在那時社會裏也沒有階級與國家，可是却需要社會主義的民警，以防禦外來敵人之攻擊。我想，在我們蘇聯，是很少可能

碰着這樣的情形；因爲毫無疑的，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成績，特別是社會主義底勝利與階級底消滅，將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必然要引起別國無產階級猛烈破壞資本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引起別國無產階級革命底爆發。但在理論說來，是可以發生這樣的狀態：階級與國家都已消滅，而社會主義的民警，却依然存在。

同時，這個問題在我黨黨綱中，也有相當的敘述。黨綱中這樣說：

『紅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它必需有公開的階級性質，即是說，純粹由無產階級及接進於無產階級的農民中無產階級階層組織而成的。祇有階級消滅以後，這一類的階級軍隊才能轉變爲全民的社會主義的民警。』（見『蘇聯共產黨黨綱』斯大林加了着重點）托洛茨基大概忘記了我們黨綱底這一條。

三，托洛茨基在他講話中說到我們的國民經濟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他認爲：『我們日益由孤獨的軍事共產主義而與世界經濟混合生長起來了。』

因爲，照這樣說來，我們的國民經濟（其中有社會主義成份及資本主義成份的鬭爭）是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混合起來了。我所說的正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因爲在現今世界上並沒有旁的世界經濟。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荒謬的議論。這是托洛茨基小組織的狂言。

誰也不否認，我們的國民經濟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

的倚賴。這一點是誰也沒有否認，而且現在也不能否認，正如誰也不能否認，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國家的國民經濟，就是美國的國民經濟也在內，是倚賴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一樣。可是，這樣倚賴是雙方面的，不祇是我們的經濟倚賴於資本主義各國，而且就是資本主義各國，也倚賴我們的經濟，倚賴我們的煤油、麵包、森林以及我們廣泛的市場。我們由德國資本家那裏得來借款。我們得着借款，並不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資本主義國需要我們的煤油，需要我們的麵包，需要我們的市場來銷售貨物。不應該忘記，我們蘇聯佔全世界的六分之一，有銷售貨物的廣大市場，而且資本主義國不能不與我們的市場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我們的經濟的倚賴。所謂倚賴是雙方面的。

是不是說，我們的國民經濟既是倚賴於資本主義各國，在蘇聯就失掉了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呢？自然，不是的。以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絕對閉塞的，絕對不倚賴於四圍的國民經濟，這簡直是愚蠢的說法。能不能說，社會主義經濟絕對沒有任何的輸入輸出，也不能輸入本國所沒有的，輸出自己所有的生產品呢？不，不能夠這樣講。什麼是輸出與輸入呢？這是這一國依賴別國的表現，這是在經濟上相互倚賴底表現。

目前資本主義各國也是如此。你們不能找出一個完全沒有輸出與輸入的國家。譬如美國，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國家。能不能說，現在，如英如美，這一類的資本主義

國，是絕對獨立的國家呢？不，不能說。爲什麼？因爲，他們也倚賴輸入與輸出，倚賴別國所出產的原料（例如，美國需要橡皮及其他原料），他們倚賴那些銷售機器與其他熟製品的市場。

這是不是說：如果，沒有絕對獨立的國家，於是各國國民的經濟就不能有其獨立性了呢？不，不是這樣。我國倚賴別國，同樣的，別國也倚賴我國國民經濟；可是，這還不是說，這樣一來，我國就失掉了自己的獨立性，或正在喪失獨立性，就不能夠獨立存在，就應該被國際資本主義經濟所吞併。應該把各國彼此間相互倚賴與各國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分開。否認每個國民經濟的單位絕對的不相倚賴，這還不是、而且也不能夠是否認這些單位在經濟上的獨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說的不祇是蘇聯經濟底依賴問題。他把這個倚賴變爲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混合了。蘇聯國民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混合，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把蘇聯經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屬品。難道蘇聯是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屬品嗎？自然，不是的！同志們！這是蠢笨！這簡直太不嚴重了。要是這是對的，那末，我們就沒有任何可能來保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對外貿易的壟斷，國有化的運輸機關，國有化的信貸事業，就沒有絲毫可能來有計劃地領導經濟了。要是這是對的，那末，我們就會早已走上了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蛻化成通常的資本主義工業的道路。要是這是對的，那末，我們

在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鬭爭的戰綫上，就不會有勝利。

四，托洛茨基在他的講話中說：『實際上我們隨時都在世界經濟的監督之下。』

那末，照他這樣說來，我們的國民經濟，是要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監督之下發展，因為，在目前除掉了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而外，再沒有旁的世界經濟。

這對不對呢？不，不對的！這是資本主義強盜底幻想，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實現的。

什麼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底監督呢？在資本家看來，監督並不是一句空話，在資本家看來，所謂監督這是一種實際的東西。

資本主義的監督，這首先就是說，在財政上的監督。難道我們的銀行不是國有的，難道我們銀行底工作是在歐洲資本主義銀行領導之下嗎？財政的監督，這是說在蘇聯培植單獨的大的資本主義銀行，這是說在蘇聯組織所謂『女兒』銀行。難道在蘇聯有這樣的銀行嗎？自然，沒有的！同時，不祇是沒有，而且祇要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候，永遠不會有。

資本主義的監督，這是說，對我們的工業的監督，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非國有化，使我們的交通非國有化。難道我們的工業不是國有的，難道它的發展不是國有工業的發展嗎？難道什麼人想在我們國有的企業任何一部份中，使它非國有化嗎？自然，我不知道，在租借企業委員

會內，有些甚麼推測。（笑聲）可是，當蘇維埃政權還存在的時候，破壞國有化的人是不能在我們國家內立足，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

資本主義的監督，這是說有權來支配我們的市場，這是說取消我們對外貿易的壟斷。我知道，西歐的資本家，時常用額頭來撞這堵牆，想打穿對外貿易壟斷底城堡，大家都知道，對外貿易的壟斷，是我們年青的社會主義工業底屏障。難道資本家在取消我們對外貿易的壟斷方面已經獲得了勝利嗎？當蘇維埃政權還存在時，對外貿易的壟斷無論如何是要永遠存在着；這難道不容易明白嗎？

最後，資本主義的監督，是政治上的監督，消滅我國政治獨立性，使我國法律適合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底利益和口味。難道我國在政治上不是獨立的嗎？難道我們的法律不是遵照我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羣衆底利益嗎？由什麼地方可以得着這樣的事實——就是一個也好——說我們蘇聯失掉了政治的獨立性？請試舉一舉罷。

這就是資本家眼中的監督，自然，這裏所說的是實際的監督，而不是什麼口頭的監督。

假設說的是這種真正的監督，——而且也祇能說這種監督，因為祇有壞的文學家才專門瞎談口頭監督這些空話。那末，我就可以斷言，在我國以內是沒有這種監督的，而且在我們無產階級存在時，在我國存在有無產階級專政時，這種監督是永遠不會有的。（鼓掌）

五，托洛茨基在他講話中說：

『現在所講的，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包圍中，建設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祇有在這孤立的國家內的生產力比較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還要高的時候，才能達到目的，因為在將來，不僅在一年或者十年，而是在五十年甚至於一百年過程中，祇有那生產力比較舊的經濟制度生產力還要高些與雄厚些的新的社會形式，才能支持下去。』（見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上發言底記錄）

照這樣說來，必需要有五十年或者甚至於一百年，來在事實上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發展生產力方面是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些。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混淆了一切前途。

封建經濟制度爲了要證明它比奴隸經濟制度優越些，大概經過了兩百年也許稍微少一些。事情是非如此不可的，因為當時發展底速度非常之慢，而生產技術也是非常原始的。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爲了要證明它比封建經濟制度優越些，大概經過了一百年時光——而且還要少些。還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已經證明了它比封建經濟制度要高些，要高得多。這裏時間長短之不同，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更迅速的發展速度，更高的技術。

從那時起，技術有空前未有的進步，發展速度簡直像狂風一般。試問，托洛茨基有什麼理由來說，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爲了說明它比資本主義的經濟要優越些，需要一百

年之久呢？管理生產的不是懶蟲，而是生產者本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些事實不是一個極大的因素，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一切機會大步地把經濟推向前進，在短時期內證明自己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社會主義經濟，是更集中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進行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些事實不是說，社會主義經濟將有一切優勢，在較短時期內證明自己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優於這種為內部矛盾所分散的、被危機所擾亂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嗎？

在這些說明以後，那末，這種把前途延長至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意見，是迷信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萬能的市儈底說法，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叫聲：『對呀！』）

結論怎樣呢？這裏有兩個結論。

第一，在反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托洛茨基拋棄了舊的爭論基礎，而轉入到新的爭論基礎了。從前反對派，以內部矛盾，以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為根據來反對社會主義建設，認為這些矛盾是不能克服的。現在托洛茨基特別提出外部的矛盾，蘇聯國民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間的矛盾，認為這些矛盾是不能克服的。從前托洛茨基認為妨礙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暗礁，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衝突；現在，他改換了戰綫，佔在另一個基礎上批評黨的立場，認為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暗礁，是蘇聯經濟系統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間的衝突。這樣，他就承認了他舊的論據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但是，托洛茨基底退却，是退到爛泥塘裏面去了。實際上說來，是直接而且公開退到蘇漢諾夫那裏去了。托洛茨基底『新』論據，實際上將得到甚麼結論吧？他們結論就是：因為自己的經濟落後，我們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在蘇聯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前提，因為這樣，蘇聯國民經濟要變為、而且應該變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底附屬，變為在世界資本主義監督之下的經濟單位。

這簡直是『蘇漢諾夫派』，公開的、毫不隱蔽的『蘇漢諾夫派』。

反對派跑到孟塞維克蘇漢諾夫那裏去了，跑上孟塞維克的直接否認在蘇聯有社會主義勝利建設可能性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立場上去了。

三 我們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與農民聯合建設社會主義，關於這點，我們的反對派大概不敢公開起來否認。我們是不是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呢——在這一點上，反對派就非常懷疑了。有幾個反對派甚至於說，我們黨並沒有估計到這個聯合底意義。其中有一個人——加米業夫，甚至於，誣蔑黨是民族改良主義，說黨用民族改良主義前途代替了世界革命前途。

同志們！這是蠢話，荒謬已極的蠢話。祇有瘋子才能否認蘇聯無產階級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聯合的意義。祇有瘋子才能够誣蔑我們黨忽略了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意義；祇有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才能在

我國建設社會主義。

整個問題，就是在於怎樣了解這個聯盟。

當蘇聯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獲得政權時，這也就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這就是與他們聯合。

德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八年爆發革命時，就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特別是幫助了蘇聯無產階級，這是與蘇聯無產階級的聯合。

當西歐無產階級破壞了在蘇聯的干涉，不替反革命的將軍們運輸軍械，組織行動委員會，並破壞了本國資本家底後方，這是對於蘇聯無產階級的幫助，這是西歐無產階級與蘇聯無產階級的聯合。沒有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這種同情和幫助，我們就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

當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派送許多代表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考察了我們的建設，然後把我們在建設中的成績傳播於全歐洲，這也是對蘇聯無產階級的幫助，這是西歐無產階級與蘇聯無產階級的聯合，這是妨礙帝國主義干涉蘇聯的企圖。沒有這種幫助，沒有這羈絆，就不能有現在的休息，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就不能向前發展。

蘇聯無產階級鞏固自己的政權，消滅經濟的破壞，發展建設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獲得勝利，這都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幫助，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奪取政權。因為蘇維埃共和國底存在與鞏固，及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勝利，都是吸引全世界無產階級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極大因素。如果蘇維埃共和國一旦消滅，則在資本主

義各國以內，就要引起最黑暗的、最殘酷的反動。這是不用懷疑的。

我們的革命力量，資本主義各國革革運動的力量，就是建築在互相幫助，建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這個聯合上。

這就是蘇聯無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各種各樣的聯合形式。

反對派底錯誤，就是他們不懂得，或者，是不承認這些聯合的形式。反對派底例證處，就是他們祇承認一種聯合形式，祇承認西歐無產階級對蘇聯無產階級『直接國家的幫助』；可是，不幸得很，這種幫助形式，現在還沒有發現；同時，他們又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直接依靠於在將來才能發生的這種幫助。反對派認為：祇有承認這種形式的幫助，才能給黨保障『世界革命的前途』。在世界革命稍為停滯時，這種立場，結果祇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作不斷的讓步，而歸根結底，成為投降派，成為失敗主義者。

因此，反對派主張『直接的國家幫助』才是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唯一的形式；這在世界革命停滯的時候，不過是投降政策底保護色罷了。

加米業夫底『世界革命前途』，祇是投降政策底掩蓋，由此可見加米業夫理論之極端背理。

因此，加米業夫在發言時誣蔑我們黨是民族改良主義，他這種勇氣，是非常令人驚奇的。

在我們黨裏面，從來不以革命性及國際主義著名的加米業夫，由什麼地方拿來了——話說軟點罷——這樣的勇氣？

加米業夫這位布爾塞維克式的孟塞維克，孟塞維克式的布爾塞維克，（笑聲）從何處偷到了這樣的勇氣呢？

列寧有充分的理由稱他為十月革命中的『工賊』的加米業夫，從何處收來了這樣的勇氣呢？

加米業夫希望知道蘇聯無產階級是不是國際主義者。我應該聲明，蘇聯無產階級不需要十月革命的『工賊』來證明它。

你們想知道蘇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程度嗎？請你們去向英國工人、向德國工人、（大鼓掌）向土耳其的工人、向中國的工人問罷，他們會把蘇聯無產階級底國際主義精神告訴你們聽的。

四 蛻化問題

因此，反對派是保持公開否認在蘇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這個事實可算是已經證實了。

可是要知道：否認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就要推論到黨底蛻化，而黨底蛻化，又要歸結到拋棄政權及組織新的政黨的問題了。

托洛茨基在裝腔作勢，似乎他大不同意這個推論。這是假面具。

絲毫不用懷疑，假若我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而別國革命又遷延下去，同時我國資本主義成份又在發展，而我

們的國民經濟又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混合』生長起來。那嗎，照反對派底觀點，便祇有兩條出路：

一，或者是繼續主持政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策，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因此，就要執行『米蘭勒主義』。

二，或者是拋棄政權，使黨不致於蛻化，組織新的政黨來與執政政黨對立。這正是我們的反對派企圖達到，而目前還在繼續企圖達到的。

兩黨並立的理論，或組織新黨的理論，便是否認社會主義建設可能及斷定政權蛻化的必然結論。

無論是這一種或那一種出路，都是走向投降派，走向失敗論。

在國內戰爭時代，問題是怎樣的呢？問題是這樣：要是我們不會組織軍隊，給敵人以打擊，則專政就要倒台，我們就會失掉政權。當時戰爭問題是首要問題。

現在國內戰爭已告結束，經濟建設任務是首要的任務，這時候的問題是怎樣呢？現在問題是這樣：要是我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則無產階級專政，就要對資產階級作日益嚴重的退讓，應該發生蛻化，而變成資產階級民主制底尾巴。

共產黨員能不能同意，在日益蛻化的專政之下進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呢？

不，不能而且也不應該。

由此得着結論：拋棄政權而組織新的政黨，給復辟的

資本主義開闢道路。

投降主義，這就是反對派聯盟目前立場底自然結果。——結論就是這樣。

四 反對派與黨內一致問題

我現在談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派聯盟與我們黨的統一問題。

反對派聯盟是怎樣形成的呢？

黨認為：反對派聯盟，是因為『新反對派』，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等轉入托洛茨基主義而形成的。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否認這一點，而暗示說，不是他們到托洛茨基主義那裏去，而是托洛茨基到他們這裏來。

拿事實來看罷。

我已經說過：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我說過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離開了這個決議，他們離開這個決議，為的是與托洛茨基接近而轉入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因為這個決議是托洛茨基所不能容納的。這對不對呢？對的！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是否企圖用其他的說法來反對過這種斷定呢？沒有，他們沒有希望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祇是默而不言。

其次，我們還有第八次代表會議底決議，這決議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大家都知道，這個決議是由共產國際世界大會所批准

了的。我在報告中已經說過：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是離開了這個決議，他們並且在自己的特別聲明書中承認：托洛茨基主義在其一九二三年反黨鬭爭中，是站了正確的立場。這個斷定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是否企圖過用什麼東西來反對這種斷定呢？沒有，他們沒有這樣企圖過，他們祇是默而不言。

還有許多事實。

在一九二五年論到托洛茨基主義時，加米業夫寫了這樣一段話：

『托洛茨基同志成了引渡小資產階級意識到黨內來的橋樑。他的一切言行，全部以來的歷史，都證明事實正是如此。在他與黨鬭爭中，他已經成了國內一切反黨力量底象徵』…『我們應該採用一切方法，使他們在黨內打算想奪去的一部份人，不致於受非布爾塞維主義學說所傳染。這部份就是我們的青年即掌握我黨將來命運的幹部。因此從各方面加緊揭露托洛茨基同志不正確的觀點，使羣衆知道應該在托洛茨基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作慎重的選擇，而不能把這兩種混淆起來。這就是我們黨目前的任務。』（節錄加米業夫：『黨與托洛茨基主義』，見『擁護列寧主義文選』，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現在，加米業夫有不有勇氣再來重複這些話？要是他想再來重複，爲什麼他現在與托洛茨基聯合起來呢？要是他不敢來重複這些話，那嗎，加米業夫拋棄了舊的立場而

轉入托洛茨基主義，難道還不明白嗎？

一九二五年論到托洛茨基主義時，季諾維埃夫寫了下面的話：

『托洛茨基最近的言論（『十月教訓』）不是別的，祇是非常公開的企圖修改或者甚至於直接取消列寧主義底基礎（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經過一個最短時期以後，我們黨及共產國際，都會明白到這一點的。』（見『擁護列寧主義文選』中季諾維埃夫底『布爾塞維克主義呢？還是托洛茨基主義』）

把季諾維埃夫這段話來與加米業夫底聲明『我們同托洛茨基一道，因為，他沒有修正列寧主義底基本觀念』比較一下，那末，你們就會明白，季諾維埃夫與加米業夫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

在同一年內（一九二五），季諾維埃夫又對托洛茨基作了下面的估計：

『現在要解決什麼是一九二五的俄國共產黨這個問題。在一九〇三年，這個問題，可以用對黨章第一條的關係來解決；而在一九二五年，就要以對托洛茨基，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關係來解決了。誰要以爲托洛茨基主義是布爾塞維克黨內「合法的傾向」，誰就不是布爾塞維克。誰要是想現在與托洛茨基主義聯合，與那公開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合作，而來建設黨，誰就拋棄了列寧主義底基礎（着重點斯大林加的）。應該知道，托洛茨基主義，已經是過去的

階段了，現在要建設列寧主義的黨，祇有與托洛茨基主義相背而馳，才有可能。』（見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真理報』）

季諾維埃夫，現在有不有勇氣來重複這些話？要是他準備重複，爲什麼他現在與托洛茨基聯合呢？要是他不能來重複這些，那末，季諾維埃夫之拋棄列寧主義而轉入托洛茨基主義，難道還不明白麼？

這些事實，是證明些什麼呢？

這些事實是證明：反對派聯盟，是經過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埃夫轉入托洛茨基主義而形成的。

反對派聯盟底政治主張是什麼呢？

反對派聯盟政治主張是社會民主黨傾向底政治主張，是我們黨內右傾底政治主張，是集合一切機會主義派別以進行反黨鬭爭、反對黨的統一、反對黨底威信的政治主張。加米業夫說，黨中央委員會是右傾。這是詭計，很蠢而虛偽的詭計，其目的，是在掩蔽反對派聯盟底機會主義，是反黨的誣衊。然而實際上黨內右傾底表現，正是反對派聯盟。我們並不是照他的聲明書來考察反對派，而是依照他的實際。反對派聯盟底實際告訴我們，它是一切機會主義份子，由阿梭夫斯基及『工人反對派起』，一直到蘇瓦林和馬斯洛夫和哥爾石及魯特費錫等正一切機會主義分子底集中地。如果拿加米業夫底聲明書判斷，則恢復小組組織活動、恢復黨內小組組織自由的理論、集合黨內一切機會主義份子、反對黨的統一、反對黨的領導幹部爲組織新

黨而鬭爭等，就是反對派底歸宿。在這一點上說來，加米業夫底說話，是反對派由一九二六年十月『聲明書』而轉到重新恢復反對派分裂路線的轉變點。

從黨的統一的觀點看來，反對派聯盟是什麼東西呢？

反對派聯盟，是在我們黨內新政黨底萌芽。反對派有它自己的中央及與我們黨平行的地方委員會，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反對派在他們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書』中，聲明它要放棄小組織行動。可是，難道加米業夫底說話，不是說他們又重新回到小組織的鬭爭了嗎？有什麼保障來說，他們現在沒有恢復反對派底中央及與我們黨平行的地方組織呢？反對派爲了維持自己的耗費，收集特別的黨費，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有什麼保障，說他們沒有回復到分裂的路上去呢？

反對派聯盟，是破壞黨的統一的新政黨底萌芽。

我們的任務，就是打破這個聯盟，並且，消滅它。（大鼓掌）

同志們！當其他各國還被帝國主義所統治時，單獨一國而且祇有單獨一國能够破壞這個戰綫，在這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專政而沒有統一的、擁有鐵的紀律的黨，是一分鐘都不能存在的。要是我們想保護無產階級專政，要是我們想建設社會主義，那嗎，就應當把這些破壞黨內統一的企圖，根本消滅。

因此任務就在於消滅反對派聯盟，鞏固我們黨的統

五 總 結

同志們！我現在要結束了。

要是把所有的發言作個結論，則毫無疑義的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總的、肯定的結論：我黨十四次大會說得非常之對，即反對派不相信蘇聯無產階級底力量，不相信在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

這是一般的印象和一般的結論，這是同志們不能不感覺得到的。

因此，在你們面前，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我們的黨，深信能夠引導蘇聯無產階級向前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作鬪爭；另一方面就是反對派，他們像那脚患風濕、腰部痠痛、頭昏顛倒、神志不清的龍鐘老頭兒，蹣跚於黨內，滿腔灰心失望，專說廢話，說在蘇聯社會主義是不會有成績的；在資產階級那裏，什麼都好，而我們——無產階級，什麼都壞。

同志們！這就是在你們面前的兩種力量。

你們應該在這二者之間去選擇。（笑聲）

你們能夠作正確的選擇，這是我沒有懷疑的。（鼓掌）

反對派以小組的眼光觀察十月革命，說俄國革命沒有任何獨立的力量，在歐洲革命沒有勝利以前，是毫無代價的犧牲。

列寧同志對十月革命蘇維埃共和國的看法就不是這

樣。列寧同志認為：蘇維埃共和國是指示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光明道路的燈塔。

列寧對於這個問題說：

『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個例子，將在他們（即指全世界無產階級。——斯大林註）前面長期擺放着。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將日益鞏固起來，它是國際社會主義底燈塔，是全世界勞動羣衆底模範。在那邊：衝突、戰爭、流血，百萬人民次第犧牲，資本剝削；在這裏：真正的和平政策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八八頁）

在這個燈塔周圍，造成了兩條戰綫：一條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敵人底路綫，是企圖減弱這隻燈塔，動搖和撲滅這個燈塔的路綫；另一條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朋友底路綫，是願意幫助這隻燈塔，增強它的光焰的路綫。

任務就在幫助這隻燈塔，鞏固它的存在，以爭得世界革命底勝利。

同志們！你們要採用一切方法，使這個燈塔燃燒着，向全世界被壓迫者及奴隸照耀道路，這是我沒有懷疑的。

我一點也不懷疑：你們將採用一切方法，使這一個燈塔光芒萬丈，使無產階級底敵人驚心喪胆。

我一點也不懷疑：你們將採用一切方法使這個燈塔燃燒到全世界各部份，使全世界無產階級慶祝勝利。（繼續不斷的大鼓聲，全體代表起立，唱『國際歌』，三聲『烏拉』）

封面

书名

目录

关于列宁主义底问题

一 列宁主义底定义

二 列宁主义底主要点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四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五 无产阶级专政系统裏的党和工人阶级

六 关于一国内社会主义底胜利问题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底胜利而斗争

论联共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一 在十月革命底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新反对派』变为托洛茨基主义

二 反对派联盟底实际政纲

三 反对派联盟之革命的词句与机会主义的行动

四 结论

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报告）

一 反对派联盟发展的主要阶段

二 反对派联盟根本的错误

三 反对派载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

四 几个总结

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结论）

一 几个普通问题

二 加米业夫是托洛茨基底清道夫

三 不堪设想的糊涂，还是季诺维埃夫所谓革命精神与国际主义？

四 托洛茨基假造列宁主义

五 反对派底实际政纲党底要求

六 总结

再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报告）

一 几个预先的解释

二 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底特点

三 联共党裏的分歧

四 反对派底实际工作

五 无产阶级专政底敌人问什么称赞反对派

六 反对派联盟底失败

七 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底实际的意义
在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结论）

一 几个说明

二 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内社会主义胜利问题

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四 反对派与党内一致问题

五 总结